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4 曾 1
7 5 2
2 1



增4  
752  
21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船山遺書



王式之平表甫康承訓之平龐勛史據私家之文張大其功詳著其略嗚呼是亦吹劔首者之一映而已矣但以一  
時苟且收拾之近效言之則童貫之勒方臘且非無可紀之績也至於朱雋皇甫嵩之平黃巾則尤赫然矣乃皆不  
旋踵而大亂作國隨以亡燭火之温不能禦冰雪久矣飢寒之民猝起弄兵志不固力不堅大舉天下之兵以臨之  
其必克者勢也所難者盡取而斬艾之則降不可殺即盡取而斬艾之而其潰逃以免者猶眾也既不得為良民而  
抑習於掠奪則狂心不可卒戢夫何能使之洗心浣慮以服勤於田畝哉况有司之暴虐不革復起而擾之則下息  
之火得風而燎原未可以賊首既俘信煙波之水息也靖康之世京東之賊亦讎起矣宗汝霖收之而帖然者使自  
效於行伍而拔用其梟雄俾仍合其部曲也汝霖卒賊且復潰矣重起而收之者韓岳也咸有所歸而不復雜之耕  
桑市肆之中使鞅掌而思浮動故宋以甫王式乃於表甫之既擒不復問數萬之頑民消歸何處爪牙斂而睥睨  
於人間則後日之從龐勛以亂徐州隨王芝仙黃巢以起曹濮者皆脫網之魚游沙汀而鼓浪式曰非吾事也甫一  
擒而策動飲至可以鳴豫於當時書功於竹帛矣夫亂軍叛民與藩鎮異藩鎮之反雖舉軍同逆而必倚節度使以  
起伏渠帥既誅新帥撫之三軍仍安其故籍而不失其舊故裴中立曰蔡人亦吾人也綏之則靖矣亂民者雖有渠  
帥而非其夙奉之君長人自為亂渠帥自誅眾志自競非有以統攝之而必更端以起當斯時也非分別其強弱之  
異質或使之歸耕或使之充伍又得良將吏以安存之則愈散而禍愈滋以式為將以白敏中之徒為相居中而御  
之何功之足紀哉徒以長亂而已矣又况康承訓之進沙陀以亡唐邪

古之稱民者曰民若上與民相依以立同氣同倫而共此區夏者也乃畏之如若也哉言此者以責上之善調其情  
而平其險阻也唐至懿宗之世民果若矣表甫方餒而懷州之民攘袂張拳以逐其刺史陝州繼起逐觀察史崔堯  
光州繼起逐刺史李弱翁狂起而犯上者皆即其民也觀察刺史而見逐於民其為不肖固無可解者雖然貪暴之  
吏何代蔑有一時違其情而遠起逐之上且無如之何天下惡得而不亡夫民既如此矣欲執民而治其逐上之罪

王船山經史論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是不矜其窮而激之亂也欲誅觀察刺史以無民而民之有道又惡可長哉小失豪民之意信信而起脅天子以  
為之快志抑不大亂不已然則反此而欲靖之也無術則抑追詰其所錄來而知畏民之君者調制其性情於早不  
可唯意以亂法也人君所恃以飭吏治恤民隱者法而已矣法者天子操之持憲大臣裁之分理之牧帥奉若而守  
之牧帥聽於大臣大臣聽於天子綱也天子咨之大臣大臣任之牧帥紀也天子之職唯慎選大臣而與之簡擇牧  
帥既得其人而任以郡邑之治矣則刑賞予奪一聽大臣所訪於牧帥者實效其淑慝功罪而決行之於是乎民有  
受墨吏之荼毒者昂首以待當之斧鉞即其疏脫而怨念未舒亦俯首以俟後吏之矜蘇而大臣牧帥既得其人  
天子又推心而任之則墨吏之能疏脫以使民含怨者蓋亦鮮矣而宣宗之為君也不然其用大臣也取其飾貌以  
求容者而已其任牧帥也取其拔濯自我無所推引者而已至於州縣之長皆自我用焉而抑不能周知其人則微  
行竊聽以里巷之謠誣為朝章李行李君爽之得遷惡知非賄姦民以為之媒介乃決於信而謂廷臣之公論  
舉不如塗人之片唾也於是刑賞予奪之權一聽之里巷之民而大臣牧帥皆尸位於中無所獻替民乃曰此寢然  
而為吾之長吏者榮辱生死皆操之我天子而既許我矣其黜者得自達於天子則許奏而忿以洩姦亦以讎其很  
者不能自達則聚眾號呼逐之而已曰天子而既許我以予奪長吏矣孰能禁我哉不曰天子固愛我即稱兵犯上  
而不忍加罰於我則曰天子固畏我即稱兵犯上而不敢加刑於我長是不懲又何有於天子哉稷鉏棘矜以攻城  
掠野無不可者民非本君上使之君既君孰能反之蕩平哉襄甫方平龐勛旋起皆自然不可中止之勢也山崩河  
決周道荆榛豈但如君哉宣宗導之橫流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懿宗又以昏頑濟之禍發遲久而愈不可息民氣之  
不可使不靜非法而無以靜之非知治道者且以快一時之人心為美談是古今之大惑也  
龐勛之亂崔彥曾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留戍而起蓋至是而唐之所以立國者根本盡矣夫財上不在國下不在  
民為有國者之大蠹而唐養天下之力以固國者正善於用此其賦入之富有自軍府以至於州縣皆有豐厚之積  
存於其帑而節度觀察刺史縣令皆得司其出納之權故一有意外之變有司得以旋給而聚人以固其封守乃至  
內而朝廷亂作外而寇盜充斥則隨所取道因便以輸者舟車街尾而相濟而不但此也官用所資不責以妄支之

罪則公私酬贈宴犒與服謙從沛然二取之公帑軍吏不待刑軍饑以致軍對守令不致剝農民以召民怨故唐無  
孤清之介吏而抑無禁縱之貪人官箴不玷官秩不錮則大利存焉雖貪鄙之夫亦以久於厥歷為嗜欲之豁擊而  
白晝攫金視奪不恤之情不起觀於李萼所稱清河一郡之富及劉晏韓滉咄嗟而辦大兵大役之需者可知已自  
德宗以還代有進奉而州郡之積始虧然但任臣逢欲以邀歡天子為宮中之侈費未嘗據以為法斂積內帑恃以  
富國也宣宗非有奢侈之欲而操綜數之術欲盡攬天下之利權以歸於己白敏中令狐綯之徒以斗筭之器逢君  
之欲交贊之曰業已徵之於民而不歸之於上非陳朽於四方則侵漁於下吏盡輩而輸於天府者其宜也於是搜  
括無餘州郡皆如懸磬而自謂為得策曰吾不加斂於民而財已充盈於內帑矣亂乃起而不可遏矣唯其積之已  
盈也故以流豔懿宗之耳目而長其侈心一女子子之死而費軍興數十萬人之資帑腐於筭粟陳於庫錢若於砌  
狡童何知媚子因而自潤狂蕩之情泰然自得復安知天下之空虛哉一旦變起徵發繁難有司據空帑而無可如  
何請之於上而主暗臣姦固不應也號呼已亟而或應之奏報彌旬矣廷議又彌旬矣支放轉輸又彌旬矣兵枵羸  
而不振賊乘倣以急攻輦運未集孤城已潰徒遯回道路為賊掠奪即捐鉅萬何當一錢之用哉且當官而徒守空  
囊也公私之費未能免也貪欲之情未可責中人之能室也必將減額以剝其軍溢額以奪其民此防一潰泛濫無  
涯田野之難豚不給追胥之酒食實妻弱子痛哭郊原而貪人之谿壑固未厭也揭竿而起且以延旦夕之生命而  
以做襦敗甲如州噉軒之敝卒禦之有不倒戈而同逆者乎官貧而民益貧兵亂而民胥亂徒聚天下之財於京邸  
一朝失守祇為盜資綜覈之政攬利權以歸一敗亡合轍今古同悲然後知唐初之積富於軍府州縣者誠官天府  
地四海為家之至術也故曰財散則民聚散者非但百姓之各有之也抑使郡邑之各有之也財聚則民散聚者既  
不使之在民又不使之給用積之於一帑而以有用者為無用也散則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聚則廢萬事之用  
不亦傷乎故有家者惡其察難豚也有國者惡其畜聚斂也庶人盡力以畜財困粟而朽蠹之則殃必及身害至而  
土壤之則子孫必絕以有用為無用人怨之府天之所怒也况有天下者乎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亂不可止自唐承訓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討麗勛始滅唐者朱溫也而非溫之能滅唐也溫自起為賊迄於背黃巢而降之日未嘗有窺天之志也僖昭以為之君時溥高駘以為之將張潛崔允為奧援於內而李克用李茂貞王行瑜各挾逐鹿之心溫乃內動於惡而無所忌若沙陀者介吐蕃回紇之衰自雄於塞上固將繼二虜而與中國為敵者也羽翼未成而陽受羈縻與劉淵之在河西也無以異因其未叛聊使僦居沙微絕其窺覷自不知中國之廣狹心不喻唐室之強弱則自以為僅可自立於邊陲而忘情於中夏則唐之不振雖有朱溫輩之梟逆且將與朱泚同其銷歸唐即不足以自存尚可苟延以俟命世之英以代興而中原之禍不極承訓乃揖而進之使馳聘於河淮江海之間與中國之兵相參而較勇怯平賊之功獨居最焉禍其有能哉之者乎麗勛擁數萬之眾橫行天下之師武臣力莫能挫抑而沙陀以千騎馳突其間如雜麻州固將睥睨而笑曰是區區者而唐且無如之何吾介馬奔之而遽成齋粉則唐之為唐可知矣舉江淮沂泗千里之郊堅城深池曾不足以禦藐爾之麗勛而待命於我則唐之唯我所為而弗難下也又可知矣澤潞淄青所稱東西之藩屏也坐擁旌旄據千里之疆統甲兵以自固坐視逆寇之披猖曾莫肯以一矢相加而徒仰待於我則眾國之眾叛孤立弗為捍衛也又可知矣振旅而歸分茅朔野吾亦何求而不得哉國昌老而克用興目已無唐固將奮袂而起曰是可取而代也沙陀何以主中國則契丹女直蒙古之強倍於沙陀者愈無不可也而延於無矣乃論者曰克用父子盡忠於唐以賜姓而收為宗支又何陋邪然則承訓召寇以入為滅唐之戎首罪其可逭乎朱溫甫滅沙陀旋竊石敬瑭劉知遠皆其部落延至於郭威而始有得之望禍亦烈矣哉夫承訓之力即不足以敵麗勛而河北諸帥自張仲武王元逵何敬宏歸命以來皆有效順之成勞無抗衡之異志則胡不請移鎮澤潞淄青之兵下交南出曹宋拊助之背承訓從汝毫以搗其膺少需日月游魚其釜可坐待其焦也而承訓貪功亟進當國大臣又茸鄙無謀以聽之燭火入積薪之下沃之以膏待其發而始悔莫能及也故唐之滅非朱溫滅之沙陀滅之也非沙陀之能滅之也唐自滅也而承訓其禍原矣

州同昌公主死欲族醫官而貶溫璋為振州司馬使仰藥以死且寄恨於劉瞻而再貶之傳及僖宗侯昌業孟昭圖張道古皆死焉溫璋臨仰藥而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嗚呼生不逢時而林泉可以養志上有耽欲無人理之君下有賸貨無人心之相以項領試之憤不自惜將弗過乎故傳春秋者以洩治不去而諫死為不合於默語死生之道則此數子者其不免於譏矣抑考春秋書殺大夫洩治於前而記陳平國身弑國亡於後比事以觀則聖人之大洩治之死為陳存亡之本固未嘗以責備賢者之例責治也夫人臣之諫君有愛君無已而諫者有自伸其道自不忍違其心而諫者君而可諫與或有所不審而違於圖存之理或不戒而心佚於道以成乎非僻為臣者不忍其誤入於邪而必禁括之以歸於正則微言亟進不避惡怒而必爭君為重也而身輕矣君而不可諫矣乃吾性之清不能受物之濁吾學之正不能同世之邪生而為士仕其義矣出而事君忠其節矣立於人之廷與鄙夫旅進視其淫昏而固若汙穢之加於其身有言不可隱也有心不可昧也所學不可忘也以畏禍為情而有懷不吐笑當世之迷而全身以去則七尺之軀無以答上天生我之恩無以酬父母內顧此心無可容其汶沔者憤盈以出而不能緘等死耳何必三日不汗之可忍而此不可忍也則危言切論之死而無憾者心為重也而身尤輕矣韓偓司空圖處無可救藥之時也君即唯我之是聽而我固無如之何也去之可也蟠叟諸人君聽我而亂猶可治也亡猶可存也望望然而去之匪君是愛固不可以為心矣夫洩治當春秋之世大夫於諸侯不純乎為臣故禮有不用而去之去猶可也四海一王震宇士大夫共戴一主不能南走粵北走胡而即其宇內之林泉以偷生而坐視其敗斯亦不成其丈夫矣傳春秋者謂非貴戚之卿則去亦據侯國之有世臣者言耳後世同姓之支庶食祿而不與國政天子所倚為心膂股肱者皆艸茅之士也將誰諉而可哉故諸君子之或竄或死而不去以全身也不繫乎君之可諫與否也

僖宗

君暴而天下尚有生也君貪而天下尚有財也有司違詔令以橫征蠲免之稅而後民乃無可免之死國家重斂以毒民而民知毒矣乃且畏督責避蕪蕪楚食淡如艸暑而披表以負新寒而衣葛以履霜薄昏莫之情竭耕織之力以冀免於罪害猶可逃也既頒明詔予之蠲免矣於是而心乃釋然謂有僅存之力可以飽一食而營一衣而不知有

司積累以督責其後者之尤迫也夫乃無可以應而伐木撤屋鬻妻賣子終不給而死於微纒之下是獨免之令驅民於死之阱也僖宗元年關東旱饑有司徵已蠲之稅倍急盧攜痛哭陳之救已允停重徵而有司之迫呼自如是縱千百暴君貪主於天下而一邑之長皆天子也民其能不死國其能不亂乎夫以天子而制有司甚易也乃一墨敕下吏敢於上方王命以下賊民而不忘者何恃而然也上崇侈而天下相習以奢郡邑之長所入凡幾而食窮水陸衣盡錦綺馬飾錢珂妾被珠翠食客盈門外姻庸倚若一不不備而憔悴不足以生上吏經過之饗饋賓客之賄促之於外豔妻逆子驕僕汰妾諂之於內出門入室無往非脅之以剽奪中人以下且視死易而無以應此之尤難尚何知有天子之詔而小民之怨讟勿論已懿德之世相習於淫靡上行之下師師以效之率土之有司胥然誅不勝誅而無可如何者一也盡天下之吏咸習於侈以貪矣前者覆重後者知戒抑豈無自艾以奉法而生不忍斯民之心者乃自令孤絢路巖章保衡執政以來唯貨是崇而假刑殺以立威莫之敢抗宰相索之諸道諸道索之州縣州縣不索之窮民而誰索哉執此以塞上官之口而仰違詔旨不得不為之獲蔽下虐窮民不得不為之鉗服天子孤鳴徒勞筆舌而已此其竟不能行者二也即以情理而論出身事主寓家於千里內外耕桑之計以輟仰事俯畜冠昏喪祭姻亞歲時之酬酢亦猶夫人也又加以不時經過之貴顯晨夕相偕之上官巨酒盈簞一練一箋無可絕之人理既不可傲岸自矜而大遠乎人情又况學校橋梁舟車解舍之修建愈不可置之罔聞駟遞成屯轉漕之需且相迫而固其官守夫豈能捐家以代用哉恃朝廷之制儲有餘以待之耳乃自宣懿以來括羨餘以充進奉錄算尺量盡輦而歸之內府需者仍前而給之無策唯取已蠲之稅以償之而貧人因求盈以自潤雖下蠲除之令竟無處置之方姑以虛文塞言路之口而君子固有偷心終不能禁之懲之俾民受其實者三也懿德之世三者備矣盧攜雖痛哭流涕以言之抑孰令聽之哉天子不為有司坊而有司無坊天子不為有司計而有司自為天子害之積也亂之有源也非一天子暴且貪之故也是以唐民迫於必死而揭竿以起也

秦銷天下之兵而盜起唐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而盜益橫故古王者之訓曰觀文匿武明著其迹曰觀善藏其用曰匿其觀之也非能取五禮之精微大喻於天下也宣昭其迹勒為可興而不可廢之典以徐引之而動其心

其匿之也非能取五兵之為人用者遠使銷亡也聽民置之可用不可用之間以自為之而知非上之所亟也夫銅之則無可藏也無可藏非匿也令民置之則觀之矣雖觀之而固不為我用也非上能匿亦非上能觀也是以其速亂以亡均也秦併天下於一己而信為無用武之日唐見裴甫龐勛王仙芝之接跡以起而遽驚為不可戰之亂庸人無舒徐之識有可見而暴喜有所見而暴懼事真情同其速以亂亡均也秦銷兵而民操鋌鉏於起後世知鑿之笑之而效之者鮮唐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兵以導人於亂其為亂政有著見之禍矣而後世言禦盜之術以鄉團保甲為善策相師於不已匪徒庸主具臣恃為不得已之計迷古昔稱先王者亦津津焉嗚呼無識而言政理盈於古今亦至是乎馴良之民授之兵而不敢持以嚮人使之置兵徒苦之而已有司督之猾胥里魁督之小則罰大則刑輟衣食之資棄耕耘之日以求免於誅責究則閉目搖手雖有盜入其室劫其子而莫敢誰何鄉鄰又勿問也其為強悍勝兵之民與則藉之以弄兵而爭習技擊以相尋於私鬪豪右之長又為之渠帥以號召奪民抗官吏大盜至則統眾以應之鄧茂七之首亂於閩者其明驗已受命於天以為之君弗能緩民使弗盜也奉命於君以為之長弗能衛民使盜戰也資民之食以為將為兵盜起殃民弗能捕賊使民安也乃取塵居井牧之編氓操凶器以與不逞之徒爭生死民何利乎有君君何取於有吏國何務於有兵哉君不君吏不吏兵不衛民瓦解強不羣起而逐中原之鹿尚奚待哉故言鄉團保甲者皆唐僖宗章保衡之徒也

陰符經術人之書也然其測物理之幾以明吉凶之故使知思患豫防之道則君子有取焉其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謂夫禍發於有本資之起者還以自賊而不可復撲也盈天地之間皆火也而必得木以為其所生者本故發而相害者果也古今亡國之禍唯秦暴殄六國而天下怨蒙古入主中原而民不從則州澤以崛起者足以相代而不必有所資自非然也亡漢者黃巾而黃巾不能亡隋者羣盜而羣盜不能亡唐者黃巢而黃巢不能亡唐其為火也非不烈也而為雷龍之光火井之燄乍爾熾然而固易燬也唯沙陀則能亡唐而有之者也禍發之必尅也發而尅矣不可復撲垂之數傳而餘燄猶存宋邪亡矣邈倍烈石敬瑭劉知遠皆其部落也垂及於宋太宗之世而後劉鈞之餘燄熄焉禍之必尅豈不信夫如黃巢者何足為深慮哉裴甫識矣龐勛斬矣王仙芝死於曾元裕

之刀黃巢亦終懸首於闕下矣浮動之害氣已洩而還自燼矣能必尅也沙陀據雲中鴈塞之險名為唐之外臣薄效爪牙之力而畜眾繕備秣馬練士收餘蕃結韃靼聚謀臣糾猛將以伺中國之間為日久矣介黃巢之亂聚族而謀李盡忠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所共商擁戴者與劉宣等之推戴劉淵也若出一轍於是而奪唐之志或伏或興或挫或揚或姑為順或明為逆三世一心羣力並聚盤踞雲中南據太原以為根本雖欲拔之而必不勝矣劉淵之在離石西河也介朱榮之在六鎮秀容也唐高祖之在晉陽汾陽也皆此地也外有北狄之援內有士馬之資而處於中國邊鄙之鄉當國者置之度外而不問其強弱逆順之情勢歲而積之月而漸之狎而親之進而用之虛吾藏以實之偶一為功而無識之士大夫稱說而震矜之使之睥睨四顧熟嘗吾之首榮幸一旦之有變人方競逐於四戰之地而已徐徐而起是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者也然且合中外之早作夜思竭四海疲九州之力以與無根之寇爭生死而亟求其安夫惡知拊吾背乘吾危以起者火已得風而薪必盡也木資火以生而旋以自焚豈有爽哉李克用殺段文楚以據大同唐不知戒他日寇急又延之以入而沙陀之禍幾百年而始滅悲夫

無忘家為國忘死為君之忠無教信及豚魚執義格鬼神之節而揮霍躡躍任慧力以收效於一時者皆所謂小有才也小有才者匹夫之智勇而已小效著聞而授之以大任於危亂之日古今之以此亡其國者不一而高駢其者也唐自宣宗以後委任非人以啟亂而致亡也亦不一而任高駢於淮南兼領鹽鐵轉運加諸道行營都統其尤也使駢而無才可試無功可錄則雖暗主庸相偶一任之而不堅而駢在天平以威名著矣在嶺南破安南矣在西川拒羣蠻矣計當日受命專征之將相如曾元裕王鐸者聲望皆不能與之相侔以迹求之鄭畋且弗若也而唐之分崩滅裂以趨於灰燼者實駢為之何以明其然也王仙芝黃巢雖橫行天下流寇之雄耳北自濮曹南迄嶺海屠戮數千里而無尺地一民為其所據即至入闕犯關走天子僭大號而自關以東自郿岐以西北自劔閣以南皆非巢有將西收奉隴而縱酒漁色於孤城誠所謂游釜之魚也使駢收拾江淮趨河維扼其東奔之路巢且困死於駢之掌上而何藉乎逆變懷姦之朱温畜志窺天之李克用乎唐可不亡矣即不然而若劉宏之在荊州又不然而若韓混之在江東息民訓士時芻粟以供匱乏則温與克用且仰哺於駢而可制其生死一凶亦不敢遽逞其欲唐亦可

不亡矣而一矢不加於汴蔡粒粟不出於河淮夫駢固非有温與克用乘時擅竊之成謀也貴已極富已淫匹夫之情欲已得情欲得而才亦窮矣駢之所統天下之便勢也有三吳之財賦有淮徐之勁卒而繇後以觀若錢鏐楊行密王潮者皆可與共功名者也駢忠貞不足以動人淡泊不足以明志偃蹇無聊化為妖幻閉於閨中邑邑以死回視昔之懸軍渡海深入蠻中者今安在哉受制於人門無噍類一旦而為天下嗤笑繇是觀之才之不足任也審矣但言才則與志浮沉與情張弛一匹夫而已矣童貫亦有平方臘之功而使當女直熊文燦亦有定海寇之效而使撫流賊乃至朱儁皇甫嵩之蕩除黃巾而未縛於董卓亂國之朝廷所倚賴亂世之人心所屬望皆其不可與有為者也然後知狄公之能存唐唯有保全流人焚毀淫祠之大節汾陽之靖亂唯其有聞亂即起被謗不貳之精忠大人君子德初於中而後才以不窮富貴不淫衰老不怯偶然奮起之小積遠安以大猷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此之謂已

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荆門追而殲之也無難即不能殲亟躡其後巢亦不敢輕入兩都而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實則棄之遂逸賊而任其馳突使陸梁於江外此古今武人養寇以脅上之通弊也國亡而身家亦隕皆所弗恤武人之愚武人之悍不可瘳已乃考唐之於功臣也未嘗有醢道之禍而酬之也厚列土封王澤及子孫汾陽臨淮西平赫然於朝右懿德無道抑未嘗輕加罪於效績之臣康承訓之駭固有逗撓之實非厚誣之也朱邪赤心辛謹皆衰節鉞矣巨容所云負人者姦人之游辭耳豈果負之哉則巨容負國之罪無可逃於天憲矣雖然抑豈非為人君者弗能持正以正人有以致之乎人君操刑賞以御下非但其權也所以昭大義於天下而使奉若天理也天下莫喻乎義則上以勸賞刑威悚動其心而使行其不容已故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巨容曰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是以官賞誘將士於未有勳勞之日使喻於利而敵動之寇賊方起爵賞先行君君之義上先自替以市下唯天下有亂不必有功而可以徼非分之寵榮賊一日未平則可脅一日之富貴惡望其知有君臣之義手足頭目之相衛者乎巨容之情非以防他日之見薄也實以要此日之見重也如使寇難方興之日進武臣而責以職分之所當為假之事權而不輕進其爵位大正於上以正人心變之以善制之以理而官賞之

行必待有功之日則義立於上皎如日星膏血塗於荒郊而亦知為義命之不容已及其東勳拜命則居之也安而受之也榮雖樂驚之武人其敢有越志哉宋太祖以河東未平不行使相之賞而曹彬不曰國家負人誠有以服之者也

取亡唐之賊加之李克用非深文也克用父子潰敗奔鞏語鞏曰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赦吾罪與公輩南嚮共立大功誰能老死沙漠論者謂以此慰安鞏而自全者非也克用之持天下也固而知必入其掌中揣之深謀之定而言之決也故其後所言皆驗而卒以此陵唐室終為己有夫豈姑以此慰鞏之心哉當李琢李可舉討之之日國昌已老克用之力未固黃巢尚在江淮之間唐室尚甯合西北之全力以攻新造之一隅不敵也克用知所可用者從未挫於中國之鞏也故不難舍兩鎮以去而北收鞏以資武資又遣李友金偽背已以降而為之內謀其布腹心之黨於忻代雲中以結人心者秘密而周悉可舉琢一勝而幸其逃那能問也赫連鐸乃欲賂鞏以取之為其所笑而已及巢已陷京李友金募雜胡三萬睥睨偃蹇陽不聽命而曰若奉天子赦吾兄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嚮應既得召命克用果以鞏驅萬人疾驅而入士卒皆為用命則內外合謀玩唐於股掌卒如其意豈一朝一夕之能得此哉外有鞏內有友金雖逃奔愈於固守以抗爭也多矣此克用之險狡人莫能測其藏者也嗚呼使當日者唐室文武將吏能合困黃巢於長安而藏夷之則克用之謀奪矣唐以存而沙陀之禍患矣然而克用料之而必中圖之而必成者何也沙陀自隨康承訓立功於徐泗之日已目空中國之無人不能如黃巢何而必資於己也森人持天下之短長以玩而收之至克用而極非劉淵石勒之能及也所據者一隅而晚九州如囊中之果餌視盈廷之將吏如痿痺之病夫黃巢朱溫皆其借以驅人歸己之鸞獮是之謂狼子野心封豕之方伏長蛇之方螫者也

黃巢之亂唐中外請臣戮力以效節者唯鄭畋一人而已畋以將佐不聽拒賊閭絕仆地刺血書表誓死以斬賊使不可謂非忠之至以文吏率數千人拒尚讓五萬之眾敗之於龍尾陂傳檄天下諸道爭應賞獻蜀中者不絕不可謂非勇之甚抑不可謂非智之光然而一嚮長安旋即潰敗鳳翔內亂孤城不保諸鎮寒心賊蓋鞏固卒使王鐸假

手於反覆橫逆之朱溫包藏異志之李克用交起滅賊因以亡唐而畋忠勳之成效亦毀則唯不明於用兵之略也郭汾陽之收西京李西平之擒朱泚也奮臂以前氣可吞賊而遲回鄭重合兵四集旁收其枝蔓乃進而拔其根本夫豈怯懦而忘君父之急虛士民之望乎賊之初終強弱洞然於心目之間如果之在枝待其熟而撲之易落而有餘甘斯以定紛亂而措宗社於磐石所謂用兵之略也善制勝者審之明持之固智無所矜勇無所恃靜如山而後動如水不可禦矣而畋異是唐宏夫龍尾陂之捷尚讓恃勝而驕故宏夫得施其智惡足恃為常勝哉賊之據長安也方五月其曠悍之氣未衰其剽掠之毒未偏其荒淫之欲未逞其睨離之心未生畋收新集之孤旅王處存王重榮之眾方鳩高駢擁兵而觀望王鐸遲鈍而不前乃欲遽入長安搏爪牙方張之鷲宜其難矣且黃巢之易使坐其斃也非祿山朱泚之比也祿山植根於幽燕者已固將士皆其部曲結之深謀之協矣而自燕但秦收地二千餘里逐在皆布置軍糧以相給祿山且在東都為長安之外援而不自試於羅網朔方孤起東北無援以寡敵眾以五圍十猶似乎宜急攻而不宜圍守以待其困朱泚雖乍起為逆而朱滔在盧龍以為之外援李納王武俊與為唇齒李希烈又梗汴蔡以斷東南之策應泚雖孤守一城固未困也則李西平以一旅孤懸疑持久而生意外之變若黃巢則臨廣州旋棄之矣蹂湖湘旋棄之矣渡江淮旋棄之矣申蔡汴宋無尺地為其土無一民為其人無粒粟為其饋餉所倚為爪牙者朱溫尚讓皆非素所統御同為羣盜偶相推奉爾而以官軍計之王鐸擁全師於山南未嘗挫衄固可以遏賊之逸突藉令畋戢其怒張之氣按兵而逼其西處存重榮增兵以壓其北檄鐸自商維扼同華以絕其歸路縈之維之蹙之凌之思唐之民守壁塢以絕其芻粟夫黃巢者走天子據官闕僭大號有府庫寢然南面而賊之量已盈矣淫縱之餘加以震盪眾叛羣離求為脫鉤之魚萬不得矣朱溫即降而魄落情窮但祈免死貸其命而授以散秩且弭耳而聽命沙陀後至知中國之有人亦得赦前愆復徵邊鎮之為厚幸何敢目營四海竊賜姓以觀代興乎斯時也誠唐室存亡之大樞而畋未能及此也深可惜也古今文臣授鉞而墜功者有通病焉非怯懦也怯懦者固藏身於紳笏而不在疆場之事矣其憂國之心切而憤將士之不效死也為懷已夙一旦握符奮起於小勝而驚喜逾量不度彼已而目無敵敵聽慷慨之言而輕用其人冒昧以進一潰而志氣已頽外侮內叛將作士

民失望而離心姦雄乘入而關捷乃以自悼其失圖而歎持重者之不可及則志氣愈沮而無能為矣易折者武士之雄心難降者文人之躁志志節可矜尚不免於債敗况其忠貞果毅之不如敗者乎用兵之略存亡之介也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朱温夜襲李克用其凶狡固不待論雖然克用温之曲直亦莫足論哉蓋克用温自決雌雄以逐唐已失之鹿而不兩立猶之乎袁紹曹操之爭奪漢沈攸之蕭道成之爭奪宋也故曰其曲直不足論也當是時黃巢雖敗而僖宗之不能復興王鐸輩之不能存唐也已全墮温與克用心目之中温目無唐之君臣克用之目更無温又豈復有唐之君臣乎使克用不得脫於温之鋒刃則温之篡也必速然而篡之速則其敗也可立待也為賊初降無功紀力未得一見天子受朝廷之命但仰濡沫於王鐸一旦而襲殺援己之功臣早已負不直於天下而為眾所指攻即逼天子而奪之亦黃巢之續不旋踵而亡唐尚可存也而沙陀之眾為克用致命也久矣存最嗣源俱年少而有雄才温亦奚足以逞哉藉此以正温之罪奮起而誅權藉未成之姦而唐亡一賊矣克用死而唐固亡一賊矣唯其襲殺之不克也遲温之篡以養其姦挫克用之逆而歸謀自固是以唐再世而後亡一亡而不可復若夫二人之曲直亦惡足論哉無克用而温之篡也不必成温之篡者僖宗之昏昭宗之躁自延而進之張溶崔胤之徒又多方以構成之抑且指沙陀以為兵端而唐君臣不懼於沙陀者假手於温以成其惡不然則温且不能為董卓而其乞降之初志固望為田承嗣李寶臣而志已得矣無温而克用之為劉淵必也首發難於大同其志不吞而唐不已從韃靼以來歸一矢未加於賊早以矯偽詔脅帥臣掠太原陷忻代自立根本及其歸鎮也乘孟方立之內亂奪取潞州歲出兵爭山東而三州皆為俘掠野絕稼穡使不思朱温之險悍則曰內嚮僖宗之青衣行酒於其庭旦暮事也温賊耳狡詐而無定情呂布之傳也克用小忠小信布私恩市虛名而養巨測之威卒使其部落四姓代興以口族而主中夏流毒數世豈易制哉要此二賊之狂愚皆王鐸無討賊之力委身而假借之及其相攻坐視而不能制則鐸延寇之罪又出唐承訓之上使二賊者視唐為虛懸之器相競以奪其曲其直又孰從而辨之乎

善也絕矣君臣者彝倫之大者也君非民罔與立民非君罔克胥匡以生名與義相維利與害相因情自相依於不容已而如之何其數之君惟縱欲則忘其民民惟趨利則忘其君欲不可遏私利之情不自禁於是乎君忘其民而草芥之民忘其君而寇讎之夫乃殃不知其所自生而有鬼神焉趨之而使赴於禍君之身弑國亡子孫為戮非必民之戕之也自有戕之者矣民之血膏原野飢暴風日者非必君之勤絕之也自有勤絕之者矣故曰百殃百云者天下皆能戕之勤絕之而靡所止也唐自宣宗以小察而忘天下之大恤懿僖以淫虐繼之民怨盜起而亡唐者非叛民也逆臣也奔竄幽辱未酬其怨而昭宗死於朱全忠之手十六院之宗子駢首而受強臣之刃高祖太宗之血食一旦而斬君不仁以召百殃既已酷矣而其徒其君之酷哉李克用自潞州爭山東而三州之民俘掠殆盡稼穡絕於南畝秦索權寇掠焚殺北至滑衛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屆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車載鹽屍以供饜糧孫儒攻陷東都環城寂寂無雞犬楊行密攻秦彥舉師鐸於楊州人以堇泥為餅充食掠人殺其肉而賣之流血滿市李罕之領河陽節度以寇鈔為事懷孟晉絳數百里間田無麥黍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孫儒引兵去揚州悉焚廬舍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朱温攻時溥徐泗濠三州之民不得耕獲死者十六七若此者凡數十年殃之及乎百姓者極乎不忍見不忍言之慘夫豈僅君之不善受罰於天哉不善在君而殃集於君殺其身亦其族滅其宗祀足相報也夫豈無道而移禍於民哉則民之不善自貽以至於此極而非直君之罪矣天子失道以來民之苦其上者進奉也復追觸稅也額外科率也權鹽稅茶也民輒疾首以呼延頸以望曰惡得天誅奄至易吾共主殺此有司以舒吾怨也及乎喪亂已酷屠割如雞豚野死如蛙蚓驚竄如麀鹿餒瘠如鳩鵲子視父之剖胸裂肺而不敢哭夫視妻之強摟去室而不敢顧千里無一粟之藏十年無一薦之寢使追念昔者稅斂取盈桁楊乍繫之苦其甘苦何如邪則將視暗君墨吏之世如唐虞三代而不可復得矣乃一觸其私利之心遽以不能畜厚居盈為大怨詛君上之速亡競戴賊而為主舉天下信信覺覺而相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來延吾生以至今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尚田爾田廬爾廬者君也其天性中之分誼泯滅無餘不成乎至不仁之習也久矣積不善而殃自集之天理周流以類應者不測達人洞若觀火而怙惡者不能知一旦沓至如山之隕如水之決欲避



而無門故曰百殃也夫民之愚風矣移之以使作善者君也則君固不得辭其咎矣而匡維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  
理於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責乎從君於昏以虐民者勿論已翹然自好者以詆訐為直以歌誦諷刺為文章之樂事  
言出而遞相流傳蓋斯民之忿懣以詛咒其君父於是乎乖戾之氣充塞乎兩間以干天和而將逆叛曾不知秀言  
自口而奔倫倣效橫尸流血百年而不息固其所以然乎古之君子遇無道之君去國出奔不說人以無罪故三代  
立國十年而無屠割赤地之慘作善之祥豈徒在一己哉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因時之論也當其時文  
武之澤已斬天下忘周而不以為君周亦忘天下而不自任為君則君子雖欲自裁而君之不能若夫六王者非慕  
逆之臣則介在戎狄無異於酋帥殺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政輕也君與社稷  
輕而天所生之人不可以無與立命則苟有知貴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復以君臣之義責之而許之以為民主可也  
黃巢既滅之後僖宗樂禍以逞志首挑釁於河東未溫賊也李克用狀也起而交爭高駘時薄陳敬瑄各極用其產  
秦宗權孫儒李罕之畢師鐸秦彥之流殺人如將不及當是時人各自以為君而天下無君民之屠割橫尸者動逾  
千里馴樵孤弱之民僅延兩閩之生氣也無幾而王潮約軍於閩海秋毫無犯王建從基母諫之說養士愛民於西  
蜀張金義招懷流散於東都躬勸農桑楊行密定揚州蠶米賑饑成汨撫集凋殘於荆南通商勸農此數子者君子  
酌天地之心順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畧其匿不得以拘致主帥之罪罪王潮不得以黨賊之罪罪全表不  
得以僭號之罪罪王建不得以爭奪之罪罪行密不得以逐帥自立之罪罪成汨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莫之恤而  
擅地自專者概可勿論也非王朝不能全閩海之一隅非王建不能保兩川於已亂非全表不能救孫儒刃下之餘  
民非行密不能甦高駘虛用之子黎且其各守一方而不妄觀中原以糜爛其民與暴人爭喪王以視未溫李克用  
之竭民肝腦以自為君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豈不遠哉嗚呼至是而民為重矣非倚之以安君而衛社稷之謂  
也視其血染溪流膏塗原州者雖欲不重之而有人心者固不忍也君恬惡以殃民賊乘時而行其殘忍民自不請  
而旋以自戕三者皆禍之府也而民為可矜也何也屠刈流離之民固非盡忍上行私延首待亂之民也天正起數  
子之心救十一於千百而亦可以為民之主矣

昭宗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妖孽者非但艸木禽蟲之怪也亡國之臣允當之矣唐之亂以亡也宰執大臣實為禍本大中  
以來白敏中令狐綯始禍者也繼之以路巖韋保衡之貪叨無厭而已極矣其為人鄙夫耳未足以為妖孽也艸木  
之妖亦炫其華會蟲之孽亦於其異未嘗一出而即害於人及其後也艸木之妖還以自萎禽蟲之孽還以自斃無  
救於己而徒以亂天下人而如斯其中不可測其得失不可致詰竭慮盡力冒險忘身竟亮榮登唯以亡國敗家為  
見長之地身為戮族為妻皆其所弗慮也斯則為妖孽而已矣張濟崔昭緯崔允孔緯李谿是已而蕭道遠杜讓能心  
知不可龜勉而從之波靡亦妖風所襲夫其精魄者也華歆郗慮之亡漢以建魏也劉穆之傅亮之亡晉以建宋也  
皆有為為之也而此數人者未嘗有夾輔未溫以篡唐之定計當張濟勸州牧以輪糧孔緯捐病妻而赴闕不謂有  
效忠於國之勞而不得其激昭宗以批釁於晉召禍於汴也抑非有亡唐以成他人篡奪之心不知其何所持持而  
唯恐兵之不起亂之不滋宗社之不危生民之不死宗社危生民死則身戮族夷亦其所甘心而快志者非妖孽而  
何為狂迷之如此哉進而詳其心有小慧而欲試耳有小才而思離耳貪一日宰輔之權使克用温之或畏己或  
親己以舉動天下而已耳桃李不棄而乍榮於冬慶應無擇而遊於市使天下知之之能為禍福於亂世則死固不  
憂嗚呼人之如斯晉而與謀國國欲不亡必不可得矣僖宗末自蜀歸之日天下尚可為也鄭畋即未能定亂而讓  
慨忠憤為天下人望之歸受將相而不辭誠有弗容辭者非枝履執中而貪高位也僖昭之際豈復得為朝廷哉河  
東叛未邪攘臂而仍之岐卻構難於肘腋關以東未溫時薄孫儒高駘李罕之未殫戰壘相望天子孤守一城不能  
當一縣令即為宰相如鄙夫之志欲安富尊榮者何有於是稍有知者非誓以一死報宗廟則必視為荆棘豺狼而  
不能一朝居豈思效潘昭緯允緯給之奔焉如狂哉蕭道遠杜讓能且以端人自命夫亦念何忠之可效何功之可成  
而營營汲汲於平章之虛號何為者非愚也狂也亦是亦桃李之榮於冬慶應之遊於市也妖風方熾盪之扇之相  
逐而流自好者不免焉亦可悲矣生斯時也鄭道尚兵陳搏託遊僊以自逸其亦可矣司空圖韓偓進不能自靖而  
退以免於汙辱其尚瘥乎又其下者梁肅羅隱孫光憲之寓食於偏方而不為亂首更不能然則周庠嚴可求為若

小效於割據之主猶知延禍之非而苟免於天人之怨怒若張濬之流竊衛主之名貪晨霜之勢含毒起穢以連君之死亡而血流於天下嗚呼至此極矣故曰妖也

劉巨容能燒藥為黃金田令致求方不與而見殺非巨容之吝於與也其術甚陋不可以告人也術之甚陋者蓋即今市井小人以汞與銅為廣金銀欺不識者以儼其甚而已矣天下豈有能燒藥為金者哉土之可為寶也木之可為炭也米之可釀為酒鉛之可鍊為粉也天下別無變炭酒粉而待人以成之者夫金則既有之矣生於礦中者自有其質煉於火汰於沙者自有其方成乎形質者自有其物煮桔梗以甘香之味似薄荷而固非薄荷硝石為輕白之狀似硝而固非硝市井小人之術欲以欺人則必秘之而不告人以方告人以方則甚窮不憚而有識者且唾其面矣是以方士秘之以死護之錄其秘可以知其甚可以知其陋矣夫其甚以藏陋者為術甚易而理固無難辨也自漢武帝惑於方士而天下惑之劉子政以儒者而淫焉施及後世天子以服食喪身匹夫以燒丹破產畏死而得夫貪富而得貪則何如市井小人公然為偽難伏罪而不至於死亡哉且夫金銀之貴非固然之貴也求其實則與銅鉛鐵錫也無以異以為器而利用則均而尤劣也故古者統謂之五金後世以其約而易齎也遂以與百物為子母而持以求償流俗尚之王者因之成一時之利用惡知千百世而下無代之以流通而夷於塊石者乎本不足貴而豈有神異之術化他物以成之者然則銅鉛鐵錫連於塊石抑將有藥術焉可化而成哉甚矣貪而愚者之不可瘳也劉巨容可自致於高位而能奮勇以破黃巢然且身死而族滅蓋為偽金而欺天下鬼神之所弗赦也要其術則市井小人為銀工者之陋技而已矣

曹操袁紹皆漢賊也末温李克用皆唐賊也其爭欲篡奪之心兩不相下之勢一轍也乃曹操挾天子為名以攻袁紹而勝張濬奉天子倚末温攻克用而敗蓋獻帝之在許也四方無一旅之可指使一唯操之是聽故操無所掣而得行其意昭宗猶有河朔三鎮及昭義之軍與韓建之衆濬持兩端忌温而撓之且恐昭義為温所得爭先輕進是以温志不決而獨受敵以潰繇此言之則漢處必不能存之勢而唐猶可存謀國非人以致傾覆所謂匪降自天也藉令得賢主良相懷輯未叛之藩鎮收拾禁旅居關中以靜持之斥汴晉之姦交絕其奏許聽其自相搏噬乘其敵

而折之二寇之氣憤張而必竭不難制也而昭宗君臣非其人也也是以連亡乃繇温克用而言之温豈能為曹操乎操假名義以行而務植根於深固温則賊耳凶豎以逞利人之鬪乘之以竊利力不足以勝天下而挑天下以敵乃以自雄其與張濬合謀而攻克用也朝廷方倚河朔以搗晉陽之東北而温攻魏博以幸其疲而收利益其許昭宗以討克用有兩利之術焉不必其亡克用也克用而敗邪是張濬為我滅一巨敵也克用既亡已乃服羅宏信於魏博收張全義於東都扼唐而困之關中北無晉陽之難專力以起之唐此一利也克用而勝邪克用且負抗拒王師之辜於天下而已可因之以餌唐而折入於己且克用勝唐已殘而不復能振是克用為我救驅除之力也曹操務定天下之亂而居功於己以收之温則務攝天下之亂而已乘其紛以制之利天下之亂者未有能成者也是以温能滅唐僅有中原之一綫而連亡於李存勗之手藉令温乘張濬之謀舉全力以攻克用克用平而河北三鎮固不能與爭持定難之大功以挾天子令諸侯同華西川孰能與競徐起而收曹操劉裕之成局温之於天下可八九得也夫温於時不臣之惡未著所負不義之名於天下者獨悖援己之惠於克用耳克用於温有恩而於唐則固賊也凶狡不知名義抑無尺寸定亂之功霸業終以不成徒逞獍狔之心以食君父故曰温賊也非曹操所屑與後先者也國雖將亡猶有圖存之道臣雖甚逆猶有居勝之術兩俱不能而後使沙陀四姓交亂中國者數十年而契丹乘之意者其天乎

所謂智士者非乘人而鬪其技以倖勝之謂也周知於得失成敗之理而避人之所競棄人之所取以立本而徐收安定之功也李佐車欲挽韓信於險一戰之克耳非必能全趙也未足稱智也而說韓信以不戰而收河北民以甯軍以全保勝而服未平之寇則真大智之用也信能聽之以成功功歸信矣於西川淮南得兩智士焉王先成說王宗侃以招安而下彭州高勗說楊行密通商鄰道遵守令課農桑而保淮南智矣哉非祇以成王建割據之資贊行密定霸之業也而救民於鋒刃之下以還定而安集之仁亦溥矣蓋所謂智者非挾機取捷之術而是非非之準也挾機取捷以讎術於亂世一言而死者積矣害且伏於利之中矣是非非者所以推行其惻隱之大用乎英雄之氣順眾底之欲功不速利不小而益无方者也此兩者固相妨矣小智之所爭大智之所不屑也天下方紛紜以

起利害生於俄頃雖有英傑之姿目眩心受貪逐於利害之數小而忘其大智者兵於事外以統舉而周知之辨仁暴之大司也嚮背之殊致見穴中之角遂皆翫鬪爭之末技乃以游於象外而得其國中苟非其人則且笑以為迂拙之圖而孰令聽之王建楊行密之決從二子也亦不可謂非智也何也智者之言愚者之所笑也據地以拒敵畫疆以自守閉米粟絲帛布帛鹽茶於境不令外鬻者自困之術也而抑有害機伏焉夫可以出市於人者必其餘於己者也此之有餘則彼固有所不足矣而彼抑有其有餘又此之不足也天下交相灌輸而後生人之用全立國之備裕金錢者尤百貨之母國之貧富所司也物滯於內則金錢拒於外國用不贍而耕桑織紉採山煮海之成勞委積於無用民日以貧民貧而賦稅不給盜賊內起雖有有餘者不適於用其困也必也如其曰閉關以扼敵於枵乏之似是而適足為笑耳凡諸物產之為人所待命以必求其相通者莫米粟若矣閉關則敵可餒此尤說之可據者而抑豈其然哉苟迫於饑饉而金錢可資也則踰絕險以至者重利存焉豈至懷金以坐觀哉即有餒而道殣者抑其老弱耳國固未嘗乏可用之丁壯也夫差許越糧而越滅之夫差之驕悻卒詔之姦邪自足以亡國而豈許糧之故乎晉惠公背秦施而閉糧兵敗身俘國幾以亡勤絕生人之命以幸災而徼勝天之所怒人之所怨三軍萬姓皆致死於我而吾國之民抑以徒朽其耕種之資不獲贏餘之利怨亦歸焉欲不敗亡不可得已米粟者彼已死生之命勝敗之司也其閉之也而害且若此又况其他餘於己而待讎之貨得以轉易衣被器械養生送死之具者為立國之資而金錢去彼即此尤百為之所必需以裕國而富民舉在是乎且不徒此也禁之者法之可及者也不可禁者法之所不可及者也禁之於關渡之閒則其讎之也愈利皇皇求利之民四出而趨荒險之徑以私相貿雖日殺人而固不可止強要責要於此府利焉則環吾之封域無非敵人來往之衝舉吾之人民無非敵人結納之黨關入已成乎熟極姦民外告以腹心閒謀交午於中國而莫之能禦夫且曰吾禁之已嚴可無慮也不亦愚哉夫唯通市以無所隱而吾敵國之民猶吾民也敵國之財皆吾財也既得其歡心抑濟吾之匱乏金錢內集民給而賦稅以充耕者勸耕織者勤織山海藪澤之產皆金粟也本固邦富洞然以虛實示人而姦究之徑亦塞利於國惠於民擇術之智仁亦存焉善謀國者何憚而不為也高勗勸楊行密悉我所有鄰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

給軍用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廩自實行密從之垂至於李氏有國而江淮之民富庶甲天下文教興焉田額稱之曰賢者之言其利溥不洵然與藩鎮交橫於外則任親軍以制之乃李茂貞以親軍跋扈尤甚於藩鎮昭宗疑自四注無可任之人乃出曹全等於外而令諸王統兵以宿衛蓋不得已之極思耳然亦未嘗非計也南陽諸劉卒滅王莽矣鄧祁渡江晉以延矣康王南避水以支兵劉馬劉表以救漢亡而高帝之祀後曹氏而斬者猶豫州也故詩曰宗子維城豈虛也哉乃昭宗聚羣宗子使領親兵而任之卒以陷之死地至於哭呼宅家而莫之能救宗子盡而身隨以弑國隨以亡豈天厭李氏而不足以動天下之心乎朱邪存勗以異類徐知誥以不知誰氏之子孫冒宗支而號召以興然則李氏之裔僅有存者人心未盡忘唐也而駢死凶刃至於卒斬則昭宗實使之然而非宗子之不可任也任之已晚而抑非其地也樹宗子於四方各有所據以立基而即用其人皆為用也則成敗不可知抑此仆而彼起劉虞死於燕劉琨降於楚而先主可與於蜀南陽王敗死於隴右而元帝可與於吳昭宗不早圖此而待分崩孤立之日合聚眾王於孤城權為合之罷民號令不出於國門以與封豕長蛇爭生死一敗而殲焉李氏安得有餘燼哉蓋至是而欲東建之方隅以與王室相維繫也難矣僖宗之自蜀返也天下雖已割裂而山南劍南河西嶺南猶王土也西川雖為逆奄之黨而車駕甫旋人猶知有天子於斯時也擇諸王之賢者分鎮節鎮收士民鍊甲兵以為屏翰尚莫之能禦也至於昭宗之世王建據西川矣王潮據劍南矣劉隱據嶺南矣成汭周岳鄧處訥先後分有荆南及湖南矣西河為邠岐所阻不能達矣即欲散置諸王為收守以留李氏子孫不絕之系不可得矣不予之以兵則部落拓民間而降於編氓予之以兵則召禍不敵而閭室焚夷時非可為地無足恃其不如賜姓之夷族冒宗之庶姓猶堪以虛號詭天潢而自帝自王也必矣讀史者所謂覽存焉知誥之稱唐而重為李氏悲也兩國相距而介其閒者輸敵情以相告唯智者為能拒之聞於計者倚之為耳目則大害伏於左側而不知夫於我無大德於彼無大難而蹈危機以與人勝敗安危之大故不慮其洩而禍必及己也此則何心不待再計知其動於利而已矣利者無往而不得者也姦人窺之而知其微因而持之而得其妙利在此則輸彼之情以與此利在彼則

輸此之情以與彼反掌之閒而已而不但然也方其輸彼情於我即可得我情而輸於彼必其輸我之情於彼而後得彼之情以輸於我操之縱之陽之陰之可以立小信可以說先幾浮文而獲以僥功誇大其辭容易其談以誘引微示以利而導敵以實其言於彼無怨於此無罪然於凶危之地而無所忌畏如是者得利於我而即得利於彼一挑一引迷亂人之大計以迄於危敗乃其利則已兩得之矣此不待再計而知者也言兵者曰知彼知己恃吾之知而已其大勢如此其要歸如此耳惡用此嘯嘯耳語乍驚乍喜者哉是以智者堅拒之而不使亂我之耳目自非懷忠感德得當而為內應者與夫猝至不期問而答者勿容聽也此兩敵相距勿貳爾心之樞要也而中國之用夷也為尤甚焉與為難者一夷也介於其側伏而未動者又一夷也則且兩持其命而盡我以效順之忱實欲傾我而姑與我通以市利於彼則彼浮薄之情以堅吾之信我進則老之我守則誘之我大敗而不能責彼之相誤至愚者詭為秘密之機而自矜外助卒之小以殘我邊疆大則害及宗社古今之庸主昏臣墮其阱中者敗亡相積而傾覆之後徒增追論之痛哭使能早卻其游詞而絕之豈至是哉於是而王建之識不可及矣黎雅三部淺蠻歲賜繒帛使覲南詔蠻反取賂南詔詞我虛實建絕其賜而斬部將之與蠻交通者自此羣蠻戢服而終五代以迄宋南詔不入寇擾皆建之善謀善斷以室亂源也嗚呼豈徒守邊禦夷阻關拒敵者之宜然哉君有不聽令之臣父有不若訓之子上有交相構之友順則綏之逆則折之存乎情與理而已宵小居中乘吾惡怒以居閒而發其隱慝以相告者皆樂人之禍以取利者也且此暮彼遞相詞扇固無恆也以此而賊恩釀禍如陳侯溺之於公子招隋文帝之於楊素身死其手而猶以為忠者古今相積不可勝道則拒塞游說以一軍心豈徒將兵者之宜然而瑣續以塞耳目又豈徒為君父者之當慎哉

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威服天下自桓文始曹操襲其迹因以篡漢二袁呂布劉表不能與之爭此姦雄已試之成效後起者所必襲也乃克用連兵入寇宋溫方構難徐鄆而不問王行瑜韓建李茂貞劫逐天子朱溫坐視而不恤李克用既討平之乃聽蓋寓之言不入見而還鎮李茂貞犯順昭宗如華州困於韓建全忠在汴扣關以奔駕也其易而方南與楊行密爭不一問也及劉李述以無援之官豎廢天子幽之崔允召溫以入而尚遲回不進讓復辟之功

於孫德昭克用則方治城自保而念不及此何此二凶者置天子於三數叛人之手不居之以為奇貨而善謀如蓋寓亦不能師荀彧之智以成其主之篡奪豈其智之未逮而力之不能也與天下之理順逆而已順者理之經也逆者雖逆而亦有逆之理焉汴危灘而上者構折牽絕而可濟以其所治之流猶是順流之津也夫桓文之津豈溫與克用之所可問哉桓文定王嗣反王駕北討戎南服楚通諸侯之貢於周京故召王受錫而諸侯效社誠以有服天下之心固非溫克用之所可企及已而若曹操奮起以討董卓幾捐生於滎陽袁紹韓馥欲帝劉虞而堅於西嚮退居許下未嘗敢以一言忤天子也獻帝為李郭諸賊所逼露處曹陽然一夫耳漢室羣臣救死不遑而棄問天子董承楊奉微弱而徒然驕蹇操以禮奉迎使即日之安雖心懷逆節而所循之迹固臣主之名義是逆而依理之順以行以其初未有逆也李克用以異類而懷野心父子承恩分受節鉞忽動劉淵之逆志起而據雲中以反既敗而走結韃靼以窺中國幸黃巢之亂以闖入寸效未展先掠河東黃巢困感已極薄收收復之績結王重榮以討長安之背流矢及於御座公為國賊而莫之忌其偶勝歧邠斬行瑜也天下固知其非為國討賊而祇以自雄也乃欲襲義以奉天子制雄藩立敗之術耳蓋寓知而止之克用亦自知其非曹操矣宋溫則盜耳王鐸無識而假之以權掠擊自擅無絲髮之功於唐室若令遽起乘危握天子於股掌天下羣起而攻之曾王行瑜韓建之不若也故溫自知其不可而李振敬翔亦不以此為之謀假義者必有在己之義可託身為叛賊之魁負大不義於海內而奚託哉故唯坐待人之亡唐而後奪之其志決也以勢言之溫與克用所亟爭者河北也河北歸汴則扼晉之吭河北歸晉則壓汴之脊劉仁恭王鎔羅宏信李罕之朱瑄朱瑾橫互於其間溫屢敗矣克用則危矣藉令竭全力以入關中而空其巢穴溫入長安則克用會河東以牽河北渡河以搗汴而溫坐斃克用入長安則溫率雄蔡山南以扣關而燕趙魏潞搗太原以拔其根本而克用立亡義不可假名無可尸而抑失形勢以自傾故皆知其不可且畜力以求功於河北置孤危之天子於校豎奄人之手使促之以亡而後收之是以劉李述之逆溫且遲回不進朱溫之篡殺李克用不與縞素之師溫利克用之逆克用亦利溫之弑其情皆穿窬也豈徒不能託迹桓文哉曹操之所為抑其不能以身任之者也故崔允已為內主李振諫使入討溫尚聊遣蔣元暉因允以謀而自引兵嚮河中置長安於緩圖

如此其不遠也然且篡唐而僅得天下八九之一不十年而滅亡不能如曹操則固不能如其雄峙三分而傳之數世也至仁大義者起則假仁假義者不足以動天下商奄之所以速滅也無至仁大義之主則假仁義者猶足以制天下袁紹之所以不能勝曹氏也至於欲假仁義而必不得然後充為賊而不足與於雄傑之數視其所自起與其所以為者而已以曹操擬桓文杜衡之於細幸也以朱溫李克用擬曹操瓦礫之於砥礪也此其不可強而同者也李克用按兵自保大治晉陽城劉延業諫其不當損威望而啟寇心克用賞以金帛而修城之役不為之輟夫自處於不亡之勢以待天下之變克用之處心擇術以此為謀久矣其明年朱溫果臨澤沁潞直抵晉陽城下攻不能克而返克用知溫之志固思滅己而後篡唐抑知溫之所急者在篡唐固不能持久以敵我也城堅不可拔而溫且折矣李茂貞之劫駕溫篡之資也溫挾主以東而篡之克用之資也幸之以為資而克用之為謀也尤固身既數為叛逆不能假存唐之名以利於篡威望未張又不能口篡用之名以召天下之兵遲回斂翼置天下於不問以聽其陸沈而可謝咎以持溫之短長克用之狡也然至是而克用為稍備於理矣修守備休士卒以自強而納李襲吉之言訓兵勸農以立開國建家之本則不但李茂貞韓建輩之所弗逮朱溫亦遠出其下矣訓兵務農者圖王之資也修城治警者保國之本也劉延業烏足以知之而曰宜揚兵以嚴四境榜於內而張於外亡而已矣然而克用之賞延業者何也其自保以觀變之心不可令部曲知之知之則眾志偷矣延業者能為誇大之言以作將士之氣故賞之以勸屬士心此克用之所以狡也已不然而怒之已所然而喜之則庸人之所以危亡也

王博之為相也以明達有度量見稱於時觀其進言於昭宗者亦正大明愷而有條理似有陸敬輿之風焉嗚呼唐於是時敬輿在亦必不欲居密勿以任安危不能也故不欲也而況於博乎博多猜而信讒矣其遇事能思不至如昭宗之輕躁以無恆也德宗之廷姦佞充斥矣然心存國寵如盧杞裴延齡耳不至如張滂崔昭緯崔允之外結強藩以黨國也德宗之側宦豎持權兵然惡正導欲如霍山鳴寶文場耳不至如劉承述韓全誨之握人主死生於其掌也德宗之叛臣交起縱橫矣然無根如朱泚李希烈耳不至如朱溫李克用之植根深固必於篡奪也而德宗抑有李晟渾瑊馬瑒之赤心為用故李懷光雖叛不敢逼上而屏跡於河中而昭宗則無人不超而劫之曾無

一旅之可依也夫時異而勢殊既如此矣然而敬輿而處昭宗之世君篤信之且不能救唐之亡況博之於敬輿其賢愚之相去本非等倫不可以言之近似而許之也乎敬輿之為學士堯中制也一言出一策行中外翕然以聽盧杞之姦莫之掣曳豈徒其言之得哉有以大服其心者在也博之筮仕不知幾何時而一旦躋公輔之列天下初不知有其人則素所樹立者可知德不如也則威不如矣敬輿於扶危定傾之計規畫萬全上自君心下達民隱錢穀兵刑用人行法皆委悉其條理取德宗之天下巨細表裡一分析而經理之而博則唯一計之得耳其曰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是已顧問多難何恃以漸平則道亦窮矣才不如也則權不如矣敬輿之得君也至矣然逐盧杞吳通元而敬輿仍守學士之職匪直讓郭侯於首揆已也並竇參董晉而不欲躡居其上博德威不立才望不著一旦而立於百僚之上於時天子雖弱而宰相猶持天下之權逆臣且仰其進止固有恩怨交加安危繫命之鉅責焉不揣而遽任之與頑鄙無藉之李谿朱朴旅進而不慙是亦冒昧榮名不恤死辱者耳以視敬輿之栖遑內制不易爰立者何如節不如也節不如而以任扶危定傾之大計負且乘致寇至盜思奪之凶其可免乎人臣當危亂之日欲捐軀以報主援亡國而存之抑必謹其進退之節不苟於名位而後其得也所以厭服姦邪之心即其不然身死國亡而皎然暴其志行於天下今置身其列凝目而視之居此位者非崔允之逆則朱朴輩之蠅營狗苟者而屑與之並立於台座哉且即其言而論之以止昭宗之躁率置官寺於緩圖昭宗弗聽感於崔允以召禍博乃伸其先見之明耳然令如博之言養宦官之姦姑任其惡又將何所底止邪激李克用之反者田令孜也成韓建之惡肆囚主之凶者劉季述也通李茂貞以劫駕者韓全誨也至此時而宦官與外鎮逆臣合而相尋於禍亂唐不亡宦官不自趨於殺盡而不止安得有外難乎而以道消息之日乎其言似也而又驗雖然抑豈有可採之實哉

唐之將亡無一以身殉國之士其韓滉乎僊之敗也昭宗垂涕而遣之僊對曰臣得敗死為幸不忍見篡弒之辱斯聞者酸心見者裂肝之日也而僊不仰藥絕吭以死於君側則僊疑不得為捐生取義之忠矣然而未可以責僊也君尚在國尚未亡無死之地而時方賤寬於此而死焉則是以賤故死也匹夫匹婦之婢婢者矣僊去國而君弒未幾而國亡僊之存亡無所考見而不聞絕粒赴淵以與國俱逝此則可以死矣建文諸臣所以爭光日月也而僊不

速乃以義審之僭抑可以無死也偽命不及非襲勝不食之時而謝枋得賣卜之日也湮沒鬱抑以終身則較家鉉翁之談經河上為尤遂志耳約亡而其子且存是亦一道也人臣當危亡之日介生死之交有死之道焉有死之機焉蹈死之道而死者正也蹈死之道而或死者時之不偶也蹈死之機而死者下愚而已矣昭宗及辟劉李述伏誅之謀僭與贊焉蹈死之道一也王博請勿聽崔允之謀殺宦官以賈禍允怒而誣殺之僭為昭宗謀亦云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此曹不可盡誅以起禍其忤允也與博同蹈死之道二也韋貽範求宦官與李茂貞起復入相命倭制倭堅持不忤中使曰學士勿以死為戲茂貞曰學士不肯忤制與反何異蹈死之道三也從昭宗於播遷幽辱之中白刃之不加頸者一綫耳而守正不撓卒不能殺茂貞不能殺非僭可取必於凶人之見免也偶然而得之也乃僭之終不蹈死之機則愛其生以愛其死固有超然於禍福之表者也姚洎之將入相也謀於僭而僭告以不就為人謀者如是則自為之堅貞可知矣蘇檢欲引為相而怒曰君奈何以此相汚昭宗欲相之則薦趙宗王贊以自代其時之宰相皆汗晉郃岐之私人樹以為內主者也權雖倒持於逆藩而唐室一即一離之機猶操於宰相尸其位則已入其彀中而蓋賞之小人趨入於阱中猶見榮焉此所謂死之機也僭惟堅持必不為相之節抑知雖相而無救唐亡祇以自危之理且知雖不為相而可以盡忠唯不為相而後可盡忠於主之勢故晉人不疑其黨汗汗人不疑其黨岐宦官不疑其附崔允允不疑其附宦官立於四虛無倚之地以衛孤弱之天子而盡其所可為疑忌淺怨毒不生雖茂貞且媿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而惡亦息矣此其可生可死可抗羣凶而終不蹈死之機者也無死之機是以不死履死之道是以不辱若僭者其以處危亡之世誠可以自靖焉矣其告昭宗曰萬國皆屬耳目不可以機數欺之推誠直致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奉以立身也亦此道也夫

宰相數易則人皆可相人皆可相則人皆可為天子之漸也宰相之於天子廉陞相躡者而下廉表而上陞亦陵唐高宗用此術也以輕於命相故一婦人談笑而滅其宗祀替其家嗣斐炎傳遊藝夷之武三思承嗣因而陵之相因之勢也高宗承全盛之宇戴太宗之澤而不保其子況昭宗當僭宗喪敗之餘強臣逆奄交起相乘之世乎自龍紀元年至唐亡天祐三年凡十九歲而張濬孔緯劉崇望崔胤徐彥若鄭延昌杜讓能韋昭度崔允鄭堅李路陸希

聲王博孫僭陸辰朱朴崔遠裴執王溥裴樞盧光啟韋貽範蘇檢獨孤損柳璨張文蔚楊涉或起或廢者二十七人強臣皆之奄人制之而朝廷不能操黜陟之權固矣抑昭宗輕率無恆任情以為喜怒聞一言之得而肝膽旋傾幸一事之成而營魂不定乃至登進可驚可愕之人為天下所矚矚猶自矜特達之知餽履無餘而猶不知悔其謀閣而自用以一往之情為愛憎自取滅亡固千古必然之債軌也抑就諸人言之人之樂居尊位者上之以行其道次之以成其名其下則榮利之慶足耳當高宗之世天下方富而宰相尊名之所歸利之所擅貿貿然羣起而相凌奪以觀得鄙夫之情類然無足怪者自僭宗以來天子屢披荆榛兩都鞠為茂草國門之外號令不行雖有三台之號曾無一席之安計其恫喝塗人而招納賄賂者曾不足當李林甫令狐綯之儻從不安而危不富而貧其尊也藩鎮視之如衙官其榮也奄宦得加以呵罵一旦有變則天子以其頸血而謝人或殺或逐或斥遠方而斃於道路此諸人者稍有識焉何樂以身試沸膏之鼎而思其滴瀝乎故蘇檢欲經營韓僭入相而僭怒曰以此相汚誠哉其污也而一時風會所淫如飲饑者之酒奔馳恐後而莫之能止前者殊死後者彈冠人之無良亦至是哉嗚呼士貴有以自立耳無以自立而寄身於炎寒之世局當塾教之始則以利名為鵠矣當賓興之日則以仕宦為津矣一涉仕宦以塗進而不知所終退而無以自處則紫閣黃扉火城堂食人擬為生人之止境而自此以外前有往古後有來今上有高天下有厚地仰有君父俯有黎民明有名教幽有鬼神凡民有口妻子有顏平旦雞鳴有不可自昧之惻隱羞惡皆學所不及心所不辨耳聞之而但為聲響自見之而但為文章漠不相關若海外三山之不我即也嗚呼士若此而猶不以宰相為人生不易得之境鼎烹且俟之崇朝鼎食且僥於此日其能戒心哉志如韓僭者凡幾人也世亂君昏正其違志之日又何怪焉世教衰民不興行天下如狂而國以亡君以屠生民以殄是以先王敦廉恥尚忠孝後利先義以養士於難進易退之中誠慮周而道定也

昭宗為米溫所劫遷流離道左發問使求救於李克用王建楊行密是垂死之哀鳴不擇而發惟足悲悼而已夫三鎮者其可以抗米溫逼其篡弒之惡而責以君臣之大義者乎使三鎮猶然唐之臣子而兵力足以勝溫也則溫亦不敢遽圖凶逆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之無成溫檢知之故遲回而待之今日則孰審彼己之形勢自中已無三鎮知

唯予志而莫違矣克用而可抗温邪豈一日忘温者昭宗嘗和解之而不聽而況有言之可執卷甲疾趨豈待開詔  
之求援乎克用於時方修城塹保太原澤潞邢沁之不逞恤其必不能踰太行以嚮汴碭明矣王建北倚劍閣東扼  
瞿唐乘人之所不爭據險以自存身未習百戰之勞而所用者兩川之士者不能出穴以鬪者如之何其能與強暴  
之未温爭生死也楊行密雖嘗挫温矣而舟楫之利失水則困故僅可以保江淮而不能與騎步爭逐於平野新得  
朱瑾克鄆之餘眾騎兵稍振而瑾又温所魚肉之殘耳且使出汝毫而西討錢鏐乘其東陸馬殷乘其南畝田頔之  
徒又從中而訖進不利而退失守為温之擒而已是三鎮之力不足以進取為昭宗而興師也明矣抑以君臣之義  
責望三鎮夫三鎮又何足以言哉克用之思奪唐其與未温先後之間耳委唐之亡於温以嫁不道之辜而已徐起  
以收之克用之懷挾久矣浸令其力可任假密詔以興師勝温而挾天子亦温之於茂貞也況乎其處心積慮之固  
不然也王建得蜀而早有公孫述劉備李特之全局在其意中羈縻於唐不敢先發以招天下之彈射耳其逼顏彥  
暉逐韋昭度而走之逆節已著昔固嘗託勤王之名而陽出兵以掠地非李茂貞阻之則乘長安之虛而收洮鞏  
秦鳳以稱西帝豈復於唐有源本之思以效桓文之勳乎克用秋也王建奄官之私人也不足援名教以望之所固  
然矣然昭宗安億而號呼猶有說也沙陀承恩三世李國昌起騎將而分節鉞克用遁逃朔漠赦其族誅之辜而賜  
以國姓王建隨駕奔蜀負靈以從艱難與共之君臣親若父子則克用建自逆而唐固篤恩義以為之君當危急之  
秋迫而呼之非過望也若夫楊行密者於昭宗何有哉高駢據千里之腴壤一矢不加於賊而坐擁富貴土芥其人  
民使無所控告畢師鐸秦彦孫儒競起爭奪血流盈壑彌望蓬萊唐弗能問也行密足未嘗履王都日未嘗見宮闕  
起於卒伍無尺寸之詔可銜削平之而撫僅存之生齒是州澤崛起無異於陳勝項梁之於秦也霸局已成唐不能  
禁授以爵命而姑為維繫其君臣之義蓋已淺矣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力捍凶鋒保江淮之片土抗  
志崛起獨能不聽逆賊甘奉正朔如王師範羅紹威韓建之所為亦可謂之丈夫矣唐一日未亡行密一日不稱王  
而帝制賞罰之事聽命於朝循分自揣安於其位而特不屑臣服於逆賊之廷亦可謂之不妄矣唐何德以及行密  
而望其為郭子儀李晟之精忠以振觸山人爭一綫之存亡哉如曰溥天率土義不可逃也湯武且有無德矣項羽

不越懷王漢高豈終北面行密保境息民以待時變唐可再興則為實融唐不可興則為尉佗而但不為景鏡之爪  
牙斯已足矣既不可以君臣之義苛求其致死而昭宗又奚望其援已哉故三鎮者無一可倚者也昭宗先無自固  
之道禍至而周章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勢之所必然者也屠門之悲號不如唐矣

昭宣帝

嬴政坑儒未坑儒也所坑者皆非儒也未温殺清流沈之河未殺清流也所殺者非清流也信為儒則嬴政固不能  
坑之矣信為清流則未温固不能殺之矣温誅誦善類不遺餘力而士大夫無可逃之毅中邪乃於韓偓弗能殺  
也於司空圖弗能殺也於鄭祭亦弗能殺也又下而為梁震羅隱之流且弗能殺也凡此見殺者豈以身殉國而與  
唐偕亡者乎抑求生於暴人之手而不得其術者耳天下不知其誰氏之士天子不知有幾日之生情逆而恣啗然  
者腥臊之臭味逼人無賴而充班行者醉夢之眉目疑鬼猶且施施然我冠子佩曰聯綴以充庭文從容而退食若  
此之流謂之清也則誰復為濁流邪未温為之主李振為之輔必殺矣明天子在上賢執法在列亦未可賞而弗誅  
也游於濁而自炫其清斯所謂靜言庸違者四裔之投其可宥乎而歐陽永叔謂裴樞等惜一太常卿不與伶人使  
其不死必不以國與人過矣晉宋齊梁之護門第唐人之護流品其席崇據要之習氣耳門第流品橫互其肺腸而  
怙眾以喧呶仰不知有君父俯不知有廉隅皆此念為之也王謐解璽綬以授桓元不欲自失其華族耳樞等不死  
勸進未温者豈待張文蔚楊涉哉但使不失其清流之品序則人人可奉之為天子矣忠孝之存去名位之重輕則  
清濁之大界也非永叔之所知也

強國非安天下之道而取天下之強權殘之芟夷之以使之弱則天下之亂益無已故養天下之力於不試不見其  
強而自不可弱者王道也國方弱而張之相獎以武健而制之以其方使聽命者霸功也因其強而強之莫之能敵  
而啟其驕亂之所自生也畏其民之強而推之夷之乃至殄滅之以使弱則既以自弱而還以召亂無強無弱人皆  
可亂則天下瓦解而蓬起以相殘禍之最烈者也戰國之強也天下以亂嬴政惡其強而思弱之既弱六國之眾並  
弱其關內之民銷其兵刃疲以力役強者虐劉始盡而糧銀棘於之徒以起椎埋鯨配之夫尸王號而長吏民天下

一無可畏而皆可畏矣民乃爭趨於死而莫之救矣唐之亂藩鎮之強為之也藩鎮之強始於河北而魏博為尤魏博者天下強悍之區也自光武用河北之兵以平寇亂遂屯兵黎陽定為永制而東漢以強故其民習於強而以弱為恥天下資之以備患垂及於唐上未明以訓練而驍禁之習未嘗替也然亦何嘗為天下患哉安史之平代宗不能撫有田承嗣起而收之以自雄為藩鎮之戎首幽燕滄冀兗鄆淄青之不逞皆恃魏博之強扼大河以互塞河南而障蔽之田興一受命而河北瓦解其為天下重久矣廣明以後黃巢橫行天下而不敢側目河朔恃此也汗晉交各以窺唐室而王鎔劉仁恭既不敢南嚮以爭天下抑不至屈於汗晉而為其僕隸恃此也羅紹威以狂駭豎子聽朱溫之盪一夕而坑殺牙兵八十家於是而魏博為天下弱天下蔑不弱也嗚呼豈徒紹威之自貽於幽辱危亡也哉天下之一治一亂也其亂則上激下之怒而下以驕驕氣憤張無問強弱也強者力足以逞而怨憤淺弱者怨毒深藻聚萍散不慮死亡以姑嘗試其請張而遂起以不可遏詩云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唯無拳勇者之亂亂不可弭也亦有強者以制其左右則猶有懼焉天下胥弱而驕固不可戰也無藉以興旋滅而旋起既無所憚何人不可踴躍以為難哉故自魏博牙兵之殲也而朱溫之計得於是也一時割據之雄相獎以為得計日取天下智計勇猛之將吏軍卒而殺之唯恐強者之不盡也故迨乎溫存最交爭之世而天下皆弱蹶然而起者粹然而仆不能一朝自固也胥天下而皆弱矣勿待強者之驕而弱者無不驕也於是而割天下而裂之苟有十姓百家可持白挺張空拳者皆棄耒耜以誼呼高季興孟知祥王延政董昌劉勳鍾傳馬希範雷滿張文表危全諷之瑣瑣者翦婦人之衣繡以為韎韐伐空山之曲木以為戈矛或以自帝或以自王或以自霸而石敬瑭羸病之懦夫劉知遠單寒之孤雖且衰然宅土中以稱元后嗚呼勿論其不足以君也抑勿論其不足以霸也即與羣盜齒齒不足與張角齊萬年方臘爭雄長皆無憚而自詭為劉項孫曹也風淫草靡乃進契丹而為君父弱天下者之召亂於無已固如是夫趙武夫公侯干城文王之仁也且求武夫於中林中遠之下曾是撫有果毅強禦之眾而可屠割俾盡以啟不量力者之驕恃乎紹威之愚朱溫之慘不足誅也天有大亂之數強者先殲焉匪寇匪讎殺之若將不及亦衰氣之使然與昭宗雖暗不足以圖存而無淫虐之慮足以亡國朱溫起於羣盜凶狡如蛇虺無尺寸之功於唐而奪其三百年磐

石之社稷乃盈天下世曹之子蕭紳之士建牙分閭之帥無有一人感憤悲憤不忍戴賊以為君者而獨得之丁會會之帥澤潞也溫晉昭宗授之符節則固溫之私人而於昭宗無恩禮之身倚為腹心者也帥昭義者六年溫拔潞州而授之乃聞昭宗凶問帥將吏縞素流涕幸李嗣昭之來攻而降河東曰雖受梁王舉拔之恩誠不忍見其所為蓋漢宋之亡忠節不勝書而唐之亡也唯此一士耳或曰克用亦唐賊也去溫而即克用奚愈焉曰會於此時無可歸矣以獨力而思討賊昭宣帝力殂之餘肉無能輔矣保境以自固汗晉夾焉而不可以終日則兵民且殲於凶人之刃乃在溫篡弒未成之日則克用之去溫也無幾在溫篡弒之後則克用猶未有此滔天之逆而相依以自全焉可矣不北面以推戴弒君之賊為佐命之勳臣而身亦可以無辱矣項羽殺韓王而張良歸漢韓王不死於項羽漢抑豈能分天下以王韓者歸其為我報君父之讎者則雖不能存我故國而志亦可以伸況乎篡弒之賊覆載不容之大惡雖有其心未有其事君子可許其改而弗亟絕之則克用可歸會亦舍此而奚歸乎知有君而為之哀知其賊而不為之臣天下無君而聊以謝黨逆之罪志士忠臣之處此亦如是而已唐之亡盈天下而唯一士也會美讓焉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五代治稱五伐者其所建之國號皆不足稱也朱溫蓋也與安祿山等季存島石敬瑭劉知遠沙陀三部小長邦

稱五代者宋人之辭也夫何足以稱代哉代者相承而相目之謂統相承道相繼創制顯庸相易故湯武革命統一

天下因其禮而損益之謂之二代朱溫奪存島石敬瑭劉知遠郭威之瑣瑣竊據唐之京邑而遊謂之代子郭威非

夷非盜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奪其穴以篡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若夫朱

溫盜也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則沙陀犬羊之長也溫可代唐則侯景可代梁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華

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且此五人者何嘗得有天下哉當朱溫之時李克用既與敵立李茂貞劉仁恭王鐸羅

紹威亦擁土而不相下其他楊行密徐知誥王建孟知祥錢鏐馬殷劉隱王朝高季興先後並峙帝制自為分土而

守雖或用其正朔究未嘗奉冠帶祠春秋一日奔走於汴維也若云汴維為王者宅中出治之正則舜禹受禪不仍

陶唐之室湯武革命不履夏商之都而符健姚興拓拔宏奄有漢晉之故宮將以何者為正乎倘張文蔚等所撰

之玉冊而即許朱溫以代唐則尤弊天下之逆而蔑神器矣且夫相代而王天下者必其能君天下而天下君之即

以盡君道也未能而志亦存焉秦隋之逆也抑嘗立法創制思以督天下而從其法令悖亂雖多而因時救弊者

亦有取焉下至王莽之狂愚然且取海宇而區畫之早作夜思汲汲於生民之故今石敬瑭劉知遠苟竊一時之尊

偷延旦夕之命者固不足論李克用父子歸鞬輶以後朱溫帥宣武以來覬覦天步已非一日而君臣私孽從密

謀不輟者曾有一念及於生民之利害立國之規模否也所竭智盡力以圖度者唯相搏相噬毒民爭地以逞其志

欲其臣若敬翔李振周德威張憲之流亦唯是含毒奮爪以相攫故溫一篡唐存勗一滅溫而淫虐狼戾不復有人

生之理迫脇臣民止供其無厭之求制度設施因唐末之裨政而益以藩鎮之狂為則與劉守光孟知祥劉翼王延

政焉希冀董昌志相若也惡相均也紘紘者皆帝皆主而何取於五人私之以稱代邪初無君天下之志天下亦無

君之之心燎原之火旋起旋灰代也云乎哉必不得已於斯時也而欲推一人以為之主其楊行密徐溫王建李昇

船山遺書

錢鏐王潮之愈猶子尚有長人之心而人或依之以偷安也周自威烈王以後七國交爭十二侯畫地以待齊桓王納土朝秦天下後世固不以秦代周而名之曰戰國然則天祐以後建隆以前謂之戰國馬允矣何取於偏據連亡之盜夷而推崇為共主乎天下不可無君猶人不可無父也孤子未能克家固無父矣不得晉悍僕強鄰而名之曰父是以有無父之子有無君之臣民人之憂倫天之顯道不可誣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崇氏以為所自受因而泝之許朱温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名不可以假人天下裂而不可合夷盜竊而不可縱奪其國號該之以五代聊以著宋人之濫焉云爾

夷狄以劫殺為長技中國之御之也以信義雖然豈易言哉獲天之祐得人之助為天下君道周仁至萬方保之建不試之威足以服遠於是奮赫然之怒倖倖而殄滅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義以綏之任其來去而與相忘焉能背也李克用之在河東奚足以及此哉沙陀之與契丹猶鷹之於鹿也捷足者先耳阿保機背七部更代之約而踞漢城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窺唐室其以變詐凶狡相尚又相若也素所懷挾者無以相踰而克用為李可舉所挫投命韃靼素為沙族所輕感固不足以相制阿保機帥三十萬之眾以來寇目中已無克用克用與之連和力屈而求安耳克用短長之命阿保機操之而東有劉仁恭與為父子南有朱温遙相結納三雄角立阿保機持左右手之權以收其壘斷之利以其狡毒不難滅同類世好之七部而何有於沙陀之杯酒當其時宋温強而克用弱助温以夾攻克用滅之也易助克用以速攻温勝之也難克用乃欲以信結之約與滅温直一晒而已契丹於時未可為志於河東姑許之而弗難旋背之克用乃曰失信夷狄自亡之道拒謀臣之策不擒之於酣飲之下何其愚也阿保機初併七部眾心未固德光孤離耳突欲圖弱而莫能為主阿保機死則七部各懷其故主分析以去而契丹之勢李從珂石重貴之敗亡不速趙宋無窮之禍亦以早捐豈非中華之一大幸與以克用之機變雄傑而持老生之常談假帝王之大義以成乎三百餘年中原之毒孽意者其天邪不然何其愚也以帝王之敦信義也三五苗裔格矣必分此之見夷可事矣文王必拒脫之東夷既服矣周公必兼并之未嘗恃強以姑縱也晉文公棄楚之小惠助之於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去宋鄭以去所託重於宋襄遠矣故曰競敵者欺之而不為不信殺之而不為不仁

奪之而不為不義者也以一夫擒之而有餘舉天下之全力經營二百餘年而終不克無可歸咎而不容已於重惜故曰意者其天也不然克用之狡豈守老生之說附帝王之義者哉

士之不幸生亂世之末流依於非所據之地以保其身直道不可伸也而固有不可屈者存不可伸者出而謀人之得失也必不可屈者退而自循其所守也於唐之亡得三士焉羅隱之於錢鏐梁震之於高季昌馮涓之於王建皆幾於道矣唐唐士也則皆唐之愛養而於重者也故國舊君燭城而無可致其忠孝乃置身於割據之雄亦惡能不少屈哉意其俯仰從容於幕帝者色笑語言必有為修士所不屑者矣以此全身安土求不食賊粟而踐其穢朝已耳至於為唐士以聞唐亡則幽貞之志無不可伸者錢鏐李昌亦且愧服而不以為妄士苟有志亦孰能奪之哉馮涓尚矣為建參佐抗建稱帝之妄曰朝興則未爽臣節賊在則不同為惡連建以正而以自守其正也建不從而杜門不出建弗能屈馬則其素所樹立有以服建者深矣梁震無能規正季昌使拒賊而自立非震之計不及此也李昌介羣雄之間形勢不便而寡弱固無能為也震居其國自全焉足矣以前進士終老於土洲季昌屈而已自伸祇恤其躬而不暇及人是亦一道也羅隱之說錢鏐討朱温也曰縱無成功退保杭越可自為東帝隱非欲帝鏐也動鏐以可敵冀雪昭哀之怨而正君臣之義也其曰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羞億哉其言乎正名温之為賊不已賢於後世史官之以梁代唐而名之曰帝曰上乎隱固諛諧之士而危言正色千古為昭鏐雖不用隱已伸矣唐之重進士也貴於宰輔李巨川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消既起家幕佐隱與震皆以不第無聊依身藩鎮而較較之節炎災之言下視天祐末年自訖清流之姦輔猶豚鷄然一列為士名義屬焉受祿與否何較哉天秩之倫性植之正周旋曲折隱忍以全生而耿耿清宵者不昧也唐之亡三士而已公卿大夫惡足齒乎司馬子長有言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三子者降志辱身非可望伯夷之清塵者也而能自標舉於濁亂之世不易得也後世無稱焉宋人責人無已而幽光梅可勝歎哉

極乎凶頑不逞之徒皆可守吾正而御之以不迫然則孔北海抗曹操而不勝亦其恢廓不拘之有以致之况裴樞趙崇輩之以輕薄犯朱温哉張顛徐温公遣牙兵攻其主而殺之庭列白刃集將吏而脇以奉己其暴橫不在曹操

朱温下也嚴可求以幕僚文筆之士從容而進折張顛吼怒之氣使之柔以悅從顛之凶威不知何以遠若春水之消釋唯其羈勒而莫之能違勿謂淮南小國也楊渥非天子也張顛無董卓蕭道成之位尊權重也白刃當前叱而腰領已絕矣必卓道成而後能殺人哉可求所乘者正所忘者死夷然委命而不見有可懼者即不見有可爭其視顛猶蜂虿耳不觸之徐用其割制而怒張之氣自消朱瑾曰瑾橫戈衛犯大敵今乃知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無他瑾雖勇於殺人而不能無畏死之心憤然一往理不及而莫持其終也嗚呼亂世豈乏人傑哉可求當之矣神間則智不窮志正則神不迫卒使楊隆演不喪其世家乃至感刺客而斂刃以退漢唐之將亡而得若人焉都慮柳璨無所施其蓋哉操温之焰亦將撲矣唐不能用可求不為唐用而小試之淮南僅為霸府之砥柱則何也朝廷多噂沓浮薄之士沮賢才而不達而割據偏安之小國無之也

高郁說馬殷置回圖務運茶于河南北賣之于梁易繒績戰馬而國以富此後世茶馬之始也古無茶稅有之自唐德宗始文宗時王涯敗矯改其政而罷之然則茶稅非古宜罷之乎非也古之所無後不得而增增則病民者謂古所可有而不可有也古不可以有而今可有之則通古人之意而推以立法矣病哉茶者古所無也無茶而何稅也周禮僅有六飲之制孟子亦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而已至漢王褒僮約始有武都買茶之文亦僅產於蜀唯蜀飲之也六代始行於江南而河北猶斥之曰酪奴唐乃徧天下以為濟渴之用而不能隨地而有唯蜀楚閩粵依山之民畦種而厚得其利也有十倍於耕桑之所獲者矣古之取民也耕者十一漆林之稅則二十而五以漆林者非飢寒待命之需也均為王民不耕不桑而逸獲不費之利則天下將舍耕桑而競於場圃故厚征之以抑末務濟國用而寬吾南畝之民則使古而有茶且必厚征之以視漆林明矣府其利於僅有之鄉而天下日罄金錢絲粟以歸之不稼不穡之家其豪者籠山包阜而享封君之奉乃天下固無茶而民無凍餒之傷非有大利於民而何恤其病誠病矣廢茶畦而不采弗能稅也雖稅之而種者不休采者不輟何病之有哉即其病也亦病夫射利之黠民而非病吾曰耕夕織之救死不贖之民也則推漆林之法重稅而以易繒馬於不產之鄉使三代王者生飲茶之世未有於此而沾沾以示恩也故善法三代者法所有者問其所以有而或可革也法所無者問其何以無而或可興也雖遵而

步效之黠民乃驕樸民乃困治之者適以亂之寬其所不可寬者不恤其所可恤惡足以與於先王之道乎汴晉雖雄之勢決於河北故李克用坐視朱温之吞唐而莫之能問以河北未收畏其乘已也朱温下兗鄆以西臨趙魏勢亦便矣乃河北者自天寶以後倔強自立不可以勇力機謀猝起而收之者也魏博為河北強悍之最羅紹威愚驕而內猜欲自戕其心齊温於斯時撫魏博而綏之發紹威之狂謀順眾志而逐之擇軍中所悅服者授以節鉞則帥與兵交感以樂為用以此北臨鎮定東劉仁恭父子之亂蕩平幽燕則克用坐困於河東即得不亡為盧芳而已矣而温固賊也殘殺之心聞屠戮而心喜焉合之眾思勝己而唯恐其不亡八千家數萬人之命黃口不免於是而鎮定幽燕人憂駭死而怨温徹骨矣石公立曰三尺童子知其為人王鎔雖愚通國之人無有不爭死命者羅紹威且悔而離心王處直不待謀而自合西迎克用下井陘以撫趙魏而偽梁之亡必矣弱魏博以失輔者温自取之也激鎮定以離心者温自取之也魏博弱而鎮定無所憚者温自取之也隔劉守光於冀北使驕恃而折入於晉者温自取之也禍莫大於樂殺人危莫甚於殺強以自弱而盜以此為術惡足以容身於天地之間哉温之亡不待羣雛之還相剪滅也惜乎無命世之英起而收之也

不仁者不可與言非徒謂其無益也言之無益國亡家敗而吾之辯說自伸於天下後世雖弗能救禍亦不因我而烈則君子固有不忍緘默者而不仁者不但然也心之至不仁也如膏之沸於鑊也嘆之以水而酸乃益騰唯天下之至愚者聞古人敢諫之風挾在己偶然之得起而強與之爭試身於沸鑊焚及其躬而欲延於室則亦可哀也已若孫鶴之諫劉守光是已守光囚父殺兄據彈丸之地而欲折李存勗南面稱帝與朱温爭長不仁而至此極也尚可與言哉孫鶴懷小惠而犯其必斬之令屢進危言寸斬而死鶴斬而守光之改元受冊也愈堅鶴之愚實釀之矣羅隱之諫錢鏐雖不從而益重隱惟其為鏐也馮涓之諫王建雖不從而涓可引去惟其為建也鏐與建猶可與言言之無益而二子之義自伸鏐與建猶足以保疆土而貽子孫夫亦視其心之仁尚有存焉者否耳至不仁者置之不論之科尚懷疑畏觸其怒張之氣必至橫流戈矛乘一旦之可施死亡在眉睫而不恤是以箕子佯狂伯夷遠避不欲自我而益紂之惡也况鶴與守光無君臣之大義而以腰領試暴人之白刃乎且夫羅隱馮涓之說以義

言之也鶴之說以勢言之也以義言雖不聽而義不可屈且生其內媿之心以勢言則彼暴人者方與天下爭勢而折之曰汝不如也則暴人益憤矣匹夫搏拳相控告以不敵而必忘其死守光有土可據有兵可恃且為天子而夕死鶴惡能諒以不能哉鶴小人也不知義而偷安以微幸之智也徒殺其身激守光而族滅之與不仁者相暱投以肺腸則亦不仁而已矣故曰不仁者不可與言戒君子之夙遠之以勿助其惡也

張承業請李存勗遣使賀劉守光之稱帝以驕之唐高祖驕李密之故智也密終降而授首守光終虜而伏誅所謂獸之博也必蹲其足禽之擊也必截其翼權謀之險術王者所弗尚也存勗聞守光之自尊欲伐之矣然則伐之為正乎可伐之罪在彼已極執言申討師則有名矣而徒恃其名以責人之逆反之於己既無天與人歸之實亦無撥亂安民之志且於固本自強之術未有得也憑氣而爭與必勝之在己哉王者以義興師而四方攸服非徒以其名也唐高初定長安殘隋未翦怒李密之妄而挑之密且扼關以困己而內受劉武周薛舉之逼則唐高之事敗矣李存勗亦處河東鎮定之交未固朱溫之勢方張空國以與狂騷之賢子爭虛名於幽薊鎮定疑而河中起搗其虛則存勗之亡必矣由是言之推尊以驕之非義之所許憤怒而攻之抑為謀之不臧使王者而處此將如之何哉王者正己而不求於人者也彼楊然自大者何足比數乎脆弱者必折暴興者必萎衰行者必躓天怒人怨者必見絕於天人知之既審視之如蟬動之蟲無待吾之爭而抑無容驕之也其來也以非禮加我而未甚也姑應之以禮而告之以正可也其以非禮加我而不可忍也閉關以絕其使命而已欲犯我而我無啟釁之端欲狎我而我居是非之外秉義自強固本以待時飭邊陲之守杜小利之爭凝靜不撓而飄風疾雨坐視其消散或人亡之而為我驅除或惡已窮而徐申天討則兩者之失亡而貞勝之理得矣天下莫敢不服後世無得而訛矣張承業何足以及此哉况用父子之終以詐力窮而不能混一區宇國祚不延與假義挑兵者均之失也莊生曰人莫鑿於流水而鑿於止水勇而恃怒智而詐謀皆流水之波也稍靜以止而得失昭然豈難知哉唐高姑以一紙報李密差賢於存勗之往賀雖非王者之道而猶足以興豪釐之差亦相懸絕矣

李存勗據河東與朱溫爭天下亦已久矣所任者皆搏擊之雄無有人焉贊其大計為立國之規者也其略用士人參帷幕者自馮道始沙陀之永不承四易姓而天下終裂於此可知已劉守光之凶虐觸之必死其攻易定犯強晉道諫之而繫獄然免於刀鋸逸出而西奔者何也孫鶴之流力爭得失是以滅身道之諫之也其辭必遜且脂韋之性素為守光所狎而左右宵人固與無猜是以全也守光囚父殺兄而道不言其有言也皆舍大以規小留餘地以自全而聊以避緘默之咎者也豈徒於守光為然哉其更事數姓也李存勗之滅梁而驕狎倡優吝糧賜也而道不言忌郭崇勳激蜀兵以復反而道不言李從珂挑石敬瑭以速禍而道不言石重貴不量力固本以亟與虜爭而道不言劉承祐狎羣小殺大臣而道不言數十年民之憔悴於虐政流離死亡以瀕盡而道不言其或言也則摘小疵以視直聽則居功不聽而終免於斥逐視人國之存亡若浮雲之聚散真所謂諛諂面諛之臣也劉守光不能殺而誰能殺之邪克用父子經營天下數十年僅得一士焉則道也其所議之惟帝而施之天下者概可知已嗚呼人知道之墮節以巨人不如其被小慧以媚主國未亡而道已讐其賣主之術非一日矣此數主者顛倒皆亂於繭屨道且尸位而待焉不知其何以導諛也然而不傳者摘小過以炫直自飾而滅姦世固未易察也

篡弒以叨天位操懿以下亦多有之若夫惡極於無可加而勢亦易於勤絕無有如朱溫者時無人焉亟起而伸天討誠可歎也其弒兩君也公然為之而無所掩飾其篡大位也咆哮急得而並廢虛文其禽獸行徧諸子婦也而以此為子奪其嗜殺也一言一笑而流血成渠朱榮高澤安祿山之所不為者溫皆為之而無忌乃以勢言之而抑不足以雄也西挫於李茂貞東折於楊行密王建在蜀視之蔑如也羅紹威馬殷錢鏐高季昌雖暫爾屈從而一兵尺土粒米寸絲不為之用其地則西不至郿岐東不踰許蔡南不過宛鄧北不越宋衛自長安遠克鄆橫互一綫界破天中而四旁夾之者皆擁堅城率勁卒以相臨其將帥則楊師厚劉鄩王彥章之流皆血勇小慧而不知用兵之略其輔佐則李振敬翔出賊殺入詔諛而不知建國之方乃至以口腹而任段凝為心膂授之兵柄使抗大敵而不恤敗亡取其君臣而統論之貪食漁色樂殺殘倫一盜而已矣而既篡以後日老以昏亦祿山在東都黃巢踞長安之勢也於是時也矯起而撲滅之不再舉而功已就矣所難者猶未有內讞之可乘耳未幾而朱友珪烏獲之刀已刺元惡之腹兄弟尋兵國內大亂則乘而薄之尤易於反掌然而終無其人焉故曰諛可歎也李存勗方有事於幽

王船山經史論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燕而不遠速進天討之稽有自來矣蓋存勛一將帥之才且平一海宇之略討逆誅暴之義非其所可勝任也使能  
滅朱溫父子定汴維劉守光瑣瑣狂夫坐窮於絕塞將焉往哉困吾力以與守光爭勝負朱友貞乃復以寬緩收離  
散之衆相持於河上梁雖滅而存勛之精華已竭矣嗚呼楊行密不死於朱溫淫昏之前可與有為者在淮南乎  
乘彼自亡之機掩孤維於宛維存勛弗能抗也行密死楊渥殺隆演寄立人上徐溫挾內奪之心不能出雖亮以行  
天討尚能望哉行密者尚知安民固本任將錄賢非存勛之僅以斬將奪旗為能者也故天祐以獲天下無君必欲  
與之淮南而已然而終弗能焉故曰誠可歎也

夫人無一可恃者也己恃之人亦以名歸之名之所歸人之防之也深禦之也力而能終有所恃者無有以勇名  
者人以勇擊者而死於勇以謀名者人以謀禦之而死於謀二者俱自亡之道也而謀為甚何也勇者一與一相當  
者也萬刃林立而所當者二人其他皆疏隔而不相及者也故抑必以謀勝之而不易以勇相禦則退而揣之  
者盡人可測也合千萬人一得之慮盡付而夕度之制一朝而非一朝之積也一人有涯之機智應無涯之事變  
而欲以勝千萬人之付度乎夫惟明於大計者其所熟審而見為然之理勢皆可與人共知之而無所匿持之甚堅  
處之甚靜小利不爭小害不避時或乘人之瑕而因機以發其謀雖奇人且玩之而不覺事竟功成而人乃知其不  
可測也此之謂善謀若夫機變捷巧自恃其智而以善謀名矣目一瞬而人疑之手一指而人猜之知其靜者非靜  
而動者非動也於是此謀方起人之測之也已先既已測之無難相迎而相距猶且自神其術曰吾謀不可測也其  
不敗也鮮矣劉鄩與晉兵相距於魏郡乘虛潛去以襲晉奇謀也然使鄩素以持重行師御堂堂正正之衆無設詐  
出沒之智名則晉人抑且與相忘偶一用謀而晉陽且入其彀中矣乃鄩固以謀自恃而人以善謀之名歸之也存  
勛曰吾聞劉鄩一步百計嗚呼斯名也而詎可當哉語亦人窺之默亦人窺之進亦人窺之退亦人窺之無所不用  
其窺雖有九地九天之變計無不在人心目中矣無不見制於人而逞足以制人乎是以小勇者大勇之所不用小  
智者大智之所不事固吾本養吾氣立於不可勝之地彼且自投我以勝而不勞王者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唯此  
也故收善之戒衆也唯申以步伐之法作其起桓之氣而謀不與焉夫豈但用兵為然哉兵險道也而猶然況乎君

子之守身步世以出門而天下其可使人稱之曰此智士也乎

莫秋之憂也以其法制之疏略居處衣食之相續養其驕悍之氣弗改其俗而大利存焉然而中國亦因之以見於  
害一旦革而以中國之遺參之則彼之利害相半矣其利者可漸以雄長於中國而其害也彼亦自此而弱矣故曰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自安於逐水草習射獵忘君臣略昏官馳突無恆之素而中國莫能制之乃不知  
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賦稅之可納昏姻仕進之可榮則且視中國為不可安之蕞爾而中國之  
被掠以役於彼者亦怨苦而不為之用兩相忘也交相用也此順天之紀因人之情各安其所之道也中行衍  
說句奴不貴漢之繒帛而匈奴益強然其入寇之害亦自此殺矣單于雖有不逞之志而中國之玉帛子女既為其  
俗之所不貴城郭宮室既為其居之所不安則其名王大人至於部衆咸無所歡羨而必不效死以為單于用匈奴  
自強而漢亦以安此相忘之利也曹操遠匈奴餘衆於河西婚宦寢食居處變其俗而雜用中國之法於是乎啟懷  
慙之禍然而劉石慕容行地赫連之族亦如朝菌之榮未久而萎其俗易其利失其本先弱也韓延徽為劉守光所  
遣入契丹拘留不返因教以建牙築城立市墾田分族類辨昏姻稱帝改元契丹以是威服小夷而契丹之俗變矣  
向保機之悍亦自此柔矣非石敬瑭延而進之莫能如中國何也雜華夷而兩用之其害天下也乃烈中國有明君  
良將則更以之衰無人焉則導之以中國之可欲而人思掠奪則中國以亡延徽雖曰我在此契丹不南收然其以  
貽毒中國者不知中行衍之強匈奴奴即以安漢也女直之陷汴張毅郭藥師之使之也蒙古之滅宋呂文煥劉整之  
使之也阿骨打鐵木真強悍可息也宋之叛臣以朝章國憲之輝煌赫奕者使之健羨則彼且忘其所恃矣欲以交  
靡亂人之害亦酷矣哉又況許衡虞集以聖人之道為沐猴而冠之道喪於天下尤可哀也夫尤可哀也夫  
劉巖曰中國紛紛孰為天子此唐亡以後五十年之定案也巖既已知之矣而又擁海隅一曲之地自號為帝趙光  
裔楊洞潛李殷衡之瑣瑣者冒宰相之榮名鄭榮曰歐後鄭五為宰相時事可知矣而終就之然後乞身而去則亦  
歸田之相矣自知之自晒之復自蹈之苟微一日之浮榮為天下笑而已矣嗚呼人可不自念也哉於人  
則智自知則愚事先則明臨事而暗隨世以遷流則必與世而同其敗人可不自念也哉勿論世也且先問諸己勿

徒問之己也必有以異乎世集紂方繼世以守禹湯之明祀而湯武之革命不疑周敬王方正位於成周齊晉且實其號今而孔子作春秋操南面命討之權夫豈問世哉若其不可則孫權勸進而曹操猶知笑之唐高祖推戴李密而為光祿卿以死皆夫人之炯鑒也無德而欲為君無道而欲為師無勇而欲為將帥無學而欲為文人曰天下紛紛皆已然矣吾亦為之詎不可然哉始而慙繼而疑未幾而且自信無患乎無人之相誘以相推也鑿於流水者固無定影也童子見投人之上竿而效之或悲之或笑之雖有登者莫能禁也悲夫

湯繼禹服禹反商政王道以相師而底於成夫湯豈但師禹武豈但師湯哉必師禹者其祗台必師湯者其師也德不可降也若夫立法創制之善者夏殷之嗣王不必其賢於我而可師者皆師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高書錄秦穆之誓春秋序齊桓之績以為一得之賢可以為萬世法也必規規然守一先王之言步之趨之外此者皆曰不足法也何其好善之量不宏擇善之情不篤也唐始置樞密使以司戎事而以宦官為之連覆天下夫以軍政任刑人誠足以畏邦而樞密之官有專司固法之不可廢者也王建割據西川卑卑不足與於王霸之列而因唐之制置樞密使以授士人則兵權有所統軍機有所裁人主大臣折衝於尊俎酌唐之得失以歸於正王者復起不能易也於僭偽之主多效之而宋因之建其允為王者師矣兵戎者國之大事汎然而寄之六卿一官之長執其常不恤其變已極猶恐不守其常文書期會煩苛瑣屑以決呼吸之安危兵無異於無兵掌征伐者無異於未嘗掌矣屬吏各持異議胥吏亦握樞機奏報會議囂騰於廷聞謀已輸於寇於是天子有所欲為而不敢洩者不得不寄之奄人故曰無異於無兵無異於無掌征伐者也宋設樞密使而不救其弱畏者童貫等擅之耳高宗以後黜貴之失官雖設而權不歸藉令建炎之世有專任恢復之事者為韓岳之宗主而張浚劉光世之傳莫敢不聽命焉秦檜湯思退惡得持異議以沮之哉宋季之虛設猶不設也自是以還竟廢之而以委之次登八座株守其職之尚書與新進無識之職方將無曰此唐之敝政王建之陋術不足取法而吾所師者周官之王道也以之箱天下言治者之口則足矣弱中國孤天子皆所弗恤石敬瑭廢之而速亡於契丹庸徒愈乎

北不踰淮東不過常州南不過宣州皆水國也時無冬夏日無晝夜舟楫可通無決旬在這之久無越山關水之難則所輸粟帛無艱敝紅朽之患民固無推轂經時之費無耗盡賸償之害惡得而不利也地無幾稅亦有漕上之受而藏之也亦不致歷年未放滄滯陳腐之傷上亦惡得而不利也且於天下割裂封疆各守戰守日尋商賈不通民有有餘之粟帛無可留運以易金錢江淮之間無銅鉛之產以供鼓鑄而必待錢於異國粟帛滯而錢窮取其有餘而不責其不足耕夫紅女得粒米寸絲而可應追呼非四海一家商賈通而金帛易得之比也是以齊邱言之知誥行之因其時就其地以撫其人民而國民交利豈虛也哉惟然而不可以古今天下之通法亦較然矣轉輸於數千里之外越崇山踰絕險堰酒水犯狂濤一石之費動踰數倍漂流濕壤重責追償山積藁穢不堪衣食謂齊邱知誥為良法而師之民以死國以貧豈有爽乎舟行而汲者以孟軻水林居而樵者以手折薪市廛而欲效之其愚也不待晒也十畝之農計粒而炊乃不餒驚蔬之子以賣於錢乃不失陶倚而欲師之其窮也可立待也聞古人一得之長據陳言而信為良法若此類者眾矣因天下以自困不足與有言久矣

徐温大破錢鏐知誥請乘勝東取蘇州温念離亂久而民困因鏐之懼戰兵息民使兩地各安其業而曰豈不樂哉諒然仁者之言乎自廣明喪亂以來能念此者誰邪而不謂温以武人之能爾也均與人為倫則不忍人之死人之同心也而習氣能奪之天方降割於民於是數不仁之人倡之而鼓動天下以胥流於殘忍非必有利存焉害且隨之如影響而汶汶逐逐唯殺是甘羣起以相為流轉乃習氣者無根株者也有一人焉一念之明一言之中一事之順幸而有其成效則相因以動而惻隱羞惡之天良復伸於天下隨其力之大小心之臆視以為其感動之遠近苟被其澤無不見功於當時延及於數世則揚行密是已當行密之時宋温秦宗權李罕之高駢之流凶風交扇於海內乘權者既忘民之死民亦自忘其死乘權者既以殺人為樂民亦以相殺為樂剽奪爭劫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若不容己者莫能解也行密起於卒伍亦力戰以有江淮乃忽退而自念為固本保邦之謀屢勝宋温顧其畫地自全而不急與虎狼爭食於是江淮之寡妻弱子幸保其腰領以授之徐温温乃以知全民之為利而欲動以生其不忍昧之心蓋自是江淮之謀臣戰士乘暴興之氣河決水延以塗人肝腦於原野者皆廢然返矣故撫有江淮至

於李煜而幾為樂土温之所謂樂者人咸喻焉而保其樂温且幾於仁者要皆行密息淳情斂狂氣於習氣熾然之中所培植而生起者也則行密之為功於亂世亦大矣哉嗚呼習氣之動也得意則驕以益盈失勢則激而妄逞仰不見有天府不見有地外不知有人內不知有己易曰迷復凶唯其迷是以不復有能復者然後知其迷也十年不克七日而反存乎一人一念而已矣當乾坤流血之日而温有是言以留東南千里之生命於二十餘年雖一隅也其所施及者廣矣極亂之世獨立以導天下於惻隱羞惡之中勿憂其孤也將有繼起而成之者故行密之後必有徐温此天地之心也不可息焉者也

嚴下吏之貪而不問上官法益峻貪益甚政益亂民益死國乃以亡豈有司眾矣人望以廉必不可得者也中人可以自全不肖有所憚而不敢皆視上官而已上官之虐取也不即施於百姓必假手下吏以為之漁獵下吏因之以讐其賦斂然其所得於上奉之餘者亦僅矣而百姓之怨毒詛咒乃至叩關號愬者唯知有下吏而不知賊害之所自生下吏既與上官為鷹犬復代上官受縲繼法之不均情之不忍矣將責上官以嚴糾下吏之貪可使無所容其私乎此尤必不可者也胥為貪而狡者得上官之心其虐取也尤劇其醜獻也彌豐唯瑣瑣輩豆之閭吏吝纖芥以封殖參効在前而不恤顧其為盡於民者亦無幾也且有慎守官廉偶一不檢而無從置辨者矣故下吏之貪非人主所得而治也且非居中秉憲者之所容糾也唯嚴之於上官而已矣嚴之於上官而貪息於守令下逮於簿尉胥隸皆噤息而不敢違君無苛核之過民無訟上之愆豈必炫明察以照窮蹙哉吏安職業民無怨尤而天下已平矣下吏散於郡邑如彼其遺濶也此受誅而彼固不取巧者逃焉幸者免焉上官則九州之數十數人而已司憲者弗難知也居中司憲者三二人而已天子弗難知也顧佐潔身於毫端而天下無貪吏履風紀之樞以移易清濁之風者止在一人慎之於選任之日與之以君子之道必察於偏方下邑而待小民計訟其長上乎楊廷式按縣令之受賕請先械繫張崇而曰崇取民財轉獻都統歸責於徐知誥也可謂知本矣

張承業之忠也於沙陀耳或曰唐之遺忠豈定論哉李存勳得傳國號將稱帝承業亟諫止之欲其滅朱氏求唐後復立之削平吳蜀則天下自歸雖高祖太宗復生不敢復居其上以立萬世之基此其以曹操劉裕處存勳而使長有天下也明甚豈果有存唐復辟之心乎使能求唐後以立邪則朱温篡奪之日可早立以收人心承業雖不一語而必待朱氏既滅之後此則何心惡莫大於弑君而篡國次之篡者北面稱臣而又攘奪之謂也若天故王已亡乘天下無君以自立則抑可從未滅矣使沙陀滅逆賊定天下而退守臣服向忠臣之效也沙陀即不能然而承業以此為志功雖不就自不損其孤忠乃承業不然陽奉李氏為沙陀欺天下之四藉令果如其言朱氏滅吳蜀平建不世之功擁震主之威然後賜養死之君奉神器以歸己為之君者柔懦而安於亡則如晉恭帝之欣然歟筆而終不免於鳩如其挾不平以圖存則成濟之刃且刺其胸乎勳之果成乎冀紙而李氏之子以頸血易一日之聚免不已慘乎躁人之意計偷求一旦之尊榮姦人之權謀敢竊欺天之名義承業危人耳盡心於沙陀而欲欺天下無足怪者君子固不可罔也存勳不從其策猶得免於篡弑之元惡而李氏之苗裔不至如元魏宇文之赤族歸虛名以伏隱隱猶且謂承業之忠於唐也導天下以偽而賊仁義必斯言也夫

朱温滅後五姓之主中土者皆權奪於握兵之臣即不能奪而稱兵以思奪者此撲而彼興無他唯無相而已無相者非必其時之無人也抑非偏任武人而相不能操國柄也藉令有其人欲授之國柄固將不能何也崛起之日初不與聞大計一旦稱帝姑且求一二人以具員而置之百僚之上如仗象然誰而聽之哉李存勳之欲為帝久矣日率將士以與朱氏爭存亡而內所任者故奄張承業外則姑以馮道司筆墨而已未嘗一日運目遊心於天下士求一可任者與定大謀經畫天下之治理至於梁勢將傾眾爭勸進之日乃就四鎮判官求一二人以為相大謀非所與聞大任非所夙擬其主雖聞名而非所矜式其將相雖親面而不與周旋一旦加以枚卜之虛名使處百僚之上彼挾百戰之功匡扶以起者固曰何從有此忽起在位之人居吾上邪彼固藉我以取富貴而惡能不唯我是從乎漢高相蕭何乃至叱諸將之功為狗而不怒者實有大服其心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且盧葦盧程依戎幕以起家惡足勝其任哉名之曰相實均於無相樞密得操其行止藩鎮直視為衙官天子孤立心膂無託奪之也如吹檣弗復有難焉者矣天下可無相也則亦可無君也相輕於鴻毛則君不能重於泰山也故胡氏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大有為者求之夙任之重得一二人而子孫黎民世食其福矣

君臣父子之大倫也世衰道喪之日有無君臣而猶有父子者未有無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自朱溫以至柴氏七姓十五人據中土而稱帝天下後世因而帝之乃當時之臣民固不傾心奉之以為君劫於其威而姑號之曰天子君臣之倫至此而滅裂盡矣尤可憫者併其父子而亂之漫取一人而子之遂謂之子漫推一鬼而祖考之遂謂之祖考於是神怒於上人迷於下父子之恩以名相假以利相蒙其與禽獸之聚散也奚別如是而猶望天下之有君臣也必不可得之數矣沙陀夷酋耳唐滅天逆理而賜之姓遂假以號於朱溫曰吾李氏子也存勗稱帝仍號曰唐以高祖太宗蓋宗昭宗雜朱邪執宜朱邪赤心之中而祖之唐之祖宗能不恫怒於幽乎嗣是而徐知誥者不知為誰氏之子乃自撰五世名諱選吳王恪而祖之嗚呼蔑論隴西之苗裔猶敬處於人間天之弗祐亡則亡耳絕則絕耳何忍取夷狄盜賊之子而以為子孫哉所謂辱其於死亡也後世史官猶從而獎之曰此唐也可以紹李氏之統者也天理無餘人心盡奪至此而人不足以存矣詩不云乎謂他人父終莫我顧逆風所煽號為天子者且然又何怪乎曹謚秦熿之燭亂天常也

李存勗不可以為天子然固將帥之才也知用兵之略矣得英主而御之與韓信齒矣以明其然亦磨之定也捷於虎卒為虎所獲者數反顧也規規恃其穴以為所據其偶敗也急奔而護其穴其勝也復慮人之乘已而內焚於是內未潰而外失可乘之機敵且惡之使窺於穴中未有不敗者也存勗知此矣自克用以乘太原其根本也則澤潞其喉吭也太行之險一失則井陘之道且危存勗殫全力以圖東方澶鄆懸隔千里之外間以趙魏潞州叛澤州臨太原內蹙而東出之師若脊斷而不能舉於斯時也不知兵者必且舍澶鄆而旋師而西顧乃一受其掣而踉蹌以反王彥章之流躡其迹而乘之太原其委命之墟矣而存勗之計此決矣李繼韜之內叛視若疥癬澤州之失唯恃裴約而棄若贅疣急以楊劉疾趨汴維一戰而朱氏以亡其神矣哉太原自克用修繕城隍以來非旦夕可拔者大兵集於東方繼韜雖狡梁人雖勢必不敢遽爾合圍不憂歸師之夾逼敵見吾視澤潞之亂若罔聞則益不則吾之所為膽先自破沮其乘虛之計而河上之師終恃此以為捷我之令國則慮我之情緩而相防之計疏此一舉而裴梁都夷貞平河南規恢之大略也微韓信孰足以及此謂存勗為將帥之才非虛加之矣納其身於內而外日陵

乘而不能禦投其身於外則內雖未固而自可無虞大略可以不傾而姑置之而縱橫游行無不可以自得此處身之善地即安身之妙術也嗚呼知此者鮮矣項羽急返西楚而漢追之唐置太原聽劉武梁師都之侵犯以急攻東都而三寇皆夷得失之機決於此耳庸人怙其所已得志士忘其所以能志量之不齊善敗之所自殊也知此者可與立功可與定亂可與進善可與廣業明此者哲昧此者愚豈徒用兵為然哉

成而不傾敗而不亡存乎其量之所持而已智非所及也量者心之體智者心之用用者用其體體不定則用不足以行體不定而用或有所當唯其機也機者發而可中而不足以持久雖成必敗苟敗必亡故曰非智所及也項羽李存勗戰而必勝犯大敵而不撓非徒其勇也知機之捷亦智矣然而卒以傾亡者豈智之遠窮乎智則未有不窮者也項羽不足以持一摧於陔下遂憤志失守而自刎量不足以勝之也藉令最悻悻之怒渡江東以為後圖難彭英布非不可移易而必忠於漢者收餘眾圍羣雄更起而角死力漢亦疲矣而羽不能者量止於一勝之威敗出於意外而弗能自固也羽可以居勝而不可以持敗故敗則必亡存勗可以忍敗而不足以取勝故勝則必傾一也李嗣源定入汴之策既滅朱友貞一入汴而以頭觸嗣源曰天下與爾共之卒為嗣源所迫身死國亡量不足以受之也藉令忍沾沾之喜以從容論功而行賞人且喻於君臣之義雖有大勳亦分誼所當盡嗣源雖挾不軌之心無有為之效命者自斂雄心以俯聽而存勗不能者量盡於爭戰之中勝出於意外而弗能自抑也漢高一敗於彭城再敗於滎陽跳身孤走而神不為怵故項羽終屈其難折之鋒宋祖端居汴京曹彬為下江南收六十餘年割據不服數千里之疆土而不輕授以使相故功臣終安臣節而天下定成大業者存量而不在智明矣量者定體於恆者也體定於百年之長慮而後機不失於俄頃之利鈍憂喜變遷須臾不制轉念知非而勢已成乎莫挽唯是體之不立故也敗則唯死而已勝則驕淫侈靡無所止羽存勗之以傾敗終也決於此耳生之與死成之與敗皆理勢之必有相為圓轉而不可測者也既以身任天下則死之與敗非意外之凶危生之與成亦固然之籌畫生而知其或死則死而知其固可以生敗而知有可成則成而抑思其且可以敗生死成敗成流轉於時勢而皆有量以受之如丸善走不能踰越於盤中其不動也如山其決機也如水此所謂守氣也氣守而心不動乃以得百里之地



而觀諸侯有天下傳世長久而不危豈徒介然之勇再鼓而衰不足恃哉智足以制勝而俄頃之間大憂大喜之所乘聲昔笑貌傳其搖蕩無主之哀傾敗其成乎莫挽豪傑之與凡民其大辨也在此夫

論通鑑論卷二十九

五代中

船山遺書

伐蜀之役郭崇韜諫止段凝為帥議正而事允矣其復止李嗣源之行則崇韜之自滅與滅唐也皆在於此崇韜請遣繼岌固知繼岌之不可獨任而必需已副之名為繼岌實自將也崇韜之辭鎮汴州也曰臣富貴已極至此而又貪平蜀之功利豈冒昧不止哉蓋以伐蜀為自全之計而反以此自全者何也位尊權重其主已疑內有豔妻外多宵小稍相裁正眾方側目故憂內之不可久居而欲息肩於閩外上挾冢嗣下結眾將相倚以安冀可遠讒人之怨以自立於不拔之地可謂謀之已工矣乃不知讒倭交加之日顧離人主左右握重兵據腴土成大功媚忌益深在廷者又以睽離不親心皆解散固將益附姦邪而聽其噬嗑况乎奄有王建畜積之藏多受降將邀歡之賄臨鍾會之已迹而益以貪則必羅衛瓘之網羅而弗能辨誅死在眉睫而不悟其工也正其愚矣李嗣源有河上先歸之譽載入汴決策之功假之以兵資之以蜀則且為王建而為朱邪氏樹一勁敵於西方故崇韜身任之以抑嗣源損其威望而使易制俾存最謀也亦可謂工矣而不知豎蠶一隅以叛易以守難若欲窺秦隴出劔閣以爭衡於中國則諸葛且不能得志故曹丕曰囚亮於山嗣源即懷異志惡能度越重險以犯順河朔之富彊附汴雒之項背建瓴南下勢無與遏也畏虎豹之在山林乃驅之以居園垣之右便其噬攫而崇韜不知也朱邪氏之寇深於腹心矣繼岌欲使立功以定儲者也而故崇韜者繼岌重璋孟知祥所倚以鎮撫諸將而定蜀者也而亂蜀者璋與知祥杼忠而逢怒推信而召逆自後觀之其愚甚矣乃一皆崇韜之夜思早作自謂十全之遠慮也由此思之退而全身進而已亂豈智計之能勝任哉抑彊止逆弭妒消嫌之術豈有他焉勿尸功勿府利靖諸已以立於危亂之中則猜主佞臣與震主之權皆翕伏於鎮定之下崇韜固不足以與於斯也禍不速於反掌足為永鑒已

王船山經史論

論通鑑論卷二十九

三

容避所以自免於危者利耳且夫功成而上為主忌下召人疑者唯恐其得眾而足以興也十夫之聚必以豚酒  
 盡民歸已必以私恩籠絡智謀勇力之夫必以餽贈兵甲為糧之費必以家藏藉令功成歸第之日車還甲散行囊  
 蕭然遊士無所覲而不躡其門百姓與相忘而不欲其惠應門皆樸樵之人宴會無珠璣之客則雖猜主伎臣亦諱  
 其不足有為而坦然信之左右倖倖亦知其無可求索而恩怨兩消雖有震主之功名亦何不迫然於曠夷之宇哉  
 諸葛公曰淡泊可以明志故薄田株桑所以踐其言而允保忠勳之譽豈虛也哉夫郭崇韜者惡足以知此乎其主  
 既已忌之矣哲婦壬人又爭變黑白以將置之死而滅蜀之日貨寶妓樂充初其庭以此而欲求免於死也必不可  
 得之數也嗚呼豈徒為人臣者受命專征以亡國之貨寶喪其身哉人主之不以此而貽子孫黎民之害者蓋亦鮮  
 矣漢高帝之八閩也秦併六國舉九州數百年之貨寶填委於咸陽古今之大利亦古今之至危不可居者也樊噲  
 一武夫耳知其不可據而斥之如糞土帝聽其言為封府庫非但當時消項羽之惡怒遠害於鴻門也且自羽焚宮  
 以後秦之所積蕩然四散而關中無鈞金尺帛之留然而既有天下古今稱富者莫澤若也唐起太原而東都之藏  
 已糜於李密王世充之手江都之積又盡於宇文化及之徒蕩然一虛枵之天下唐得之而海內之富土均於漢宋  
 則坐擁郭氏世積之資獲孟昶李煜劉鋹之積受錢徽空國之獻其所得非漢唐之比也乃不數傳而子孫汲汲以  
 憂貧進王安石呂惠卿以奪民之錙銖而不救其亡合而觀之則貧者富而富者貧審矣所以然者何也天子以天  
 下為藏者也知天下之皆其藏則無待於盈餘而不憂其不足從容調劑於上下虛盈之中恆見有餘而用以舒而  
 自裕開創之主既挾勝國之財為其私橐愚昧之子孫規規然曰此吾之所守也以天子而僅有此則天下皆非  
 其天下而任之貪竄之臣貪者竊而竊者廢國乃果貧則虛取於民而民乃不免於死侈者既輕於縱欲吝者益競  
 於厚藏侈猶可言也至於吝而極矣朽斂於泥土之中乾沒於戚宦之手猶且羨前人之富而思附益之卒有水旱  
 民填溝壑或遇寇亂勢窮輸輓乃更竊竊然唯恐所司望吾私積而蔽護益堅若田野多藏之鄙夫畏人之求貸而  
 感額以告匱惡知有天下之為天子哉守其先世之寶藏以為保家之懦夫而已匹夫而懷是心且足以亡家而喪  
 其軀命况天子乎漢唐之富富以其無也宋之貧貧以其有也國亡身歿更留此以為後起敗亡之媒哀哉武王散  
 鹿臺鉅橋之積非徒以仁民也不使腐穢之藏教子孫以侈吝也李存勖之為君郭崇韜之為將斗筲耳以利相怨  
 而交鬪以亡又何足算哉

有一言可以致福有一言可以召禍聽其言知其所言吉凶之幾決矣言固有益為之者焉從容擬議而撰之以  
 言行固不踐心固不存又有甚者假義以讐利假仁以讐忠是非不生於心吉凶固不應也至於危困交於身眾論  
 搖於外生死存亡取舍趨避間不容髮之際於此而有言則其心無他而言非偽飾此則吉凶之幾所自決也李嗣  
 源當郭崇韜李存勖李繼麟首義族之日宋守殿戒以震主之勳勸為遠禍之策而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  
 之來無可避委之於命耳斯言也可以全身可以致福終以奄有朱邪氏之國不亦宜乎矣以知其文之從心而非  
 中懷毒螫姑為委命之說以欺世邪李存勖既樂昏昧伶人操生死之柄功臣之危旦不保夕於斯時也嗣源非聞  
 於術者而思惟之路已絕曠然遠念惟有委命之一道可以自安郭崇韜任氣於先而營私於後禍已見矣固以  
 知其無可奈何之下唯宅心鎮定以不紛也奚以知其行之能踐也委身昏亂之廷死亡在旦夕終不求脫身歸鎮  
 擁兵而待亂受命討郭乃從容以去唯無求去之心故廷臣得以推轂存勳釋其猜疑而晏然以行也則當其正告  
 守殿之日嗣源之心無疑無隱昭然揭以示人消先妄之災獲隕天之福皆非以意計幸得而終始所守者委命之  
 一言也充斯言也即許以知道焉可矣故其得國以後舉動多中於理而焚香告天求中國之生聖人蓋亦知天之  
 所佑必不在乘虛據位之□□廓然曙於天命之常而目睫之紛紜不為目眩而心熒也君子於僞偽之主有取焉  
 者唯嗣源乎符堅拓拔宏偽飾以誣天而罔人且善也皆其惡也何足論哉夫不知命而飾為之說曰吾知命也有  
 之矣不信有命而飾為之說曰吾委命也未之有也若嗣源者信之真故言之決也  
 李嗣源之不欲犯順以攘國非偽也宋守殿勸其歸鎮而不從趙在禮帥諸將迎奉而泣辭之皆死事之際也乃置  
 身於宵小之中而不懼跳出以集兵雲耶而不遑固可信其立志之無他矣然而終不免於逼君篡國之逆者為諸  
 將所迫而石敬瑭其魁也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能免者此言出而嗣源窮矣既不能保其腰領  
 與妻子而抑受從逆之罪以伏法名實交喪取生平而盡棄之天高地厚嗣源無餘地以自容敬瑭所為持其肯綮

要必從者機深而言厲嗣源惡得而不從邪惟其然而嗣源之味於事幾以失斷亦愚矣敬瑭之強使舉兵也豈果盡也效死戴主帥以定大業哉自唐亡以來天下之稱帝稱王者如春雨之蒸茵不擇地而發雖名為天子實亦唐之節度使焉耳李存勗滅梁而奄有之地差大於羣雄而視劉巖錢鏐王廷翰也亦無以異主無恆尊臣無恆卑民亦初無恆嚮可奪也則無不可奪也以存勗之百戰成功如此其炎炎也不數年而已燬則嗣源一旦捲甲犯主以橫有其國又豈有長存之理其旋起而可旋滅人皆知之而敬瑭料之熟矣嗣源不反存勗雖亡焉必止於他人之屋敬瑭輩曲徧裨望淺力微安能遽為弋獲乎康義誠李紹虔王建立李紹英成有此心而敬瑭以子婿之親握牙之重固將曰嗣源之後舍我其誰邪蓋亦如史憲誠朱希彩朱滔之相因以奪節鉞耳嗣源亦微測之故祝天求生聖主以絕此凌奪之逆自知其國不可永而敬瑭決策犯順之邪心必不能保之身後顧低回顧盼無以自主往再而從之識者固憐其柔以愚也夫嗣源之處此一言而決耳斬石敬瑭以息浮議悉力以攻趙在禮而平之待繼及之歸而定其儲位則亂亦自此而息若存勗忌深而猶不免則嗣源固曰無負於天地委之於命又何憂懼之有哉唐之亂甚而亡也朱温逼其姦謀十餘年而後篡朱温之虐也存勗血戰幾死幾生而後滅之乍然蹶興不折一矢不需旬月而即帝於中土自嗣源始敬瑭知遠郭威皆曰北面而夕黼辰如優俳之冠冕以成昏靈之日月嗣源首受其惡以成敬瑭之姦嗚呼惟其愚也辭大惡而不得矣

李嗣源即位之初詔諸使貢奉毋得飲於百姓禁刺史以下不得貢奉然則自此以前諸使立貢奉之名以虛取於民下至守令亦可以財賄交於人主矣進奉始自唐德宗至宣宗以後而愈濫其始官有餘財小人不知敬於州府之固為天子有而以之獻諛庸主懲於播遷之貧而恃為非常之備因而拒日加甚焉及乎官不給而索之民貢有涯而取無藝靡勸之亂起於軍府之虛黃巢之亂起於培歛之急垂至唐亡天下裂民力盡而不能反則其餽首剝肉以充獻納蓋不知其流禍之何若矣乃其率天下以無忌憚蔑上下之等視天子若亭長三老之待食於雞豚則置之廢之奉之奪之易於反掌者亦緣起為致禍之源何也天子者以絕乎臣民而尊者也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刺史以下微賤之吏得以錙銖上交於殿陛則所謂天子者亦下吏交遊之儔伍耳賈之廢之奉之奪之又何忌

乎或曰三代之王天下也方五十里之小國亦得以幣玉上享於王四海交媚於一人一人未嘗輕也進奉何病哉曰即此而推之三代之法不可挾以為名治後世之天下非一端而止矣古之諸侯雖至小弱然皆上古以來世有其土不以天子之革命為廢輿非大無道弗能滅也新王受命雖有特建之國亦必視此而不容獨異故天子者亦諸侯之長耳列國取民之制各從其舊而不盡奉新王之法其與諸侯以兄弟甥舅相往來頡頏上下法不能伸故唯恃禮以緩之使其實服大要視今安南緬甸之稱臣奉貢而已使享使聘以財相接亦王者因時服遠之權宜非可必行於萬世者也天下而既一王矣上以祿養下而下弗能養上揆之於理亦法天之顯道也天養萬物而物莫能致其養以道相臨而交以絕交絕而後法伸法伸而後道建清虛在上萬彙咸受其裁成使三代王者處後世之天下憲天出治亦如此而已何事疑疑然受下邑小臣之壺觴箠笞且天下之賦稅皆天子之有矣不欲私之而以祿賜均之於百官既已子之則不可奪之以歸已於是而廉隅飭焉風教行焉推此而定上下之章以內臨外以尊臨卑以長臨屬司憲者秉法以糾百職百職弗能親也奉使巡宣者銜命以行郡邑郡邑弗敢黷也君子之廉以獎而小民之生以遂故為之禁制以厚其坊督撫監察郡守不敢奉其壺殮方面監司邑令不敢呈其竿牘以法相裁以義相制以廉相帥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我焉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矣而何得藉口三代之貢享上交以訓貪而啟漁民之禍哉且三代之衰也天子求金車而中肩之難作大國索裘馬而鞭尸之怨深禹湯文武承上古之流不能遽革其流弊亦可見矣繼此而興者塞源唯恐不嚴耳通古之窮乃可以御今酌道之宜乃可以制禮故曰所損益可知也使古有之今遂行之因流濫而莫之止則唐宋之進奉何以遽召敗亡而嗣源之禁其上下不交之否道乎

李嗣源召術者周元豹趙鳳諫止之曰術者妄人滅族多矣偉哉不易之論也殺人滅族者就謀逆不成者而言鳳有所諱而編舉之耳謀而成則李存勗斃於一矢焚於樂器以亡國矣謀而成至於亡人之國不成則以自滅其族固多有之然天下之欲圖神器者無幾而時之可乘力之可亂者尤不數有則術者之害疑於未烈若不必嚴斥而厚禁之也雖然奚必如元豹之許嗣源以貴不可言導以反逆而後為天下禍哉舉古今盡天下通士庶尚信

術者無不受其陷溺而幾天理裂而人倫趨利而得害圖安而得危無有不然者也故王制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夫術者志盡於衣食非有大患焉而使服上刑不已過與乃觀其惑民之流害所極而後知先王之法以正人心維風教齊民以禮而全其思義誠至矣哉星相也墓法也壬遁時日也火株林觀梅河雒之數兆也驚之以受愚人之濡沫乃使婚者失其配偶居者去其樂士死者暴其醜酷兄弟相疑以相害鄰里相軋以相吞獄訟繁興殺傷相踵生人之禍至此而極非殺之何足以當其辜哉然則殺人滅族之禍非徒圖謀不軌者為然身以之殺族以之滅而不知者多矣身幸不殺族幸不滅而冒昧以趨於禽行則盡古今天下之愚者皆然也善推趙鳳之言以極其情事之必然術者之可畏有如是哉解縉庖西封事請廢大統廢建除宜忌之文以絕術者之言誠卓論也鳳與縉非能知道者而秉正以拒邪守先王之典訓賢於蔡西山遠矣

王環為馬殷攻高季興大敗之薄江陵城歛兵而退謂荆南為四戰之地宜存季興以為楚并敵策之善者也季興雖存不能復為殷患而委靡以苟存於吳蜀汴維之交以間隔長沙而不受兵故殷得以保其疆土雖然藉此而圖固本自疆之術息民訓兵以待天下之變則雖大有為焉可矣無以善其後而徒幸兵之不我及以安旦夕則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也殷之陋也非環之失計也天下當戰爭不定之世所其患者受天下之衝以犯天下之難力力未完業不及遠驟得勝而扼吭挾脅以召敵之攻其敗也可立而待而愚者幸之以居功越之與楚不相及也句踐滅吳而後越受楚兵以亡契丹滅而女直之禍中於汴女直滅而蒙古之禍中於杭皆弱不自量撤藩籬而欣幸以召攻者夫豈但弱者為然哉齊桓公而知要衝之地不可爭也姑置江黃為不侵不叛之國以隔楚則陳蔡鄭許可以安於北嚮急收江黃授楚以兵端而二國滅於是楚一伸臂而旋及於泗上無所礙矣疆弱之積非一旦之復偶然之勝非持久之術故曰地有所不爭非散地之謂也散地者敵視之如贅疣而我收其實利得之也可以厚吾力而不犯敵之全力以相逼唯夫南北之襟喉東西之腰領忽為我有而天下震驚得則可興失則必危與者百一而危者十九竭吾財殫吾力以保之一仆而瓦解策士無識乃曰此要地也所必爭者也不揣而聽之致死以爭之可為寒心矣善用王環之謀以養吾全力使疆敵相忘而可大得志於天下惜乎馬殷之不足以及此也為怯而已矣雖然猶可以不亡待之再世也

矣雖然猶可以不亡待之再世也

唐亡以後不知始於何日禁民造麴官造賣之以收息既自號為帝王而所行若此陋無以加矣又其甚者禁民鑄鐵官鑄農器強市於民則尤不甚之仁者也雖然猶未甚也李嗣源天成三年聽民造麴而於秋稅收五錢又三年聽民鑄農器於夏稅二畝收農具三錢自謂寬政而不知其賊民之益甚也造麴者非必有田有田者方待麴於人而不知造無端而代當麴者以輸稅其稅之也何名至於鑄農器者不耕而獲農人之粟哀此貧農較餐稅衣以博一器而又為治人代稅二者橫征而後農民之苦日積而月深矣作此俑者其情易知也居於上而號為帝王則民皆惟吾所取而無不可得也而工賈善為規避則取之也勞心力而不能得唯農民者越陌度阡而不知所往舍稼穡而無以為生人雖逃而田不移田即蕪而額固存宗族里井苟在藉者皆可責以代輸而無可避矣暇問名之所宜實之所允哉簡易便捷應桁楊以擬其項背取盈焉而已矣造麴鑄器者居贏以宴處而經年不見麴稱貸以買器者俯首而唯其質歛嗚呼是尚有所控告乎乃為之說曰畝五錢耳二畝三錢耳無大損於民而合以成多哀哉日益之歲增之不見多而已積矣至不仁者自矜其得利之易合併以責之田畝此法一立相乘者累積而不能明主弗能察也惠主弗能蠲也延及數百年而戶口鹽鈔桑絲錢息車船木竹之稅一洒散之於田畝瘠不能言蹇不能去坐受工賈山澤之征習焉而莫測其所以皆自嗣源始之孰謂嗣源為有仁心而幾於小康乎

不能謀身而與之謀國其愚不可瘳不能謀國而許之以安民則論史者之耳食而塗說者也李嗣源胡人之鋒鏑者耳其篡奪也年已老矣驕奢淫泆之事以血氣衰而且息於是或一言焉有恤民之辭問一念焉有蘇民之志乃其所託國者則安重誨也夫重誨之姦與忠勿論而與生殺子奪一任其喜怒脇持其主以鉗制羣僚激董璋孟知祥而唯恐不為禍先其主厭之而不戢上下胥切齒怨之而不憂碎首橫尸而不知禍之所自發其謀身之愚也如此而嗣源所與託國者則重誨也流血濺於宮庭攘奪懸於眉睫如是而欲求斯民一日之安其可得乎當其時天地閉龍蛇爭固乏賢矣然文臣則如任圖之盡力以憂公張文寶之秉禮以重國趙遠之見禍於幾先武臣則如康福之外遷而宣力姚洪之抗節以致命善用之皆可以任大而重誨媚疾以開之嗣源弗能用也孫晟韓熙載且南

走是以思反噬夫豈無人哉以權謀與同起者親之以粗糲與相叶者狎之故久知重誨之惡而復與相持泣下詹詹之智得國而已窮响响之仁呢愛而難割乃至從燦血重誨之刃為從珂乞命於重誨而幽辱無聊血允之不保尚能推測隱之心以施於邦國乎且非徒重誨也重誨誅而范延光趙延壽踵之而進姦頑且出重誨右矣而後國以必亡民之死者不知其幾千萬矣尚曰可以安民也哉嗚呼民之有生也恃上之不絕其生也上能保民之生也必先知自保其生也忘其身之死亡則無復念人宗社之存亡一往之氣乘須臾之權何不可為也愚者日與之居臭味相移則念偶動於慈柔而輒為中沮已在陷溺之中何暇援人之溺也風德稍艾虐政稍蘇暫覺其有小康之德而身死國亂孽子悍增指爭於中而契丹乘之以入皆自重誨啟之嗣源召之一言一事之惠澤杯水之於車薪孰能許之以仁邪

仁者有生之類所必函也生者上天之仁所自榮也故曰本立而道生仁動於天厚植於心以保其天性之親於是而仁民愛物之德流行於天下人道之生也於是而傳世永久之福垂及於百世天道之生也於是吳越錢氏有足深取者錢鏐與董昌為流匹起於羣盜之中其歐人爭戰戕民逞志屈志逆賊受其偽冊與高季興馬殷劉巖王廷政孟知祥互有長短而無以大異則燭火之光宜其速燭耳而延及宋世受爵王廷保世滋永垂及於今猶為華族子姓蕃衍徧於江東夫亦何道而致然哉仁豈大於親親非其私之謂也平夷其心視天下之生皆與同倫共貫亦奚必我父兄弟之必為加厚哉此固不可深求於物理而但還驗其心之所存與所必發者而已均之為人而必親其親者誰使之然也謂之天而未嘗詔之謂之道而道亦待聞於講習辯說之餘矣若其條然而與怵然而覺惻然而不能忘者非他所謂仁也人之所自生於此念而習焉不察耳釋氏斥之為貪愛之根乃以賊人而絕其類韓愈氏曰博愛之謂仁言博也則亦逐流而失其源也博則其愛也弛矣有人於此可生也亦可殺也見為可生而生之也快見為可殺而殺之也亦快即見為不可殺而卒不能不殺也則亦置之矣至於父子兄弟即不容已於殺而必戚然以終身如其見為可生則必不如他人之唯力是視盡吾道而付之無可奈何者以此思之仁天下也有窮而父子兄弟之仁則不以窮而妨其愛也唯不仁者全其約以務於博博即有愛焉亦散漫以施而自矜其惠之溥如其窮矣則視父子兄弟亦博愛中之一二人而已置之可也殺之又奚不可哉故與人爭名者名不兩得而殺心起與人爭利利不兩得而殺心起乃至與人爭國爭天下勢不兩立而殺心愈熿嗚呼漢文帝之賢也且以尺布斗粟致不容之怨況下此者於是而曹丕劉或高湛陳蒨且不欲全其本支而本支亦如其意焉以斬天道之不忒仁不仁一念之報焉耳宋友珪李從珂僭主中國為不仁之倡而徐知誥馬殷之子孫相效以自殄其族夫此數不仁者抑豈無愛以及人哉愛之無擇而窮矣視其屬毛離裏者皆與天下之人物無以異無妨於已則生之有礙於已則殺之墨釋之邪韓愈氏之陋實中於不肖者之心以為天理之賊不可廢也而錢元瓘獨全友愛以待兄弟錢鏐初喪位方未定而元瓘與兄弟同幄行喪無所猜忌陸仁章以禮法裁之乃不得已而獨居一幄其於元瓘也相讓以誠相對而泣蓋有澹忘富貴專致惻怛者焉故仁風扇而天性行施及宏微羣臣廢兄立己眾將不利於其兄而宏微以死保之優游得以令終自古被廢之主昌邑而後未有能如是者孝友傳家延於奕世亦盛矣哉推其源流皆元瓘一念之仁為之也此一念者愛之所凝至約而無所窮也非墨釋之所與知也

天人之際難言矣饑饉謠言日月地震百川山家之變詩詳舉而深憂之日食地震雪電星孛石隕鷓飛之異春秋備紀而不遺皆以納人君於憂懼也乃其變也或失之誣或失之鬼其誣也則如劉子政父子分析五行以配五事區分而鑿證之變復不惟其德而唯其占有所倚而多所貸寬猛徇其臆說而政愈淫其鬼也依附經義以亂祀典如董仲舒土龍祈雨之術徒以襲天而導淫祀長巫風敗風教則懼以增迷人事廢而天固不可格也夫為誣為鬼既以資有識者之非笑於是如康澄者乃為之說曰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偽言山崩川涸蟲賊傷稼不足懼也王安石之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亦此而已矣夫人主立臣民之上生殺在己取與在己興革在己而或益之以慧力則財益其驕或相息於昏虐則淫蕩其性所資以息其教辟而納於繁括者惟懼之一念耳故明王之於天下無不懼也况災異有凋傷之實謠言乃播亂之媒饑饉繫生民之命而可云不足懼乎民情何以定而謠言永息餓殍何以甦而饑饉不傷三辰失軌川決山崩當其下者沴氣足以戕生凶徵足以召亂可以鎮撫而不逢其害豈徒懼而已哉又豈如五行志之隨徵修復自詡以調燮而安其心春秋繁露之媒用術法苟求營禱而亡其實哉夫仲舒

子政惟不知懼而已謂天地鬼神之可以意為迎合而懼心忘矣誠知懼者即澄所謂畏賢人之隱畏民業之荒畏上下之相蒙畏廉恥墮而毀譽亂忠言不進諂諛日聞者也唯其懼之在彼而後畏之在此天人之應非一與一相符而可以意計揣度者也一懼而天在人之中萬理皆由此順矣澄何足以與於此哉王安石之學外申韓而內佛老亦宜其懼焉而為此無忌憚之言也孔子曰畏天命詩春秋見諸行事非意計之能量久矣

銀夏之亂終宋之世勤天下之力困於一隅而女直乘之以入其禍自李義超之拒命始義超之地無幾亦不能戰勝攻取之威力也而負隅以抗天下挾何術以自固而能然乎天下而已裂矣苟非有道之主德威足以服遠則有無可如何之人操其卑甚陋之術而智勇受其制高李興以無賴名而孤立羣雄之中處四戰之地據土不亡者兩世義超亦用此也而地在絕徼為中國之所不爭士馬尤驕焉欲珍滅之其可得乎中國之亂也十餘年而八姓十三君倏興倏廢義超父子無所歸命亦無所抗衡東與契丹為隣又委順以為之間謀不但此也中國有反叛之臣無論其成與不成皆換可左可右之勢而利其賂遺薄侵邊鄙而不深入以犯難討之則城守堅而不下撫之則陽受命而不來如是者雖大定之世未易治也而况中國無君之天下尤得以日積月累而滋大乎是與荆南高氏彷彿略同而情勢異中國之雄傑鄙夷而蚘笑之乃不知其竊笑羣雄者之尤甚也夫其為術抑有可以自立之道焉李興以盜掠諸國之貢享而得貨義超以兩取叛臣之賄賂而收利其以繕城郭修甲兵養士卒者皆取給於他國無名之餽遺而不盡苦割其民則民得以有其生而兵不賈君子以大義裁之則曰此盜術也然當生民流亡憔悴之日僭竊以主中國者方日括民財以養驕卒以媚黠庸用逞其不戢之凶威至於金甌皆疆奪以充賞而李興義超奪彼不道之餘以蘇境內之民則亦苟焉自全之便術也惡亦淺矣李興所處必爭之地耳不然與義超均漸漬以歲月雖宋全盛之天下得韓范以為將相亦存立而不可下矣義超斂兵聚利為謀已深李嗣源位未固勢未張遽欲挑之其將能乎徒以益其疆固而為百餘年之大患已耳制無賴者非大有為之君未易易也

李從珂之入篡也馮道遠命速具勸進文書虞導欲俟太后命而道曰事當務實此一語也道終身履載不容之惡盡之矣實者何也禽心獸行之所據也甘食悅色生人之情生人之利用皆實也無食而終兒臂無妻而擣處子務

實而不為虛名所礙耳故義者人心之制而曰名義節者天理之閉而曰名節教者聖人率性以盡人之性而曰名教名之為大用矣哉宰我以心安而食稻衣錦則允為不仁子路以正名為迂而陷於不義夫二子者亦務實而以名為緩者也一言之失見絕於聖人推至其極曾元務實以復進養親而不可與事親賢者一務實而固陋偷薄賊天理滅風教况當此國危君困之際邊禁畏死不恤君父之死亡而曰此字也無事更為之名也其惡豈有所艾哉夫所謂實者理之不容已内外交盡而無餘憾之謂也有其實斯有其名矣若虛道者心搖而無所執理不順而無能守然幸有此一念之羞惡不敢以人臣司天子之廢立故欲調停掩飾以稍蓋其惡而示天下以君之不可自我而予奪則亦實之僅存者耳道乃併此而去之不滅盡其實而止嗚呼豈徒道之終身迷而不復哉此言出而天下顧錙銖之利求俄頃之安蒙而喪心上不知有君內不知有親公然以其貪狼亡賴趨利既欲之情正告天下而不泚其額顧欣然自得曰吾不為虛名所誤也親死而委之大壑曰吾本無葬親之實心勿冒孝名也穴牆而盜鄰粟曰吾本有得粟之實情勿冒廉名也則人類皆為禽獸向何嫌乎但務實而不知有名者天豕之食穢以得飽也麋鹿之聚應以得子也道之惡浮於紂禍烈於跖矣道死而槓之者起顧未有窮其立念之差於務實之一言於是李贊之徒推獎以大臣之名而世教愈亂亦惜矣哉

節之初九曰不出戶庭无咎而夫子贊之曰幾事不密則害成乃所謂密者難言之矣緘之於心杜之於口籌慮既審擇老成能斷之士而決之一言而定矣不審於此嘔嘔嚙嚙兩三促膝屏人竊語夜以繼日而但不令人知其所言者何事則戈予叢於牆陰猜防徧於宇內何成之有哉速取而已矣宋文帝以君臣私語徹旦不休而逆子推刃李從珂屏侍臣於便殿與馮贊盧文紀等密談而敬瑭速反皆自謂密而以召禍者也夫子固曰亂之所由生則言語以為階竊竊然密談盡日而已者非言語乎使其言之於大廷而眾聞之也其幾亦止此而已終日言而人不知其何所云也然後雖一歎一笑人皆見為深機是以兩人閉戶下帷婦姑附耳之智敵羣策羣力之交加其不相敵久矣今日言之他日更言之所圖度者未見之施行則姦雄抑窺其言愈多而心愈密無能為也必矣故密者緘之於心杜之於口審慮而決以一言必不以竊竊之談相榮詰者也石敬瑭之必反也可撫而服之一言而畢耳可

討而定之一言而畢耳以廓達無猜敬瑭而敬瑭無辭以起釁以乘順攻逆討敬瑭而敬瑭亦無援以爭若疑若信若勇若怯計其所密謀者皆迂疏纖曲以茅縛虎以油試火之術耳而後從珂之死終不可救宋昌拒周勃之請聞而中外帖然斯則善於用密者與

劉知遠之智過於石敬瑭也遠其拒段希堯趙瑩移鎮之謀而亟勸敬瑭以反其情可知也當其時所謂天子者苟有萬人之眾萬金之畜一旦蹶起而即衰然南面一季希烈朱泚之幸成者而已范延光趙延壽張敬達之流智力皆出知遠下而知遠方為敬瑭之偏裨勢不足以特與敬瑭反而後知遠以開國元功居諸帥之右晚敬瑭之篡而即睨其必亡中州不歸已而奚歸邪嗚呼人之以機相制陰陽取與伏於促膝之中效死宣力皆以自居勝地而愚者不悟偷得一日之尊榮以亡其族亦可懲矣哉知遠之於敬瑭楊郭威之於知遠一也楊郭威居於內自速其禍耳敬瑭不知倚知遠為腹心愚已甚也知遠知郭威之將效已而不早為之防事勢已然不可急圖也知遠早殂不及施殖醢之謀耳使天假以年郭威之誅豈待郭允明哉然而樹劉崇於晉陽以延其血食則知遠之智果遠過於敬瑭矣稱臣納土於契丹知遠固爭不可亦自為計也故繕城治兵屹立晉陽以觀變而徐收之季存勗之後其能圖度大謀以自立者唯知遠耳而終不能永其祚者雖劉崇之天子亦不可以智力取也

罪人李林甫是也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唯桑維翰當之劉知遠決策以勸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險恃士馬之強而知李從珂之淺輟無難摧拉其計定矣而維翰急請屈節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膽虛慮從其策稱臣割地授予奪之權於夷狄知遠爭之而不勝於是而生民之肝腦五帝三王之禮樂驅以入於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禍無窮人胥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維翰尸之也夫維翰起家文墨為敬瑭書記固唐教養之士人也何遽於李氏而必欲滅之何德於敬瑭而必欲戴之為天子敬瑭而死於從珂之手維翰自有餘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已抑不能為知遠而相因以起其為喜禍之為人姑不足責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劉知遠輩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羣言決意以戴族為君父也吾不知其心終始重貴之廷唯以

曲媚契丹為一定不遷之策使重貴廢天下以奉契丹民財竭民心解帝昺屋山之禍習為固然歟○之大○為○思不重貴繫繫客死穹廬而已也論者乃以亡國之罪歸景延廣不亦誣乎延廣之不勝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謀彊可用為答亦僅傾巢拔難微幸之宗社非有損於堯封禹甸之中原也義問以昭雖敗猶榮石氏之存亡惡足論哉正名義於○者延廣也事雖逆而名正者安重榮也存○以授於宋者劉知遠也於當日之傳輩而有取焉則此三人可錄也自有生民以來覆載不容之罪維翰當之胡文定傳春秋而亟稱其功殆為秦檜之嚆矢與貴美有定哉當世之所不能有而有之者安重榮則貴也太上以行其道其次以席其安其下以遂其欲至於遂欲而已賤矣然利在其身施及其子孫猶得以有其榮利猶流俗之貴也無此數者當時恥與為徒後世相傳為笑身危而如臥於棘叢子孫轉眄求為庶人而不可得則亦無可欲之甚者然且耽耽逐逐以求得之其狂愚不可藥已至貴者天子也其次則宰相也朱友貞李從珂石敬瑭劉知遠皆自曰吾天子也悲夫一日立乎其位而萬矢交集於夢寐十年之內幸鬼禍之先及者速病以死全其腰領而子姓畢血他人之刃其未即死者非焚則戕一如狂狴之戮民待秋冬而伏法耳刑賞不得以自主聲色不得以自娛血允不得以相保賤莫賤於此焉而設深機冒鋒刃以求一日之高居稱朕龔優俳之哀冕抑無其纏頭酒食之利賴夫亦何樂乎此邪於是既號為天子矣因而有宰相焉其宰相者其天子之宰相也利祿在須臾辱戮在眉睫亦優俳之台輔而已矣馮道盧文紀姚顛李愚劉昫趙瑩和凝馮玉之流皆是也尸祿已久磐固自如其君見為舊臣而不能廢其僚友方畏時艱而不與爭庸人忘死忘辱乘氣運之偶及遂亦欣然自任曰吾宰相也無不可供人嫻笑也雖然猶未甚也桑維翰一節度使之掌書記耳其去公輔之崇既懸絕矣必不可得而倒行逆施者無所不至力勸石敬瑭割地稱臣受契丹之冊命迫故主以焚死關遺民使暴骨導胡騎打草穀城野為墟收被殺之遺骸至二十餘萬皆維翰一念之惡而滔天至此無他求為相而已耶律德光果告敬瑭曰維翰效忠於汝宜以為相而居然相矣人恫於明鬼哭於幽後世有識者推禍始而懷餘怒即在當日者劉知遠杜重威景延廣亦交詆其非楊光遠且欲甘心焉荼毒已盈卒縊殺於張彥澤之半組計其徵契丹之寵自號為相之日求一日之甘食一夕之安寢也而不可得而徒以殘劉數十萬之生靈毀裂數

千年之口以博德光之一語日書記而夕平章何為者邪夫維翰以文翰起家成進士即不能如梁震羅隱之保身而不辱自可待祿容身坐待遷除如和凝李崧之幸致三事乃魂馳而不收氣盈而忘死以驟獵不可據之浮榮其實不如盛世之令錄參佐也而塗炭九州口口千載如此其酷焉悲夫天之生維翰也使其狂狷之至於斯千秋之戾氣集於一人將誰怨而可哉乞者乞人之播非是而不能飽盜者穴人之室非是而不能獲維翰不相自可圖温飽以終身維翰即相亦不敵李林甫盧杞之樣史即以流俗言之亦甚可賤而不足貴明矣處大亂之世君非君相非相攬鏡自窺夢回自念乞邪盜邪君邪相邪貴邪賤邪徒以殃萬民禍百世胡迷而不覺邪

讀通鑑論卷三十

五代下自石敬瑭起

契丹之於石敬瑭為勢亦僅矣解晉陽之圍敗張敬達者敬達師老而無能如晉陽何也敬瑭南嚮而耶律德光歸河南內潰張彥澤迎敬瑭以入初未嘗資契丹之力戰勝以滅李氏而有之且德光幾舍敬瑭而立趙德均其待敬瑭之情亦不固矣曾不如突厥之於唐也乃敬瑭堅拒眾議唯桑維翰之是聽以君父戴之而為之辭曰信義也嗚呼敬瑭豈知人間之有信義者哉古今逆臣攘奪人國者類有倖伐以立威而後人畏以服從而不敢動無大功而篡者唯蕭道成蕭衍與敬瑭而已然道成衍遇淫昏之主臣民不保其死於是因眾怨以興而為節儉寬容之飾行以結納中外之心天下且屬心焉李從珂無劉子業蕭寶卷之淫虐敬瑭一庸為之武人者不知治理為何物資婦勢以得節據一隅以反也自唐季以來如梁從義劉稹之徒無成而縣首闕下者非一矣敬瑭幸得不伏其辜耳在位八年固無一言之幾道一政之宜民其識量不足以服人自知之桑維翰亦稔知之即與之四海一王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而况此岌岌搖搖不甯不令之宇僅守國門以垂疏乘輅哉故甫篡位而范延光張從賓符彥範李金全安從進安重榮蜂起以爭楊光遠張彥澤殺人於前而不能詰劉智遠且挾密謀以俟時而動敬瑭蓋揣焉卧叢棘之上不能自信為天子也德不可恃恃其功不可恃恃其權權不可恃恃其力俱無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謂為天子者唯契丹之虛聲以恐喝臣民而已故三鎮繼起張皇欲竄而劉知遠曰外結強虜虜輩何能為則丹契以外敬瑭無可依以立命也可知矣張從賓將逼汴州從官洵懼而桑維翰神色自若夫豈有謝傳圍碁之推量哉心目之間有一契丹隱護其胆領耳而藉口曰信義將誰欺乎惟其無以自主而一倚於契丹故人即持其長短以制之趙延壽杜重威皆效之而國以亡血尤以斬則維翰之謀適以促其絕滅而已矣敬瑭之竊位號也與張邦昌劉豫也正等又出於安祿山黃巢之下宋人贊之以紹正統無惑乎秦檜之稱臣構而不作也禮曰刑不上大夫古之大夫方五十里之國有三人焉次國倍之大國四之周千八百國計為大夫者萬人以上蓋視漢之亭長今之倉巡驛遊耳而不以刑辱之則所以養廉隅而厚君子小人之別至矣天下惡得而不勸於善邪

船山遺書



刑者非大辟之謂也罪在可殺則三公不貸其死而况太夫唯是官刑則墨之刑不使夷於小人褫衣而殘肢體耳漢以杖代肉刑則杖之為刑亦重矣哉爾伏之肉袒之隸卒之賤凌蹴而箠之於斯時也煩冤汚辱之下豈復有君子哉王祖之僭號於閩也淫虐不擬於人類其臣黃諷諫妻子以進諫不恤死也至於祖欲杖之則毅然曰直諫被杖臣不受也祖不能屈黜之為民充諷之志豈黜是恤哉觸暴人而死則死而已矣而必不受者辱也於此而知後世北寺之獄殘掠狼藉廷杖之辱呼號朝市非徒三代以下虐政相沿為人君者毀裂綱常之大惡而其臣惜一死以俯受或且以自旌忠直他日復列清班為冠冕之望者亦惡得而謝其咎與士可殺不可辱非直為君言抑為士言也高忠憲公於緹騎之隸投池而死曰辱大臣即以辱國違矣立坊表以正君臣之義慎遺體以順生死之常蔑以尚矣其次則屏居山谷終身不復立於人之廷可也士大夫而能然有王者起必革此弊政而明盤水加劍之禮人道尚足以存乎

劉知遠之圖度深密也石敬瑭其几俎間物耳惡足以測之哉始而決勸敬瑭以反為己先驅也三鎮兵起敬瑭問計而曰陛下撫將相以恩臣戰士卒以威蓋子罕專宋之故智也自唐以來人主之速趨於亡者皆以姑息養強臣而倒授之生殺之權非其主剛毅過甚而激之使叛也今欲使敬瑭以向沫之仁假借將相則當時所宜推心信任恣其凌轡而不問者莫知遠若矣恩偏加於將相而可獨致猜防於知遠乎柔而召侮躁人先凌之以亂其心志故安重榮之流急起以疲敬瑭之力知遠乃乘其後席卷而收之已耳威移於己則三軍所畏服者知有知遠而忘有敬瑭哉兵以衛民則百姓所仰戴者不感敬瑭而唯感知遠兵從令而民歸心故可以安坐晉陽而俟契丹之倦歸以受人之推戴此知遠之成算使敬瑭入其中而不覺者也藉令石重貴而不為契丹之俘虜邪亦拱手而授之知遠爾傲岸不受平章之命重為其主之疑怒而趙瑩為之拜請感其恩撫大臣之言也敬瑭忍怒而使和凝就第勸諭假借之恩寵者已素而威不足以及張也范延光楊光遠張彥澤驕橫以速石氏之亡知遠收之也不待勞矣契丹中起而亂之故知遠之得之也難當桑維翰割地稱臣之計知遠已早慮之矣慮己之難乎其奪之聖子之手也而卒能自保以遂夷而少息其民故曰朱溫以來許其有志略而幾於豪傑者惟知遠近之矣

石氏之世君非將內叛數起外夷日逼地處民窮其可掬取之也八九得也江南李氏之臣爭勸李昇出兵以收中原而昇曰兵之為害深矣不忍復言彼民安吾民亦安其言仁者之言其力量度德保國之心也蓋楊行密徐溫息兵國之圖昇能守之矣興衰之數不前則卻進而不能乘人者退且為人所乘國安退處相習於偷則弱之所自積也李氏唯不能因石氏之亂而收中原江淮之氣日弛故宋興而國遂亡此蓋理勢之固然者而揆之以道則固不然若使天下而為李氏所固有則先祖所授中葉而失之固可收復之機乘之以完故土雖勞民以求得弗能恤也世守重也非然則爭天下而殄瘁其民仁人之所惡矣徐知誥自誣為吳王恪之裔雖蒙李姓未知為誰氏之子因徐溫而有江淮割據立國我在長民而已長民者固以保民為道者也社稷輕而民為重域外之爭奪尤非其所亟矣以匹夫奄有數千里之疆居臣民之上揣分自全不亦量極於此乎苟為善後世子孫以大有為於天下者天也如其弱不足立而浸以亡者亦天也非可以力爭者也李昇於是而幾於道矣當其時石敬瑭雖不競而李氏諸臣求可為劉知遠安重榮之敵者亦無其人陳慶之乘拓拔之亂以入雒陽而髡髮以逃吳明徹乘高齊之亂以拔淮北而隻輪不返皆前事之師也即今幸勝石氏而北受契丹之掠敵東啟吳越之乘虛南召馬氏之爭起外成無已之爭內有空虛之害江淮立於中以攬眾怒危亡在旦夕之間而誇功生事者誰執其咎乎故曰量力度德自保之令圖也其仁民也雖不保其果有根心之惻怛而民受其賜以延生理待宋之興全父老長子孫受昇平之樂不可謂非仁者之澤矣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汙可小康人之情也勞不可堪也死愈不忍言也楊行密徐溫李昇予民以小康可不謂賢哉高季興之猥也天下笑其無賴而視王曦劉龔之賊殺其民以自尊愈矣况江南之奠殘黎枕於大亂之世數十年民不知兵也乎

江南李氏按行民田之肥瘠以定稅凡調兵興役非常事而粹求於民者皆以稅錢為率宋平江南承用其法延及於今一用此式故南方之賦役所以獨重此春秋所以用田賦也古者以凡賦作民奉國農一而已其他皆以人為率夫家之征無職事者不得而逸馬牛車器一取之商賈役則非士及在官者無不役也是先王大公至正重本足民之大法萬世不可易者也是故民樂其有恆業而勸於耕苟非力不任耕世之工賈者皆安於南畝無棄土無

游民不俾點巧游惰者舍其先疇以避征徭而坐食耕夫之粟民食足而習馴無或凍餒流離而起為巨寇財足用器足修兵足使而夷狄不能為患其為天下利亦溥矣哉今變法而一以田稅為率已稅矣又從而賦之非時不可測度之勞皆積墮於農而計田之肥瘠以為輕重則有田不如無田而良田不如瘠上也是勸民以棄恆產而利其萊蕪也民惡得而不貧惡得而不墮惡得而不姦國惡得而不弱盜賊惡得而不起戎狄惡得而不侵哉故自宋以後即其全盛不能當漢唐之十一本計失而天下瘠也夫有民不役而後以田則等於無民據按行之肥磽為不易之輕重則肥其田者禍之所集而肥者必瘠有稅有役則加於無已而無稅則生食游閒之福民何樂而為奉上急公之民悖道拂經之政且有甚於商鞅者乃相承六百年而不革與他君偷吏竄據地園稅籍而易於考索若以人為登耗則必時加清理以調其損益非盡心於國計民生者不能也簡便之法易以取給而苟且以自恣不知天子之允為元后父母命官分職以共天職將何為邪王者起而釐正之莫急於此矣

景延廣抗不稱臣挑契丹之怒而石晉以亡古今歸罪焉流俗之論無當於是非若此類者眾矣石氏之亡不亡奚足為有無哉即以石氏論稱臣稱男青賂無厭醜詬相仍名為天子賤同僕隸雖得不亡也奚益重效中國之所有以徵一日之歡軍儲不給而軍怨於伍流離載道而民怨於郊將吏灰心莫為捍衛更延之數年不南走吳楚以息肩則北走契丹以幸利一夫揭竿而四方瓦解石氏又惡保其不亡乎石氏之亡桑維翰實亡之而奈何使延廣代任其咎乎稱臣割地輸幣之議維翰主之敬瑄從之二人以往唯依阿苟容之馮道安彥威而已劉知遠已異議於早吳繼王權或死或敗而不甘為之屈安重榮則不難割敬瑄之首封心瀝血以謝萬世者也延廣與知遠對掌馬步為親軍之帥知遠懷異心以幸其敗而不力爭延廣扶屏主以恥其亡而獨奮起延廣之忠憤雖敗猶榮而可重咎之以折口口生人之氣邪夫契丹豈真不可敵而以鴻毛試爐火哉敬瑄所倚以滅李氏者徒晉陽解圍一戰耳又張敬達已老之師也遇險而懼而不敢渡河而返從珂自潰非胡騎之果能馳突也楊光遠誘之趙延壽導之而中國水旱非常上下疲於歲幣乃敢舉兵南向然且俾王敗而太原之兵遁石重貴自將以救咸城而溺殺過半而逃高行周拒之於澶洲而一戰不勝收軍北去安審琦救皇甫遇慕容彦超於榆林店而自驚以潰陽城之戰符

彥卿一呼以起傾國之眾潰如山崩棄其美重乘駝走當是時也中國之勢亦張矣迷律有蹉跌何及之懼亦增矣而延廣罷去留守西京悲憤無聊唯自縱酒桑維翰固爭於重貴復奉表稱臣以示弱然後孫方簡一叛大舉入寇而重貴為俘由此觀之契丹何遠不可拒延廣何咎而維翰之貽害於中國促亡於石氏其可以一時苟且之人情頌其須臾之安而賞其滔天之罪哉韓偓曹挾鷹犬之功殺忠貞逐善類惡誠大矣而北伐非其罪也成敗天也得失人也或成而敗或敗而成視其志力而已宋即北伐而小挫自可更圖後效乃以挑釁淪盟為偓曹之罪然後人心靡國勢頹至於亡而不復振故延廣逐而石氏之亡決俟曹誅而趙宋之衰成身為大帥知有戰而不知有降其官守也延廣蒙譏則岳鵬舉之殺其秦檜再造之功乎

石敬瑄起而為天子於是人皆以為石敬瑄受契丹之冊命為天子於是人皆以天子為唯契丹之命而求立於契丹趙延壽楊光遠杜重威皆敬瑄之教也欲為天子而思反敬瑄之為拒契丹以滅石氏者安重榮耳雖兵敗身死蒙叛臣之號而以視延壽輩之腥膻猶有生人之氣矣劉知遠持重以待變尤非可與敬瑄輩等倫者也今且責知遠之擁兵晉陽不以一矢救重貴之危而知遠無辭雖然豈盡然哉李守貞杜重威張彥澤兵力之強與不相上下而交懷伎害之心桑維翰居中持柄怙契丹以制藩帥石重貴輕躁以畜厚疑前卻無恆力趨於敗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徒以身殉俱碎而已若夫君臣之義固有不深求以責知遠者當日之君臣非君臣也知遠之器識愈於敬瑄遠矣為其偏裨以權勢而屈居其下相與為賊以奪李從珂之宗社一彼一此衰王相乘豈嘗受顧命輔重貴以保固石氏之邦家乎敬瑄不推心以託知遠亦不引以自任也久矣則護河東片土休兵息民免於打草穀之掠殺而待契丹之退收拾殘疆慰安殺戮之餘民知遠之於天下也不可謂無功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之惡已播而不可掩桑維翰媚虜以度劉天下而自殺其軀於是人喻於從夷之凶危而重貴已俘國中無主始徐起而撫之知遠之成謀決矣擯契丹以全□□而授之郭氏契丹弗敢凌也蓋自朱溫以來差可許以長者唯知遠耳嗣子雖失而猶延河東數十年之祀亦其宜矣然而不足以延者知遠亦沙陀也於時□維□紀未全□也固不可以為□□主也

兵聚而散之平天下者之難也漢光武撫千餘萬之降賊使各安於井牧遐哉自武王戰于桑土之後未有能然者矣無仁慈之吏以撫之無寬緩之政以綏之無文教之興以移之則夫習於僇悍狃於坐食者使之耕耘不耐耨鋤之勞使之工費不屑錙銖之獲采頤肥甘流連飲博之性夢寐寄於行間小有騷動觸其雄心即如螽蝗之蔽日無有能禦之者矣河北自天寶以來民怙亂而不安於田廬久矣魏博之牙兵已鐵不能懲也石晉置天威軍而不可用遂罷之乃雖不可用而躍冶之情仍其土習則一動而復興罷之亦問其何所消歸耶而抑不為之處置無賴子弟業已袴褶自雄於鄉里無有餘地可置此身能合而不能離為盜而已矣梁暉起於相王瓊起於澶其起也契丹掠殺之虐激之即無契丹之掠殺亦安保其為井牧之馴民乎敬瑄父子之為君虛中國以媚虜縱驕帥以稱兵而草澤之姦能朝耕而暮織乎民不富不足以容游惰之民國無教不足以化獷戾之俗自有光武則姑聽其著伍以待其氣之漸馴而後使自厭戎行以思返乃可得而徐為之所劉知遠安集民之保山谷者定其志氣以漸思本計自是以後盜乃漸息集之也故賢於散之也

得國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劉氏者也反者一起兵未血刃而即潰君即死國即亡易於吹稿亦未有如沙陀劉氏者也其後宋奪崇氏而尤易亦迹此而為之耳劉氏之代石晉也以視陳霸先而尤正二蕭石郭皆懷篡奪之謀與叛主之甲知遠雖不救重貴之亡而不臣之迹未著重貴已見俘於契丹石氏無三尺之苗裔可以輔立者中原無王兆人樂推而始稱大號以收兩都遂胡騎然且出兵山左思奪重貴不克而始還若是者宜其可以代興而永其祚然而不能者其故有二詩曰宗子維城大宗維翰先王親親以篤天倫而枝幹相扶之道即在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先王尊賢以共天職而心膂相依之道即在焉漢唐之興其親也不能如周召之一心而分土為侯王者固不可拔也其賢也不能如伊呂之一德而居中為宰輔者固不可亂也劉氏起於沙陀以孤族而暴興承佑之外僅一劉崇父子而威望不能與郭威楊柳史宏肇相頡頏舉國之人知孤離一禽而其宗燭矣郭氏亦猶是也崇氏雖有宗黨然不能正名為王族亦一夫而已矣一旦擁他姓以代之孰相難者而又何勞再舉乎觀承可恃天也則庶幾恃有賢輔以左右之耳知遠之命相竟求之於軍幕執筆之客佐天下賤之惡之狎而後之倏起旋滅無為太息

者尤無足怪矣故劉氏之亡亡於蘇禹珪蘇逢吉之為相王章之為三司使也是郭威楊柳史宏肇所睥睨叱咤而使濡毫待命如胥吏者也四年而劉氏之廟蕩為寒灰尚誰拯哉天之下民所仰者君也君之下民所仰者相也君非君則天以不能息其亂相非相則君不能保其國開國承家小人亟用人之所鄙天之所棄不能一朝居矣蘇從幕中賤士躡輔弼之榮即求如敬翔任圜和凝而不可得乃欲申弱主以折強臣其待四年而亡猶晚矣郭氏之相雖德不稱位而范質李穀之視二蘇則雲泥也是以後亡而承祐既滅劉崇猶能保一隅之祀者數十年愈於郭崇之頃斬則同姓存亡之故也親賢之得失國祚之短長豈不一如符券哉

李業郭允明導其主以殺大臣而劉氏速亡人心未固主勢不張而輕用不測之威翦推戴之臣楊柳史宏肇並章雖死郭威擁重兵據雄藩恩結將吏權操威福遽欲以一紙殺之其以國戲也愚不可詰矣雖然劉氏之存亡惡足繫天下之治亂哉楊柳等就誅而天下始有可安之勢則此舉也論世者之所快也自唐以來強臣擅兵以思篡奪者相沿成習無有甯歲久矣宋溫李克用先後以得中原而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踵之以興蓋其間效之蹶起或謀而不成或幾成而敗者鋒刃相仍民以荼毒也不可勝計當其私為偏裨與贊逆謀也已伏自竊之心延及於石劉之代而無人不思為天子矣安重榮安從進楊光遠杜重威張彥澤李守貞雖先後授首而主臣喋血以競雌雄敗則族勝則帝皆徵幸於不可知之數幸而伏誅國亦因是而卒斬流血成川民財括盡以僅免一叛臣而叛者又起彼固曰與我並肩而起者資我以興惡能執法以操我生死之柄况其贊孺子而敢儼然帝制秉鈇鉞以臨我乎自楊柳等以羽翼劉氏之宿將威振朝廷權行疆內而一旦伏尸闕下如團豚之就烹於是而所謂功臣者始知人主自有其魁柄不待戰爭而可刈權奸若當門之草故郭氏之興王俊侯益之流不敢復萌跋扈之心而李穀范質魏仁浦乃得以文臣衝天憲制閫帥之榮辱生死榮氏承之樊愛能等疾趨赴市伏死歐刀而人不驚為創舉郭章宏肇之誅實倡其始也有郭章宏肇之誅而後樊愛能等之辟伸於俄頃而眾心允服有愛能等之戮而後石守信輩以得釋兵保祿位為幸宋之中外戴甯者三百載嗚呼業允明之不量而亟殺權臣也死天牖之以靖百年飛揚盤踞之惡習乎抑事會已極無往不復自然之數也郭威以一頭子黜王守恩用白文珂而盈廷不敢致詰楊柳

史宏筆斥其主以禁聲而曰有臣等在此而不誅劉氏其足以存乎劉氏即存天下之分崩狂競以日尋鋒刃也甯  
可小息乎抑章宏筆死於是風氣以移內難不生而國有餘力然後吳蜀楚粵可次第而平故此舉也天下漸甯之  
始也劉承佑之死生國之存亡不足論也

耳目口體之各有所適而求之者所謂欲也君子節之眾人任之任之而不知節足以累德而損於物雖然其有  
所適而求之量以任之而取足則亦屬厭而止而德不至於凶物不蒙其害君子節情正性之功未可概責之夫  
人也况乎崇高富貴者可以適其耳目口體之需不待損於物而給且以是別尊卑之等而承天之佑則如其量而  
適焉於德亦未有瑕也天下有大惡焉舉世皆然趨之古今相狃而不知其所以然則溢乎耳目口體所適之量  
而隨流俗以貴重之所謂寶器者是已耳目口體不相為代者也羣趨於目而口失其味體失其安愚矣羣趨於耳  
而目亦不能為政則其愚愈不可言也寶之為寶口何所甘體何所使哉即以悅目而非固悅之也唯天下之不多  
有偶一有之而或說為奇於是騰之天下傳之後世而曰此寶也因而有細人者出摘其奇瑰以為之名愚者欲其  
名任其役目口四體以徇傳聞之說震驚而豔稱之曰此寶也是舉五官百骸心腎肺腸一任之耳而不自知其  
以貴之重之思得而藏之之故嗚呼其愚甚矣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何也愚已甚  
耳目口四肢不足以持權匹夫糜可衣可食之腴產以求易之或且競之於人而戕天倫凌孤寡皆其所不恤崇高  
富貴者則虛府庫急稅歛奪軍儲以資采覓流連把玩危亡不繫其心殃必及身非虛語也乃試思之聲音可以移  
耳目采色可以娛目乎味可以適口而把玩之下四體以安乎干闥之玉馳入於萬里合浦之珠殺人於重淵商周  
鼎彝毀人之邱墓豈徒累德以贖淫哉其貽害於人也亦已酷矣從吹聲之口蕩亡藉之心以禍天下而旋殃其身  
愚者之不可致詰至此而極矣郭氏始建國取宮中寶器悉毀之盡萬億之值碎之為泥沙不知者且惜之抑知其  
本與泥沙也無以異不留之於兩間以啟天下之愚亦快矣哉夫豈徒寶器為然乎書取其合六書之法形聲不舛  
而已畫取其畫山川動植之形宮室器服之制知所考倣而已典籍取其無關無為俾讀者不疑其辭而已晉人之  
字宋元之畫澄心堂之典籍盡取而焚之亦正人心端好尚之良法也

閉糶以殺鄰國之民至不仁也徒殺鄰民而朽吾民之粟以趨於貧至不智也李氏淮南飢周通糶以濟之二者之  
惡去矣其後復大旱民度准爭糶李氏遂築倉多糶以供軍周乃詔舟車運載者勿予夫禁舟車而但適負擔則所  
及者近而力弱不任負者死相積矣郭氏方有吞併江淮之計不欲資敵報以困之自謂得算而不知此斗筭之智  
徒損吾仁而無益也早飢即至於縣罄豈有餓死之兵哉所餓死者民耳立國則必有積儲負擔不給而民之僅存  
者嚴刑迫之無求不得也又不給而坐食於民或縱之掠奪而不禁也則使其主多糶以為軍食亦以舒民之死耳  
禁舟車之運勿使糶充軍食者亦適以重困其民也豈果於救民者之所為乎即以制勝之策言之兩敵相壓豐  
凶各異所隔者一衣帶水耳淮南之民強欲糶者轉聞而北不可禁禦飢殍流死晚飽食之鄉欲與爭一旦之命死  
且不恤弱瘠無制之民且如此矣如使兵食不繼彼且令於眾曰誓死一戰則禾粟被野者唯吾是飽而兵之奮臂  
以呼爭先而進以自救死亡復何易捍哉無德於民不足以興積怨於兵則足以亡晉惠公閉糶而秦師致死身為  
俘囚大有為者不與人爭一飽一飽之利鈍也故惟深研於人情物理之數者而後可與盡智之用全仁之施郭氏  
固不足以及此為德不承而功亦不集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區區之算豈當哉

法不可以治天下者也而至於無法則民無以有其生而上無以有其民故天下之將治也則先有制法之主以使  
民知上有天子下有吏而已亦有守以謀其生其始制法也不能皆善後世仍之且以病民而啟亂然亦當草創之際  
際或矯枉太甚或因陋就簡粗立之以俟後起者之裁成故秦法之毒民不一矣而乘六國紛然不定之餘為之開  
先以使民知有法然後漢人寬大之政可因之以除繁去苛而整齊宇內五胡蕩然後魏宇文氏始立法繼以蘇綽  
之緣飾唐乃因之為損益亦猶是也自唐宣宗以後懿德之無道也逆臣盜賊紛紜割據天子救死不遑大臣立身  
不固天下之無法至於郭氏稱周幾百年矣唐之善政無一存者其下流之蠹政則相沿而日以增益蓋所謂天下  
強則得之弱則失之所謂宰相者治亂非所任存亡非所恤其令於民也桎梏之以從令漁獵之以供軍如此則安  
望其有暇心以問法紀哉叛臣而天子矣武人而平章矣幕客而宰相矣則其所謂庶司百尹郡邑長吏者舉可知  
也其薄涉文墨者則亦如和凝之以淫詞小藻取譽花間而已及郭氏之有國也始有制法之令焉然後為之君者

可曰吾以治民為司者也為之民者亦曰上有以治我非徒竭我之財輕我之生以為之爭天下者也夫郭氏之法固不可以與於治者多矣其寬盜一錢以上之死也罷營田賦賦民而使均於民賦也除米溫所給民牛之租也皆除民之大蠹而蘇之亦救時之善術矣若其給省耗於運夫則運者甦而輸者之苦未蠲也禁民之越訴而弗能簡良守令以牧民則奸民乍戢而州縣之墨吏逞民弗能控告也訟牒不能自書必書所倩代書者姓名以懲教訟而訟魁持利害以脇人取賄奸民益恣而弱民無能控告也其餘賣牛皮者之稅令田十頃稅一皮徒寬屠費而移害於農加無名之征也凡此皆以利民而病之圖治而亂之法之所立弊之所生矣蓋其為救時之善術者去苛虐之政而未別立一法故善也其因陋就簡而生弊者則皆制一法以飾前法故弊也法之不足以治天下不徒在此而若此者為尤雖然以視蕩然無法之天下則已異矣君猶知有民而思治之則雖不中而不遠民猶知有法而遵之則雖蒙其害而相習以安蓋郭氏懲幕客武人之權蘇其民而任其荒蕪操摠克之成格以虐用之於無涯於是范質李穀王溥諸人進而王俊以翼戴之功不能安於相位故有革故取新之機焉樞密不能操宰相之進止宰相不復倚藩鎮以從違君為民之君相為君之相庶幾乎天職之共焉嗣是而王朴竇儼得以修其文教而宋乃因之以定一代之規故曰天下將治先有制法之主雖不善賢於無法也漢承秦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師三代唐承拓拔宇文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及兩漢宋承郭氏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踰盛唐不善之法立民之習之已久亦弗獲已蓋意以從之矣損其惡益之以善而天下遂甯唯夫天下方亂而未已承先代末流之弊政以益趨於下而盡喪其善者浸淫相襲使榜笮刀筆之夫播惡於高位而無為之裁革者於是雖有哲后而難乎其損改害即可除而利不可卒興此湯武之繼桀紂與高皇帝之繼胡元所以難也有法以立政無憲其祇當極重難及之政令移風俗而整飭之以康兆民豈易言哉上無其主則必下有其學至正之末劉宋諸公修明於野以操旋轉之樞待時而行之其功豈淺鮮乎

無可立之羣從柴氏之子既其內姻從之鞠養而抑賢能可以託國求同姓之支子必不可得舍郭榮亦將孰託哉既立宗廟以天子之禮祀其先神雖不敢非類而豈自我饒之乎故立異姓以為後未可為郭氏責也或曰威無同姓可立之後知榮之賢引而置之將相之位以國禪之而不改其族姓做堯舜之道不亦美乎舜宗堯而祖文祖視亦可弗絕也曰時則上古人則聖人在位者則象變稷契而後舜禹之受禪天下歸心焉乃欲使篡奪之君擾亂之世強藩睥睨以思戈獲之大位取一大賢以下之少年遽委以受終庸詎得哉舜穆四門致百揆雷雨弗迷而共驩猶信於廷三苗猶叛於外若禹平水土定九州大勳著於天人羣后之傾心久矣舜抑承堯之已蹟而踵行之而榮惡足以勝之自宋季以來位將相而狂爭者非一人也郭氏之興榮無尺寸之柄環四方而界立者皆履虎噬人之武人榮雖賢不知其賢也孤離視之而已俄而將相矣俄而天子矣爭奪者攘臂而仍之不能一朝居也徒為子噲子之而敢言堯舜乎所難處者榮既嗣立而無以處榮守禮耳論者乃欲別為郭氏立後而尊守禮為太上皇則何其不審而易於言也郭氏無可立之後明矣將誰立邪榮之得國實以養子受世適之命郭氏之恩何遽忍忘身非漢高自我而有天下則不得加皇號於私親禮之所不許者宋英宗且不得加於濮王而况守禮乎然則將如之何守禮之為光祿卿先朝之命也迎養宮中正名之曰所生父其沒也葬以卿祭以天子其服視同姓之為人後者為之暮則庶乎變而不失其常矣外繼宗之法不可執也為天子而旁無可立之支庶古今僅一郭氏道窮則變變乃通也

究不能安於其位以貽後昆而徒辱中原之神氣夫關為且此夕彼之殪場其他速敗而自滅其族者更僕而不勝數至於郭氏有國幸而存者鮮矣高行周卒慕容超滅王峻輩擅國之兵奪民之財其以亂天下也無疑郭氏雖不可以行天誅而天誅不容緩矣亂人之未絕其亂不衰決意行法於廷而不勞爭戰事會已及變極而復尚美容其遲疑乎殷峻誅而後樊愛能何徽可伏法於牙門武行德李繼勳可就敗於國法乃以施於有宋而石守信高懷法之流歛手以就臣服天誅也王章也國之所以立民之所藉以生也故曰不可以醢趙韓彭之罪罪之也百年以來飛揚跋扈之氣習為之漸息一人死則萬人得以保其生王殷王俊俯首受誅不亦快與

國家有利國便民之政而遣專使以行使其非其人則國與民交受其病弗如其已之也使者難其人而不容已則弗如即責之所司而飭以違令之大法固愈於專使之病國與民遠矣夫國家之置守令何為者也豈徒以催科迫民而冀歛之乎豈徒以守因陋就簡之成格而聽其日即於廢弛乎豈徒以聽民之訟歛鈞金求矢之入以為訟府而啟民於爭乎下有疾苦而不能達則為違之以不沮於上間上有德意而不能宣則為宣之以不窮於下逮於是言上言便宜以拯民而益國者參拜議而決其可行矣即以屬之守令使進其色之士大夫與其者老按行閱視條奏其方略而即責之以行苟其玩上旨以違民心專改革以違國憲則有誅殛貶褫之法以隨其後賢者勸不肖者懲後不可舉也夫既有悉治理以上言者媿媿而陳其利弊貪猾虐暴之吏固無可容其欺蔽即有老病疲苒怠而坐弛之守令監司得持諫程以督其不逮監司朋比飾說以罔上司憲之臣得持公議以糾其不若廷臣清監司無枉守令不敢失隊有言者必有行者取之建官分職之司而已足夫何阻隔不宣之虞慮哉若夫言利病者徒取給於筆舌而固不可行則守令得詳悉以上請而仍享無事之清晏奚用專使督行而有不得其人之憂哉明君之治擇守令而已守令不易知擇司銓司憲者而已司銓司憲者日在天子之左右其賢易辨也而抑得賢宰相以持衡於上指臂相使綱維相挈守令之得失無不可通於密勿則天子有德意而疾通於四海何扞格之有乎此之不謹而恃專使以行上意是臂不能使指而強以繩曳之也一委之專使則守令皆却其利國利民之責行之不順國病民勞而不任其咎即有賢者亦以掣曳而廢其職况不肖者之徒張威福迫促煩苛以苟且報奉行之績乎江南

李氏聽刺史田敬洙之請修水利於楚州溉田以實邊而馮延巳使李明德任其事因緣侵擾輿力役奪民田而塘竟不成巡撫諸州以問民疾苦而使馮延魯以淺劣輕狂任之反為民害徐鉉徐鉉論列其委任之失願得貶竄夫豈特二馮之邪佞不可任哉使守令牧民而別遣使以興事未有可焉者也

周主威疾篤遺命鑿唐十八陵發掘之禍令嗣主以紙衣瓦棺歛己自謂達於厚葬之非而善全其遺體矣其得國也不以正既無以求福於天其在位也雖賢於亂君而固無德於天下以大服於人惴惴然朽骨之憂而教其臣子使不能盡一日之心力以効於君親其智也正其愚也尤可哂者令刻石陵前以紙衣瓦棺止告天下後世吾惡知其非厚葬而故以欺天下邪則亂兵盜賊欲發掘者抑必疑其欺己愈疑而愈思發之漢文令薄葬而霸陵之發寶玉充焉言其可信人其以言相信邪陵墓之發自贏政始驪山之藏非直厚葬已也金銀寶玉鼎彝鏡劍玉以為匣承以為池皆非生平待養之資而藏之百年愈為珍貴者是以招寇若夫古之慎終厚葬以盡人子之心者歛祿之衣無算遣重明器祭器柳衣茵嬰贈帛見於士喪禮者如彼其備等而上之至於天子所以用其材而極孝養必具之物者禮雖無考而萃萬國之力以葬一人其厚可知也然皆先骨而朽出於藏而不過於用則人子之情以舒而終鮮發掘之患先王之慮之也周取義也正而廣仁孝以盡臣子之情也至不可過也抑不可及也周主威不學無術奚足以知此哉墨氏無父夷人道於禽獸唯薄葬為其惡之大者藉口安親而以濟其各物寡恩之惡禽道也為君父者以遺命倡之亦不仁矣

高平之戰決志親行羣臣皆欲止之馮道持之尤堅乃至面折之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夫謂其君為不能為堯舜者賊其君者也唐太宗一躬帥六師之能而大聲疾呼絕其君以攀躋之路小人之無忌憚也一至此哉道之心路人知之矣周主之青鸞愛能等曰欲膏朕與劉崇道之心亦此而已習於未友貞李從珂之胸縮困潰而亡已不難袖勸進之表以迎新君而已愈重賈之而得利則又何恤焉周主憚於虛名而不能即斬道以徇然不旋踵而道死矣道不死恐不能免於英君之寵逐也若夫高平之戰則治亂之樞機豈但劉郭之興亡乎郭氏奪人之國夫之而非其固有劉氏興報仇之師得之而非其不義乃其繫天下治亂之樞機者何也未友貞李存勗李從珂石重

貴劉承祐之亡皆非外寇之亡也驕帥挾不定之心利人之亡而因讐其不軌之志其戰不力一敗而潰反弋內嚮燿故主以迎仇讐因以居功擅兵擁土尸位將相立不拔之基以圖度非分獎愛能等猶是心也馮道亦猶是心也况周主者尤非郭氏之苗裔未有大功於國王峻輩思而思奪之夙矣峻雖死其懷峻之邪心者實繁有徒使此一役也不以身先而坐守汴都仰諸軍以禦患小戰不勝崩潰而南郭從謙朱守殷之於李存勗康義誠之於李從厚趙德均之於李從珂杜重威張彥澤之於石重貴屢益劉錫之於劉承祐皆秉鉞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周主亦如是而已矣且不徒長逆臣之惡以習亂於不已也劉崇方挾契丹以入周師清國亡草穀之毒再試而黎民無子遺德光且留不去而中國無天子劉崇者又豈能保其不為劉崇而靖康汴梁祥興海上之禍在此役矣夫馮道亦逆知有此而固不以動其心不失其為瀛王者而抑又何求哉唯周主決志親征而後已潰之右軍不足以搖眾志潰掠之逃將不足以劫宮闕身立血戰之功而樊愛能等七十人之伏辜無敢為之請命於是主乃成乎其為主臣乃成乎其為臣契丹不戰而奔中國乃成乎其為中國周主之為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為生民請命而得焉者也何遽不能為唐太宗而豈馮道之老姦所可測哉

盜非可一時猝捕而弭者也故漢武帝分遣繡衣持節逐捕而盜愈其蓋亦思盜之所以能為盜者乎以為倏聚倏散出鬼入魅者從其為盜之頃見其如此耳其必有居也必與民而雜處其劫奪而衣食之也必有所資於市易其日游行而無忌也必與其鄉之人而相往來其不能以盜自居必有託以自名也必附於農工商賈技術之流而曰所業在是故鄉之人知其盜也即邑之胥吏莫不知其盜也所不知者朝廷猝遣之使行其原野之中閱穰穰群居之眾盡智殫威祇以累疑似之民而終不知盜之所在耳使臣逐捕之則守令坐委之曰天子之使如此其嚴威無可如何而何易責之我耶則盜益游行自得而固所忌畏以秦皇漢武之威大索天下而一夫不可獲況使臣乎盜者天子之所不能治而守令任治之守令之所不能知而胥役知之胥役之所不盡知而鄉里知之鄉里有所畏而不與為難胥役有所利而為之藏姦乃鄉里者守令之教化可行而胥役者守令之法紀可飭者也盜亦其民胥役亦其胥役舍此勿責而欲使使者以偶見之旌旄馳虛聲而早使之規避則徒為民擾而盜不戢其自貽之矣周

主知其然能巡檢使臣專委節鎮州縣誠除盜之要術也

王朴畫平一天下之策先下江南首領南次巴蜀次幽燕而後及於河東其後宋平諸國次第略同而先蜀後江南晚收河東而置幽燕於不復與朴說異折中理勢以為定論互有得失而朴之失小宋之失大也以勢言之先江南而後蜀非策也江南雖下巫峽夔門之險水陸兩困仰而攻之雖克而兵之死傷也必甚故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必先舉巴蜀順流以擊吳之腰脊兵不勞而迅若疾風之掃葉得勢故也以道言之江南雖云割據而自楊氏徐氏以來以休兵息民保其國土不隨群雄力競以爭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無殃兆民絕倫淫虐之巨惡嚴可求李建勳皆賢者也先後輔相之馮延巳輩雖佞而惡不大播於百姓生聚完文教興猶然彼都人士之餘風也孟知祥據土以叛君阻兵而無保民之志至於祖驕淫侈肆縱孽倖以虐民也殆無人理則興問罪之師以極民於水火固不容且夕緩也嶺南劉氏積惡三世民怨已深殆倍於孟祖而縣隔嶺嶺江南木平姑俟諸其後則欽之永弗容迫圖者耳先吳後蜀理勢之兩誣也此宋之用兵賢於王札之策也若夫河東之於幽燕則朴之策善矣劉知遠之自立也在契丹橫行之日月中上無君而為之主以拒悍夷於華夏不為無功劉崇父子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於郭氏既奪其國而又欲殄滅其宗視則天理之絕已盡撫心自問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雖在末世猶有可憫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闖入塞內據十六州以滅裂我□□天下之大防義之所不容墮者莫此為甚驅之以復吾禹甸乃可以為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緩河東必矣即以勢言契丹之據幽燕也未久其王固居朔漠以廬帳為便安視幽燕為贅土未嘗厚食其利而散之也而唐之遺民猶有存者思華風厭俗如吳繼王權之不忍陷身汙穢者固吞聲翹首以望王師則取之也易遲之又久而契丹變為膏腴據為世守故老已亡人習於夷且不知身為誰氏之餘民盡地以為契丹效死是急攻則易而緩圖則難也幽燕舉則河東失左臂之援入飛狐天井而夾攻之師無俟於再舉又勢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謀理勢均得乎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宋祖有志焉而不能追惟王朴之偉論遂繼曹翰之成謀以力敵於河東置幽燕於膜外則趙普之罪說盡之也普創人也有鄉人為之居間以受契丹之餽而偷為其姻亞鄉鄰免兵戈之警席□□以勦睡姦謀進而貽禍無窮惜哉其不過周主使不

得試與愛能之歐刀也

一日而欲挽數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羣天下之陷溺難矣哉楊墨之賊道也興於春秋之世至孟子而僅及百年且為之徒者唯強力慧辨之士能習之者亦寡矣士或淫而民固無有信從之者韓愈氏曰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抑亦易為廓如矣淳唐之入中國至唐宋之際幾千年矣信從之者自天子達於比戶貧寡之民老稚婦女皆翕然焉拓拔氏宇文氏唐武宗凡三禁之威令已迫天下顧為之怨憤不旋踵而復張無惑乎愚者之言曰是聖教之不可廢者也周主禁廢無賴寺院禁私度僧尼而存寺尚二千有奇僧尼猶六萬說者或病其不力為劑除乃不知周主之漸而殺其滔天之勢也為得其理使有繼起者踵而行之數十年而其邪必衰止固非嚴刑酷吏憑一朝之怒所可勝者也淳唐之惑天下也有三士之慧而失教者間有性命之說心儀其必有可以測知而不知所從浮屠以浮動下靜之同光示之遂若有所依據而名利之勞役已疲從之以下息其心雖若勞極而陰於林因謂為吾宅也熟寐而不知其倚於荆棘也然而如此者十不得一其死則畏死患貧負疚逃刑之頑夫或觀其即得或望之身後自無道以致福無力以求安而微倖於不然之域遂竭心力資財以販買之又其下則目炫於塔廟形像之輝煌耳浮於鐘磬鼓鈸之鏗鏘心侈於千人之聚百人之集焚香稽首之殷勤買然而樂為其徒者盡天下而皆然非知有所謂浮屠之法也知寺院僧尼而已而避役之罷民逃伍之清卒叛逸之賊獲營生不給求偶不得無藉之情限利其徒取之繁有可以抗向索醫姓名仰食而偷生若此者其勢殺其額有限其為之師者遠戾寒涼而不振則翕然夸耀之情移蕭散以幾於衰滅然後寬釋省罰以安小人明道正誼以教君子百年之內可使萍散而冰消也急誅之而激以興緩圖之而熾以增此制勝之善術禹之所以抑洪水者唯其漸而已矣拓拔宇文固不足以及此唐武之世繼以宣宗抑流急必逆之勢然也周主行裁損之法得之矣而宗社旋移宋太宗天倫既數懷疚不甯冀獲庇覆於心忘罪滅之邪說是以法立未久旋復囂張嗚呼道喪不復抑生人之不幸與而導以猖狂者李存勗楊億之為世教蠹賊亦不可勝誅也趙汴張九成皆清節之士也而以身導其狂流於是而終不可遏豈周主除邪不盡之過乎

周主立二稅徵限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八月兩稅既行無有便於此者矣急於此則民病易知也緩於此則民亦病未易知也夫惟富人之求而無不給也則急之與緩勿擇也貧民者歲之所獲僅此而已矣急之則稱貸而倍償固也獲之有量而須用者無方乘其方有之日使以其應輸者輸官則有餘為私家之資者或足或乏皆可經度以給一歲之用六月而蠶織成矣十月而禾黍登矣而上無期以限之愚民忘他日之惟科子婦豔絲粟之有美游食之工賈鄉鄰之醜會相與糜其贏餘至已如縣而徵求始迫於是移來歲未審之豐歉倍息以代而求免於桁場上且曰吾猶緩之而猶不我應民之頑也乃不知緩之正所以迫之也故情不可不諒也時不可不知也役車其休之後予以從容謀生之道而暇豫以圖方春于耜之勞民不能自度而上為度之而當其緩也不容急當其急也不容緩憂民之所憂者不可不察也以六月徵者期成於八月以十月徵者期成於一冬力可供則必之以速完貧不可支則蠲除於限末嚴豪民玩上之罰開貧寡自全之路一歲畢一歲之徵民習而安焉王者復起不能易也

文信公奉使不屈從容就死推忠貞者莫之能踰也求其先信國而興者顏魯公而外孫晟其無愧焉信國以儒臣起義事中國之共主敗而不撓亡而不屈而嚴捐其故國自北徂南投身危邦事劉據之主則出身次第不若信公之大正江南非四海兆人之元后而為之效死蓋亦褊矣而未可以此短晟也晟雖非江南之人士然其南奔也石劉二氏以沙陀部落而僭大號且進契丹而入踐中原君方臣離上下蕩然無紀雖云故土固志節之士所不忍一日居也江南承天下無君之乏保境息民頗知文教士不幸生於其世無可致身之地則擇地而蹈能用我者為盡臣節委誠以舍命初非叛故主附新君僅酬國士之知者此亦奚足以此病晟哉乃若晟之奉表於周請奉正朔與信公之祈請於蒙古也其事略同而折中於義則晟愈焉江南之與周齒也小役大弱復強復焉而可保其宗社則宗社重矣宋之於蒙古□□之大辨也屈志以祈請雖幸而存為□□之附庸生不如其死存不如其亡而宗社輕矣然則信公為之趙氏宗社謀也則忠而為自謀其所以效忠者則失也海上扁舟猶存中華之一綫等死耳擇死所而死之固不如張陸之徑行以自遂矣晟之屈己以請命志士之所弗堪固勞臣之所必效幸得當而延李氏一日之宗祊屈不足以為辱但以其私屈焉而志已光昭矣此晟之死視信公為尤正焉若其堅貞之操從容之



度前有魯公後有信公雁行而翔於天步均也又何多讓與

竇儼論相之說非也天子之職擇相而已矣百為之得失百尹之貞邪莫不以擇相為之本而天下之元后父母僅此二三密勿之大臣為社宗生民效其敬慎不知自擇而委之前在此位者以舉所知而任之不知天之與以天下而天下戴之以為大君何為者邪雖云令宰相舉所知矣是信其有知人之明靖國之忠也又責以保任而舉非其人責其舉者是何其責朝廷而羞當世之士邪保任之法用之於庶官且徒滋阿比覆蔽之姦况舉天下以授之調變而但恃緣坐舉主之峻法乎又况人不易知不保其往乃以追責者舊歸田之故老借使王安石蒙壞法之譴文潞公且被褫奪秦檜正誤國之刑胡文定與坐戮尸乎儼又云姑試以本官權知政事察其職業之堪否而後實授則尤謬甚以此法試始進之士使宰一邑司一職者子產猶曰美錦不以學製與天子坐而論道為天下臣民所倚賴之一二人乃使循職業以課能否而用舍之知有恥者亦不願立於其廷况其以道事君進退在己而不以天子之喜怒為進退者哉此法行則唯兢兢患失之鄙夫隱忍以守章程充於廉陛而已夫人臣出身事主而至於相非一日之遽得之也人君登進草萊之士而至於相非一日驟予之也或自牧守或自卿貳或自詞臣業已為羣情所敬厭而數蒙人主之顧問兵農禮樂皆足以見其才出處取與皆足以徵其守議論設施皆足以測其量薦拔論劾皆足以試其交而待諸己入綸扉將宣麻教之日始以職業考其優劣而進退之乎其矣儼之罔於君人之道也奇細以襲天職猜疑以解士心長君之偷勸君之黨而能尊主庇民未之有也漠然不相信之人一人譽之即引而置之百僚之上與謀宗社生民之大使其敢實授而飾述以求榮天下其得有心膺之臣乎蓋自唐昭宗處傾危之世廉恥道亡積幹已腐而昭宗躁競將浮薄之風故張濬朱朴之流卒然拔起以尸政府而所謂宰相者職矣儼習於陋俗之汜濫固將曰此朝廷執筆以守典章之掾史耳姑試之而以程限黜陟之美不可哉洵如其言天下惡得而定邪

周空而伐江南勞師三載躬親三駕履行陣冒矢石數十戰以極兵力必得江北而後止江北既獻無難席捲以覆江而修好休兵饋餉還俘置之若忘嗚呼此其所以明於定紛亂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蓋周主之志不在江南

而在契丹也當昔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於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之為主於塞內南向而俯臨中夏有建瓴之勢焉叛臣降將導以竊中國之政令而民且奉之為主德光死元欲迷律交相戕賊至是而其勢亦衰矣是可乘之機也然其控綏馳馬獲悍之力猶未易折筭以驅之出塞且自朱溫以來所號為中國主者僅橫亘一綫於雍豫交青之中地狹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國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以保其內而應乎外則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國不成其中國守不固兵不強食不裕強起而問燕雲之故壤石重貴之覆軌念之而寒心矣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歸天下終不可得而甯而欲勤外略必靖內訌乃孟氏之在蜀劉氏之在粵浮屠已其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張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國也固矣楊徐李閔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謀不改李璟雖庸人心尚固求以勝之也較難唯其難也是以勝其兵而足以取威得其實而足以效用有其上而足以阜財受其降而足以息亂且使兵習於戰以屢勝而張其勢將試於敵以功罪而擇其才割地畫江無南顧之憂且選為效順於是踰年而自將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於天下而中國之威乃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則實足以安天下而紹漢唐者也王朴先蜀粵而後幽燕之策非也屢試而驕以疲矣威方張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古樂之亡自暴秦始其後大亂相尋王莽亦眉五胡安史黃巢之亂遺器焚毀不可復見者多矣至於柴氏之世僅有存者又皆漢以後之各以意彷彿效為者是周主榮銳意修復以屬之王朴朴之說非必合於古也而指歸之要庶幾得之矣至宋而胡安定范蜀公馬溫公之聚訟又興蔡西山撮拾而著之篇持之確析之精雖然未見其見諸行事者可以用之也孔子曰大樂必簡律呂之制所以括兩間繁有之聲而歸之於簡也朴之言曰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朴之所謂八十四調者其歸十二調而已計其鴻細長短高下清濁之數從長九寸徑三分之律就中而損之旋相生以相益而已極乎繁密九九之數盡於八十一過此則目不能察手不能循耳不能審心不能知虛立至密至蹟之等差亦將焉用之也蔡氏黃鍾之數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推而施之大鐘大罇且有不能以度量權衡分析之者而小者勿論矣盡其數於九九八十一而止升降損益

其精極矣取其能合之調為十二均足矣故王朴律準從九寸而下次第施柱以備十二律未為疏也然自唐以昨能用此者猶鮮過此以推之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密夫誰能用之哉大樂必簡繁則必亂况乎其徒繁而無實邪夫兩間之聲而欲極其至曠之變則抑豈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已乎今以人聲聽之舉一時四海之人其唇舌齟齬齒鼻舉相似也引氣發聲其用均也乃其人之眾為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不知凡幾也雖其肯者隔垣而可別乍相逼以相聆似矣而父母妻子則辨之也無有同者是知天下之聲無涯無算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賅之謂之至密而固不能盡其萬一則其為法也抑隘甚矣天地之生聲也色也臭也味也質也性也才也若有定也實至無定也若有涯也實至無涯也唯夫人之所為以範圍天地之化而用之者則雖至聖至神研幾精義之極至而皆如其量聖者之作明者之述就其量之大端約而略之使相叶以成用則大中至和厚生利用正德之道全矣其有殘缺不修紛雜相間以成乎亂者皆即此至簡之法不能盡合耳故古之作樂者以人聲之無涯也則以八音節之而使合於有限之音抑以八音之無準也則以十二律節之而合於有限之律朴之行為七調合為十二均數可循度可測響可別目得而見之耳得而審之心得而知之物可使從心以製音可使大繁而分其不細也乃以不淫人之心志也過此以往奚所用哉嗚呼王朴極其思慮裁以大綱樂可自是而興矣至靖康之變法器復亡淫聲胡樂爛亂天下之耳且不知古樂之為何等也有制作之聖建中和之極者出焉將奚所取正哉如朴之說固可采也九寸之黃鍾以象黍得其度數有一定之則矣而上下損益盡之十二變而止而用黃鍾以成眾樂也不限於九寸因而高之因而下之皆可叶乎黃鍾之律則九其九而黃鍾之繁變豈在焉則十一律七調二二均之繁變皆在焉巧足以制其器明足以察其微聰足以清其紀心足以窮其理約舉之而義自宏古樂亦豈終不可復哉若細苛煩密之說有名有數而不能有實祇以發人之心志而使不敢言樂京房以下之所以為樂之贅疣也折中以成必簡之元聲尚其俟之來哲

讀通鑑論卷末

敘論一

論之不及正統者何也曰正統之說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漢之亡曹氏司馬氏乘之以竊天下而為之名曰禪於是為之說曰必有所承以為統而後可以為天子義不相授受而強相輟繫以揜篡奪之迹抑假鄒衍五德之邪說與劉歆歷家之緒論文其說辭要登事理之實然哉統之為言合而併之之謂也因而續之之謂也而天下之不合與不續也多矣蓋嘗上推數千年中國之治亂以迄於今凡三變矣當其未變固不知後之變也奚若雖聖人弗能知也商周以上有不可攷者而據三代以言之其時萬國各有其君而天子特為之長王畿之外刑賞不聽命賦稅不常貢天下雖合而固未合也王者以義正名而合之此一變也而湯之代夏武之代殷未嘗一日無共主焉及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各據所屬之從諸侯分裂天下至戰國而疆秦六國交相為從衡報王朝秦而天下並無共主之號豈復有所謂統哉此一合一離之始也漢亡而蜀漢魏吳三分晉東渡而十六國與拓拔高氏宇文裂土以自帝唐亡而汴晉江南吳越蜀粵閩荆南河東各帝制以自崇土其土民其民或跡示臣屬而終不相維繫也無所統也六國離而秦苟合以及漢三國離而晉乍合之非固合也五胡起南北離而隋苟合之以及唐五代離而宋乃合之此一合一離之局一變也至於宋亡以迄於今則當其治也則中國有共主當其亂也中國並無一隅分據之主蓋所謂統者絕而不續此又一變也夫統者合而不離絕而不續之謂也離矣而惡乎統之絕矣而固不相承以為統崛起以一中夏者奚用承彼不連之系乎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當其治無不正者以相干而何有於正當其亂既不正矣而又孰為正有離有絕固無統也而又何正不正邪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惟為其臣子者必私其君父則宗社已亡而必不忍戴異姓異族以為君若夫立乎百世以後持百世以上大公之論則五帝三皇之大德天命已改不能強繫之以存故紀不足以延夏宋不足以延商夫豈忘禹湯之大澤哉非五子不能為夏而歌洛汭非箕子不能為商而吟麥秀也故昭烈亦自君其國於蜀可為漢之餘裔而擬諸光武為九州之姓之大君不亦誣乎究其義類將欲使漢至今存而後快則又何以處三王之明德降苗裔於編氓邪蜀漢正矣已

亡而統在晉自真魏豈承漢而興者唐承隋而隋抑何承承之陳則隋不因滅陳而始為君承之宇文氏則天下之□□已□何統之足云乎無所承無所統正天正存乎其人而已矣正不正人也一治一亂天也猶日之有晝夜月之有朔望望晦也非其臣子以德之順逆聽天命之去留而廢廢然為已亡無道之國廷消謝之運何為者邪宋亡而天下無統又奚說焉近世有李樂者以宇文氏所屬之蕭歸為篡弒之蕭行延苟全之祀而使之統承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勳不知所出之徐誥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統分據之天下父子君臣之倫大紊而自矜為義有識者一映而已若鄉行五德之說尤妖妄而不經君子闕之斷斷如也

敘論二

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匹夫匹婦之與知聖人莫能違也然而君子之是非終不與匹夫匹婦爭鳴於口說為名教故其非一出而天下莫敢不服流俗之相沿也習非為是雖覆載不容之惡而視之若常非乘明赫之威以正之則惡不知懲善亦猶是也流俗之所非而大美存焉事迹之所闕而天良在焉非秉日月之明以顯之則善不加勸故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而豈灌灌諱諱取匹夫匹婦已有定論之覆載曼行長言以求快流俗之目哉莊生曰春秋經世之書聖人議而不辯若華督宋萬楚商人蔡般當春秋之世習為故常而不討乃大書曰弑其君然止此而已弗俟辯也以此義推之若王莽曹操宋溫輩之大惡也昭然見於史策匹夫匹婦得以詬厲之於千載之下而又何俟論史者之喋喋哉今有人於此殺人而既服刑於司寇矣而旁觀者大聲疾呼以號於人曰此宜殺者非匹夫匹婦之褊躁孰服而為此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片言而折不待繁言而彼詐遁之游辭不能復逞使聖人取中肩之逆稱王之僭申明不已而自謂窮亂賊之姦被姦逆者且笑曰是匹夫匹婦之恭讓也而又奚畏焉蕭曹房杜之治也劉向朱雲李固杜喬張九齡陸贄之貞也孔融王經段秀實之列也反此而為權姦為宦寺為外戚為佞倖為播克之惡以敗亡人國家也漢文景光武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也其後世之驕奢淫佚自貽敗亡也漢高之興項羽之亡八王之亂李郭之功史已詳紀之匹夫匹婦聞而與知之極詞以贊而不為加益聞者不足以興極詞以貶而不為加損聞者不足以戒惟匹夫匹婦悻悻之怒沾沾之喜繁詞累說自鳴其達於古

者樂得而稱述之曾君子誘掖人之善而示人以入之津肆止人之惡而窮其陷溺之實層修一時之快論與道聽塗說者同其紛呶乎故編中於大美大惡昭然耳目自有定論者皆略而不替推其所以然之緣辨其不盡然之實均於善而醜疵分均於惡而輕重別因其時度其勢察其心窮其效所繇與胡致堂諸子之有以異也

敘論三

論史者有二弊焉放於道而非道之中依於法而非法之審其不待褒而君子不以為榮貶其所不勝貶而姦邪顧以為笑此既淺中無當之失矣乃其為弊尚無傷於教無賊於民也抑有纖曲鬼瑣之說出焉諱尚其詐諫尚其譎微功而行險干譽而違道獎詭隨為中庸誇偷生為明哲以佻達搖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機巧裂人之名義而使枉其於世教與民生也災愈於洪水惡烈於猛獸矣蓋嘗論之史之為書見諸行事之微也則必推而可行之戰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為便進諫而君聽以從無取於似仁似義之浮說祇以致悔吝而無成者也則智有所尚謀有所詳人情有所近時勢有所必因以成與得為期以敗與失為戒固所然矣然因是而卑污之說進焉以其纖曲之小慧樂與跳盪游移陰匿鈞距之術而相取其躁動之客氣迫與輕挑忿武健馳突之能而相依其婦姑俗以淫蕪倫以數廉耻以墮若近世李贄鍾惺之流導天下於邪淫以釀□□□□之豈非逾於洪水烈於猛獸者乎溯其所繇則司馬遷班固喜為恢奇震耀之言實有以導之矣讀項羽之破王離則鬚眉皆奮而殺機動覽田延年之責霍光則膽魄皆張而戾氣生與市僧里魁同慕汲黯之皎急則和平之道喪於詞人游客其歎蘇軾蘇轍之浮夸則悼篤之心離諫而尚譎則俳優且賢於伊訓謀而尚詐則甘誓不齒於孫吳高允翟黑子之言祇以獎老姦之小信李克用三垂岡之歎抑以侈盜賊之雄心甚至推胡廣之貪庸以抑忠直而愾鄙夫之志伸馮道之逆竊以進夷盜而順無賴之欲輕薄之夫妄以為慷慨悲歌之助雕蟲之子喜以為放言飾說之資若此之流允為殘賊此編所述不敢姑容刻志兢兢求安於心求順於理求適於用願惟不逮用自慙惡而志則已嚴竊有以異於彼也

教論四

治道之極致上稽尚書折以孔子之言而蔑以尚矣其樞則君心之敬肆也其戒則怠荒刻鵷不及者倦過者欲速也其大用賢而興教也其施及於民仁愛而錫以極也以治唐虞以治三代以治秦漢而下迄至於今無不可以理推而行也以理銓選以均賦役以詰戎兵以飭刑罰以定典式無不待此以得其宜也至於設為規畫措之科條尚書不言孔子不言豈遺其實而弗求其詳哉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以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後日者君子不以垂法故封建并田朝會征伐建官頒祿之制尚書不言孔子不言豈德不如舜禹孔子者而以記誦所得者斷萬世之大經乎真書之有為實實也而系之於禹則夏后一代之法固不行於商周周書之有周官實也而系之於周則成周一代之規初不上因於商夏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何以足何以信豈新言哉言所以足而即做不足之階言所以信而且致不信之咎也孟子之言本得失之戰國者古今一大變革之會也侯王分土各自為政而皆以放恣漁獵之情聽耕戰刑名殃民之說與尚書孔子之言背道而馳勿暇論其存主之敬怠仁暴而所行者一令出而生民即趨入於死亡三王之遺澤存十一於千百而可以稍蘇則抑不能預謀漢唐以後之天下勢與局遷而通變以使民不倦者與若蓋教焚撥溺一時之所迫於是有徒善不足為政之說而不成乎郡縣之天下猶有可遵先王之理勢所由與尚書孔子之言異也要非以參萬世而可率也編中所論推異是何也原勉自竭以求合於聖治之本而就事論法因其時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弛張均一事而互有伸誦備為無定之言不敢執一以賊道有自相蹙齟者矣無強天下以必從其獨見者也若并田封建舉里選寓兵於農舍管杖而行肉刑諸法先儒有欲必行之者矣襲周公之名跡而適以成乎夷道者字文氏也據禹貢以導河而適以益其潰決者李仲昌也盡破天下之成規駭萬物而從其記誦之所得浸使為之吾惡知其所終哉

旨深哉司馬氏之名是編也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覽往代之治而快然覽往代之亂而慨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則稱說其美知其有以召亂而亂則詰厲其惡言已既卷已掩好惡之情已竭積

然若忘臨事而仍用其故心聞見雖多辨證亦詳亦程子所謂玩物喪志也夫治之所資法之所著也善於彼者未必善於此也君子以柔嘉為則而漢元帝失制以釀亂臣以黷直為忠而劉桢楚碎首以誠為懷表復中原大義也而梁武以敗合怒殺將帥危道也而周主以興無不可為治之資者無不可為亂之媒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取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者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慮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兵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鑿也鑑者能別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視者可就正焉顧衣冠之整瞻視之尊鑑豈能為功於我哉故論鑑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為治之資而不僅如鑑之徒懸於室無與照之者也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臣道在焉臣道在焉士之行己以無尊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破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引而伸之是以有論說而求之是以有論博而證之是以有論協而一之是以有論心得而可以資人之通是以有論道無方以位物於有方道無體以成事之有體鑑之者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抑豈曰此所論者立一成之例而終古不易也哉



